

毒蜘蛛

一、渔夫

冷空气里弥漫着水雾，它透过军大衣、海军服和海军衫钻进身体里。由于潮湿，衬衣也粘乎乎的。四周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下面，微做起伏的波浪在有气无力地啪啪作响。前面停着一艘快艇，可以隐约看见上面有吸烟的红光，还能听到那边的谈笑声。有人从房间里出来呼吸空气。

彼得戈夫那边又响起了低沉的炮声，炮弹在头上丝丝响。城里突然冒出红光，紧接着，传来了爆炸声；列宁格勒的大炮也马上轰隆轰隆回击起来，”它把原先的声音压下去了。

今天，列宁格勒正在庆祝十月革命 26 周年纪念日，敌人炮击了一整夜。他们很顽固地不时把两、三排炮弹打到城市的各个街区，好像不称他们心就不肯沉默似的。

“法西斯分子的本性就是那么卑鄙无耻！一到节日，他们必定要来捣乱，”正在值勤的帕霍莫夫一边倾听炮战一边想。

他想起了去年法西斯分子骚扰纪念会的情景。城市上空整夜响着嗡嗡的飞机声，敌人在各个街区投下了耀眼的照明弹，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当时他不在值勤，但几乎整夜都站在快艇的甲板上。似乎就是那次轰炸之后，列宁格勒剩下的几乎是一片废墟。

射击停止了，重又寂静下来。

“他们想得倒美，以为只要炮一轰，全区就会躲进防空洞去。”他知道这时许多住宅都结束了庆祝晚会，他身上就有两张这种晚会的请帖，是两个熟悉的姑娘给他的：可以预料到在这种晚会上人们首先举杯祝贺的便是胜利，虽说离胜利还有一段距离，但已经闪耀在莫斯科的礼炮中了。

过了一、二分钟，他突然听到桨栓的嘎吱声。帕霍莫夫警惕起来，转过头，凝视着黑暗的前方。

几艘快艇就停泊在河口，河水就在这里流入海湾，如果有桨栓声传来、船多半离得不远，就在小涅瓦河河道的中央。

对岸的一所孤屋里，住着战时捕鱼队。他们停止打鱼已经很久，未必会在这样的天气，这么黑暗的时候坐船去什么地方吧。可近处又没有别的船只。

“是我听错了，还是怎么的？”

他竖起耳朵，一动不动站了好久“但再也没有传来一点声响。

“可见是听错了，”帕霍莫夫断定。

这时大炮又开始互射，不过这次是在莫斯科区方面。

换岗时候到了。

“冻坏了吗？”他的朋友和老乡基谢廖夫问，他国为刚醒来嗓子有点嘶哑。

“身上有点潮，”帕霍莫夫边交岗边说。

“烤烤去。”

“听我说，萨沙。半个钟头以前，好像有人在划船，有船桨的声音。”

“划船吗？”基谢廖夫很惊讶，“哪能！在这样的天气里，在河上闲荡……又是夜里！”

“我自己也不明白，可刚才明明听到了。”

“可能快艇上有什么事。”

“不知道。”

帕霍莫夫下到最底层甲板，很快地忘了刚才发生的事，但当他过了四小时来接基谢廖夫岗的时候，又想起了起来，问道：“怎么样，有没有听到船声？”

“哪儿有什么船！你听错了。”

不知不觉天开始亮了。显现出快艇上机枪枪套模糊的轮廓：一艘拉在岸上的游艇船身也开始发白；一棵多节、树顶折断的树，越加清晰地显现在灰白色的天空中。

帕霍莫夫望着对岸，他觉得，那边比快艇稍低的地方，隐约停着只船。

过了几分钟，这一点已经无容置疑了。船停在那里，里面坐着个渔夫。他是打哪儿来的呢，又怎么会在夜里来到这儿的？不错，在爱好捕鱼的人中间，可以碰到对自己爱好着了迷的人——他们捕鱼会不择天气和季节。

帕霍莫夫也曾经是这样的爱好者，一看就知道人渔夫正在捕鱼，不过船停得太靠岸，不免使人疑心。他把班长叫到了甲板上。

“班长同志，看！”他用手手指着河对岸说。

“看什么？”

“渔夫。”

“那又怎样？让他去捕鱼。”

“他是夜里来的。”

“怎么会是夜里来的呢？”

“晚上他还不在，但天刚亮，我就看见他了。夜里我还听见他的桨栓嘎吱嘎吱作响。”

“原来如此！我们马上弄清楚这件事。”

班长走了，不久中尉边走边扣着军大衣上来了。

“帕霍莫夫，你肯定渔夫是夜里来的吗？”

“肯定，中尉同志。”

发动机隆隆响了。解下船缆，中尉站到驾驶盘旁边，快艇平稳地掉转头，向小船驶去。

渔夫明白快艇是向他驶去的，匆匆忙忙收起锚来。船受到流水的冲击，慢慢顺流漂去。

“喂，公民！请停一下，”班长用话筒喊道。

“为什么，这儿不能捕鱼吗？”

“可以捕鱼！请靠过来……”

渔夫握住划桨，看样子在考虑该怎么办。

“别吓着他，班长，”中尉把驾驶盘交给船员，低声说。

“要是不许捕鱼，我就摇走！”渔夫高声说。

“啊，您别怕，我们只检查一下证件！”班长尽可能和蔼地在话筒里说。

渔夫打定了主意，挥动双桨，把船头拨向了河岸。

“这下糟了，可能给跑了，”中尉埋怨说，又重新站到驾驶盘旁。

般碰到沙滩，人跳上了岸，头也不回地、迅速朝公园跑去。

“哪个去追他？”中尉小声问。

“让我去！”帕霍莫夫应声说。

“好吧，帕霍莫夫！对他不必大客气。”

快艇缓慢驶近河岸。帕霍莫夫懂得每秒钟都是宝贵的，因此一当沙滩在船头下沙沙响，他就跳到了水里。他在奔跑时听到中尉在喊：“全速后退！”还听到船尾河水翻滚的声音。

帕霍莫夫拔出手枪，上了保险。锐利的眼睛帮了他忙，他很快看到了那个“渔夫”。那人正沿林荫道飞快奔着；突然，他出人意外地转了个弯，藏在一棵大树后面。可能他以为水兵没有发现他，会从旁边跑过：也可能，他正在打更坏的主意。

“莫不是想暗算。”

现在帕霍莫夫不再怀疑，他是在跟某个坏蛋打交道。丢弃了船，又怯懦地逃跑……光明正大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帕霍莫夫装作没有看到那个人转弯，一直顺路跑着，等到了树并排，他一个急转身，几个筋少，就到了“渔夫”的身边。

“你往哪里跑，我们是怎么命令你的？”帕霍莫夫举起手枪，好不容易喘过气来说。

没想到水兵会来这一手，那人慌作一团。

“我没有干什么犯法的……”他咕哝说。

“快往回走吧！”

“你们为什么逮捕我？我只是捕捕鱼，没有妨碍谁呀。”

“完全正确，可用不着跑嘛，走！”

那男人不太情愿地转过身，上了路，帕霍莫夫握着枪走在他后面。刚才他出其不意地抓住了“渔夫”，可不知道接下去他会干些什么。在这儿搜查是不便的。

快艇等在离河岸不远的地方，发动机还在咕咕直响。

披拘留的人走到他小船跟前站住了。

“您要检查证件吗？”他问道，并不等回答，又说，“可以在这儿检查。”

“坐到船里去！”帕霍莫夫命令，“坐在船梢上。”

那人很听话地走向船梢。帕霍莫夫把手枪放进口袋，把船推离岸边，坐下来划桨。

水面上要亮得多，水兵看清了陌生人。那人长着又长又直的鼻子，上唇稍微比下唇突出，显然已经很久没有刮过胡子，低垂的眉毛下露出忧郁的目光。外套里可以看到灰色的棉袄，头上戴着一顶便帽。

小船靠拢快艇的时候，那人的眼睛惊慌不安地转动着，接着他开始解棉衣的钮扣。

“干什么？”帕霍莫夫问。

“该把证件准备好吧，”那人阴沉地口答，从短上衣侧面的口袋里掏出了个大皮夹子。

“把手伸过来！公民，”班长在上面喊，“爬上来。”

“渔夫”站起来，转了个身……所有这一切仅发生在一刹那间。帕霍莫夫觉得被拘留的人用力晃动了一下船，似乎失去了平衡，挥了下手。皮夹子掉进了水里，而那男人一把抓住了快艇的船舷。

“他在隐藏罪证，皮夹子里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水兵想，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水里。

小时候，帕霍莫夫在清澈的河里潜水，能不费力气在水很深的河底找到小硬币；可现在穿着衣服，在晨曦中，河水又冷又浑浊，要找到东西不那么容易。幸亏他找对了方向，到了水底，正巧皮夹子就在那里。一伸手就碰到了。

快艇上，看不清小船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人落水！”班长喊道，抓住了救生圈。

“别忙，”中尉阻止他说。

帕霍莫夫在快艇后面冒出来，挣扎着。他受到流水的冲击，小船也漂离他有两公尺多远。

“抓住救生圈！帕霍莫夫，”中尉喊道。

“不必……我自己来……”

他游近小船，抓住了船舷。

“这鬼家伙，他这是怎样掉下去的！”基谢廖大松了口气说。

“班长，给他点伏特加喝，消消寒气，”中尉吩咐说，“也为了节日奖赏他一下。”

“他是特意跳到水里去的，中尉同志，”班长生气地解释，“那人扔掉了一样东西，帕霍莫夫才钻下水去的。”

中尉看了看老老实实站在甲板上的“渔夫”。

“您在那里扔了什么？”

“我没有扔……是掉下去的。”

帕霍莫夫登上快艇，把皮夹子交给中尉后，就去换衣服了：被拘留的人带到了船舱里。快艇掉转头，平稳地向自己的停泊处驶去。

二、信

敬爱的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

您要知道，我们是以多么欣喜和骄傲的心情，关注着列宁格勒的伟大斗争！每个最不引人注目，最最微小的有关你们英勇事迹的消息，都激动着所有真正的爱国者。关于你们列宁格勒人流传着各种神话，我毫不怀疑，这些神话将世代代流传下去。应该承认，我羡慕你们，深悔处在后方。当然，我也正为胜利贡献出一切力量，不停地工作。以后将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伟大的战争中也作出了努力，是十分愉快的。有个好消息告诉您，我终于获得了出差的机会，希望在 20 日左右能当面向您表示我喜悦的心情和紧握您的手。指望得到您殷勤的邀请，住在您处：当然，这要看是否方便，至于食物，我将尽我所能，给您带去。

请再一次接受我竭诚的祝贺。再见。

敬仰您的马尔采夫

国家安全局中校用手指在桌面上敲着某个曲子的节拍，看着他面前的信出神。它刚从化验室里拿来。经过最细心的检查没有发现任何有意思的东西。这只是一封从“大后方”寄给列宁格勒人的普通信件。

他再一次仔细地读了读信，背靠到椅背上。“难道是复杂的密码？”他想。

信是今天早晨，从十字岛附近拘留的那个人的皮夹子里找到的。里边另外还有一些证件。看来德国人 11 月 7 日夜里，用拖船把小船从彼得戈夫拖到航线上，然后那个人自己摇船到小涅瓦河河口。这封庸一定有着某种特别的意义。

肃反人员的“第六感官”提醒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随着这个“敬仰者”的到来，将开始一场重大的战斗。在他到来的当天捕获马尔采夫当然毫不费力，但这不解决问题。在马尔采夫背后无疑还有人，并且还不清楚他来列宁格勒有什么目的。

前线的情况要求苏联的反间谍机关深入、精确又迅速地工作。法西斯分子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他们已经感到，列宁格勒站稳了脚跟了，正在准备反攻。

如果他手里握着线头，应该就此理清整个线团。

信是写给一个在城里深受人们尊敬的学者——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扎维茨洛夫的。他是个化学家、社会活动家，工作在国防工厂里。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想得越多，这封初看简单的信越发变得是个谜。几十种各式各样似乎很正确的推测在头脑中闪过，但它们都站不住脚。他当然没有打算在书桌旁边解开疑团：但是他喜欢着手侦查以前，先为复杂的问题绞尽脑汁。这样做以后事情有个头绪，真相大白了，再来检查自己当初的想法和推测是很有益的。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拿了张纸，做了几个记号，把它藏到桌子边上的抽屉里，接着挂了个内线电话。

“布拉科夫同志吗？您那儿全部准备好了吗？我马上就来。”

后来他拨了个市里公用电话号码，一会儿传来了个女人响亮的声音。

“您拨的那个号码听着呢，”

“什么‘号码’？马戏团的还是杂技团的座位号码？”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开玩笑问。

“我是值日人员，同志。您要找谁，我没有空开玩笑。”

“对不起，我没注意到您紧皱着眉头。请告诉我，什么时候能见到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扎维亚洛夫？”

“任何时候都可以……除了夜里。”

“确切点，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是谁？科利亚吗？”

“不是科利亚。”

“是吧！我一下子听出是您，明天晚上您做什么？”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挂掉了听筒。“寂寞了，可怜的人，在节日值班，”他带着一丝冷笑想。

他把皮夹里的东西：公民证、粮票、信和拘留的记录，放进文件夹内，看了看表，走出办公室。

预审员的房间里，除了等候着的助手，还坐着女记录员，她正在削铅笔。中校走进来，两人都站了起来。

“您好，娜杰日达·阿尔卡季那芙娜，对不起，不得不在今天扫”扰您，”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伸着手，微笑着说。

“哪儿的话！伊万·瓦西里那维奇。”

“老实说，我自己也希望今天休息一下，可是没有办法布拉科夫有所等待地望着首长。”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从文件里抽出信来，把它藏进桌子的抽屉里，其余的都摊在桌上。

“怎么样，我们这就开始审问，”他对助手说，“您先开始，我看看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布拉科夫走出去后，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把椅子搬到了暗角落里。他在那里别人看不见，放在桌上的灯光被反射镜反射着，照亮了房间的中央。左边小桌后，坐着娜杰日达·阿尔卡季那芙娜。

“我们会工作得很久吗？”她问。

“恐怕会很久，事情很紧急。斯拉维克近来怎样？”

甚至在黑暗里也看得很清楚，女记录员高兴得脸红了。

“谢谢您，很健康。现在改行了，决定当坦克手，用小盒子制造坦克是他唯一的职业……”

被捕的人走进来，谈话便停止了。

“坐到这儿，”布拉科夫说。

那人坐到指定的椅子上，架起了腿”两手插进口袋：几乎就在同时，他又换了个姿势，放下了脚，两手叉在胸前。接着他又重新把两手伸进口袋。

布拉科夫坐到桌子后面，不慌不忙地拿出了烟盒、打火机，点上了烟。

“您姓什么？”他从一般问题开始问起。

“卡扎稗夫。”

“名字和父名。”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

“生在哪年？”

“1901年。”

“出生在哪里？”

“萨马拉附近。”

“准确点。”

“马克西莫夫卡。”

“民族？”

“俄罗斯人。”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觉得布拉科夫有点慌张，但举止很得体，提问镇静自若。被捕的人无精打彩，回答问题很冷淡，大概，他意料到自己的命运会有这样的转变，事先就准备了逆来顺受，“他知道自己干的事情，”中校断定。

“战前您住在哪儿？”

“在列宁格勒。”

“怎样迁来列宁格勒的？”“说来话长。”

“不要紧，我们有的是时间。”

“来学习，于是一直住了下来。”

“请说详细点。”

被捕的人开始叙述，他怎样在革命的头几年来到波得格勒学习。打开了一个普通人的自传，活着没有特别的志向、爱好和思想，过一天算一天。在这种生活中也有乐趣。被捕的人显然很乐意回忆这段生活。总的看来，他说的是实话。但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话顿住了。

“战前您在哪儿工作？”

“还在列宁格勒呗。”

“动员您去军队了吗？”

“没有。我患有暗疾，有凭证免服兵役。”

布拉科夫抬起了头，仔细打量了一下被捕的人；但那人低头坐着，对这个一点都没有注意。

“您生什么病？”布拉科夫又用先前的语调问。

“我也不大清楚。”

“怎么您连自己的病也不清楚？那总不至于吧。”

“至于也罢，不至于也罢，反正您不会相信！”被捕的人突然生气他说。

“为什么不相信？相反，我相信您说的一切，不过为了使审判员也相信，我想把一些问题弄明白。如果您认为，预审员关心的是把您没有犯岫罪行妄加在您的身上，那就错了。

·我们关心的只是一点——知道事实。如果您也有这个愿望，那末，我们的利害是相一致的。”

记录员斜视了一眼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用手掩住了口。中校明白她笑的原因，布拉科夫甚至在声调上也在摹仿他，他自己却并未意识到。“如果您不想讲，”布拉科夫声色俱厉地继续说，“那是您的事，但到那时纸上一片空白，用什么来填满它呢？不管怎样，您必须回答所有问题。至于您的病将由医生们来查明，他们会确定您生的究竟是什么病。余下的几个问题要弄清楚，昨天清早，您在小涅瓦河被拘留，是这样吗？”

“是。”

“您在那儿干什么？”

“捕鱼。”

“捕什么鱼？”

“碰到什么捕什么呗。”

“ 捕到了什么没有？ ”

“ 还没有来得及，我刚刚到那儿。 ”

“ 为什么您丢弃船，想躲起来？ ”

“ 害怕了。 ”

“ 怕什么？ ”

“ 怕会弄不明白，就逮捕起来。战争时期嘛。 ”

“ 皮夹怎样会落到水里的？ ”

“ 为了拿证件，我把它掏了出来，我正要爬上快艇，船恰好摇晃了一下，于是就掉了下去。 ”

“ 哪儿借的船？ ”

“ 朋友那儿。 ”

“ 他姓什么？ ”

被捕的人思索一下，痛苦他说：“ 多说什么？反正您不相信我。 ”

“ 您这人真怪，我不是对您说过了：相信。万一有什么误会，把您拘留了，应该全都讲清楚。借给您船的那个同志姓什么？ ”

“ 我什么也不讲了，您会把我朋友也关起来的。 ”

“ 为什么？ ”

“ 那你们为什么把我关了起来？ ”

审问拖延了。

这时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对这个人了解了，明白卡扎科夫没有被动员去军队，因为关在监狱里，这点卡扎科夫自己后来也吐露了出来，“ 暗疾 ” 和 “ 有凭证免役 ” 是典型的监狱黑话。如果他不知不觉使用了这些黑话，那就说明他在监狱里蹲了不少时间，奇怪的是布拉科夫没有利用这一语漏。

“ 休息会儿， ”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站起来说，“ 娜杰日达·阿尔卡季那芙娜，暂时没有你们的事了。食堂吃饭去吧。 ”

“ 您要留在这儿？ ” 布拉科夫问。

“ 是，我会叫你们的。 ”

助手懂得了首长的话音，一声不响随着女记录员出去了。

为了使被捕的人对他的出现习惯起来，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在室内踱了几圈，接着坐到了布拉科夫的位子上。被捕的人因为突然干预起先有点惊惶，但很快恢复了常态，好奇仔细地打量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原先，由于眩目的灯光那个人没有看见他。

“ 想抽烟，就请吧， ”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提议说，把烟和火柴放到桌子的边上。

被捕的人忸着身子走到桌子跟前，拿了支烟，借个火点上了，然后退到位于上，很过熄地猛吸了口烟。

“ 谢谢。 ”

“ 您当然猜到了，我不是局外人， ”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开始慢吞吞他说，“ 我听了你们的审问，自己在心里想，我们这儿的犯罪者是从哪儿来的呢？要知道，人生下来不会就是犯罪者。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好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幸福。问题究竟在哪里？您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吗？ ”

“ 没有， ” 被捕的人警觉他说。

“ 现在我们两个人单独谈话，也不作任何记录。我向您提出这个问题并

不是偶然的。俄罗斯有句老话：‘谁也保不定不坐监牢、不讨饭。’这话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已经过时了，其实是很正确的。经常有些难以预料的事情纠缠在一起，把人搞糊涂了。我们的法律对这个有明确的规定，审判很严，但很公正，法律给犯罪者有弥补过失，回到社会中去的机会。这要靠各人的意志和决心……当您坐在监狱里的时候，难道就不曾想到过这点吗？”

“在这儿？”被捕的人诧异地问，他这一叫喊，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更肯定了自己的假设。

“不，从前，在战争前，”他确信他说。

“您打哪儿知道的……为什么您认为我坐过牢？”

“因为我有些经验。您可能认为像这样的事只您一个人，错了，您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纳粹分子会利用人的一些弱点为他们服务的。”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着话，没有把眼光从被捕人的脸上移开。卡扎科夫眉间的皱纹逐渐加深着，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可见他在注意地听着，动着脑筋。

“战前您盗用了公款，还是怎么的？”中校问。

“对，是这档子事……盗用了公款。”

“您看，您成了盗用公款的人，那是谁的过错呢？”

“谁也不是……只能怪我自己。”

“既然如此，就该好好回答……您到这房子里来是决意一句话也不讲的。我想，您甚至很乐意去死，是这样吗？”

被捕的人拾起了限度，突然问：“为了活命，我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们不是在做生意，”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严厉他说，“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拒不招认，这就是把您自己置于最无药救的罪犯行列；一条是说真话，但白承认，老实交代，抵偿部分罪恶。法庭对这点会予以考虑。”

“好，我招，”被捕的人坚决他说。他拍一下自己的膝盖，站了起来，但又立刻觉察到做错了，并且为了掩饰这个不由自主的动作，请求说：“请允许我再抽支烟。”

“抽吧。”

他用颤抖的手指拿了烟，擦断了两根火柴才把它点上。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看了看表。

“想吃点东西吗？”

“现在没有时间顾得上吃东西。”

“为什么？休息即将结束，又要继续审问，得坐上一整夜呢。”

“那好吧，要是可以的话，就吃一点吧。”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拿起了听筒。

“休息可以结束了。女记录员回原位，给卡扎科夫带点吃的来。”

当布拉科夫和女记录员回来的时候，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靠在椅子上坐着，指头在桌面上敲，他的眼睛高兴得发亮。布拉科夫知道，首长爱好音乐，兴致高的时候，他的脑子里永远有某个曲调。

被捕的人坐着，弯着腰，头低到胸前，甚至他们进来时，他也没有把头抬起来。

三、继续审问

“您怎样从监狱里出来，在德国人手下做了些什么，以后再交待，”被捕的人吃完饭以后，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开始说，“现在我首先要知道您来列宁格勒的任务。”

“派我来列宁格勒，因为我战前在这儿住过，”卡扎科夫直视着预审员的眼睛，说。

“您有亲人吗？”

“妻子住在这儿，当然，这点我没有把握。她可能已经离开了，或者饿死了。”

“德国人关于您妻子和朋友知道些什么？”

“他们详细问了所有人的情况。”

“您对他们说了一些姓名和地址吗？”

“是的，说了几个。”

“是哪些人？”

被捕的人报了几个地址和姓名。

“您有孩子吗？”

“没有。”

“您在那边说到的一些人是您的朋友，还是一般的熟人·或同事？”

“他们不能算是朋友，有钱一块玩，落进法网，都断绝了来往。”

“您在那儿再也没有说出过别的人？”

“没有。”

“继续讲下去，为什么派您来这里？”

“派我来送封信。我应该找到一个专家，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扎维亚洛夫。查清他住在什么地方，在哪儿工作，然后把信交掉。装作信是由我亲戚从莫斯科带来的。”

“接下去呢？”

“然后去涅瓦大街的一家药房，找那里一个姓沙尔科夫斯基的药剂员，对他说，‘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病了，要六包阿司匹林粉，’他会在药口袋上写上，或把我叫到一边亲口告诉我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跟他接头。这以后我应该对他说，如果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病好，他会在11月20日来看他。还提一下带来的信。”

“关于那封信需要说些什么？”

“就说说我在这儿的的结果……找到了扎维亚洛夫没有，信有没有交掉，他是不是住在原来地方？”

“这一切都可用你自己的话来讲吗？”

“是。”接下去呢？”

“以后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找妻子、朋友……吩咐我找到一切可以找到的人”恢复旧有的友谊，还给了我请客用的钱。”

“您该怎样向您的朋友和妻子解释您在列宁格勒的出现呢？”

“说因为战争的关系，提前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就是说，让他们以为您是从‘大后方’来的。”

“什么‘大后方’？”卡扎科夫没有听懂。

“列宁格勒人这样称呼全国，”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解释道。

“是，是。他们对我说过，”被捕的人想起来了，“对，要我说是从西伯利亚来的。谎说德国人进攻的时候，把我撤迟到了那里。”

“为什么您要丢掉皮夹子？”

“命令我万一发生什么事，把信毁掉，可我还没有来得及把信取出来，水兵就出其下意地把我抓住了。”

卡扎科夫很乐意回答，甚至有点迫不及待，大约害怕别人会怀疑他不老实。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没有把眼睛从他身上移开，他脸上最细微的表情变化，都没有逃过中校的注意。无疑，犯人说的是真话。

“关于扎维亚洛夫他们告诉您一些什么？”

“没有什么。只命令把信交给他……请允许再抽支烟？”

“抽吧！”

被捕的人抽着烟，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在张纸上做了几个记号。布拉科夫一直紧闭着嘴唇坐着，力求不放过任何一句话。记完了口供的女记录员抬起了头，好奇地看着被捕的人。

“您去药房里接头时要说的那句后，请一个字一个字重复一下，”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继续说。

被捕的人重复了一遍。

“它不能用其它话来说，或变动一下词序吗。”

“不能，他们让我背诵出来，还问了几次。这像是暗号。”

“是这样。那其它一切都可用你自己话来说吗？”

“是的，他已经知道我是‘自己人’了。”

“以后，您找到朋友后，该做些什么？”

“20日以后，要再去药房间：‘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那儿有什么消息，他去找过那个人没有？’”

“找准？”

“找那个……沙尔科夫斯基。那时他会说，在什么地方寻找或等候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接下去呢？”

“完了，其余都听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命令，我属他管。”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又做了几个记号。

“现在请说，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是个什么样的人？您认识他吗？”

“见过两次，一个很严肃的人。”

“他姓什么？”

“姓马尔采夫。”

“还有什么？”

“别人再也没有跟我讲过他的事情。不错，有一次他在走廊里走过时，有人给我低声说过：‘毒蜘蛛’。”

“谁低声说？”

“我们的一个警察。”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跟助手互相看了一眼，后者懂得了首长的意思。

“要现在就去吗？”他凑近来小声问道。

“是，那儿有单独一包……”

“把像片也带来吗？”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点了点头，布拉科夫就去档案室里找需要的文件。

“这马尔采夫外貌怎样？”

“身材不高，宽肩膀……剃光的脸，年纪不很轻。穿着……”

“有没有注意到别的特征吗？”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打断他说。

“没有，这没有注意。”

“除了沙尔科夫斯基，没有给过您别的地址？”

“没有。”

“万一，沙尔科夫斯基被捕了，或者给炮弹打死了怎么办？”

“那就吩咐我从20日早晨起，守候在附近什么地方，拦住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警告他。”

“如果他不来呢？”

“吩咐连续等候三个早上。”

“马尔采夫怎么来？也经过海湾吗？”

“不。准确办法我不以道，不过我看会在飞机上空投下来。”

“什么地方？”

“那不可能让我知道，多半不在列宁格勒附近。他来列宁格勒应当是公开的。”

“为什么您这样想？”

“您知道……去年有一天，我曾经跟一个警察谈过话。审讯以前，我问他一起坐在牢房里，互相认识了。我们谈到了游击队，当然，很害怕……我们给游击队打得很苦。他对我说，游击队从穿越战线的飞机上得到弹药……人也用降落伞空投给他们。后来讲到了法西斯分子，说德国人也把自己人暗中派到苏联的后方去，建立了第五纵队。说有个什么地方，飞机天天夜里载人飞到那里去，然后空着返回。”

“这个地方在哪儿？”

“那他不晓得。您知道，他有个时期在飞机场工作，因而他注意到了。”

“除了您，谁还会派来列宁格勒？”

“应该会有人来，但只是在20日之后，那时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会发给他们信号。”

“对这点讲得确切点。”

“不可能再确切了。我只是猜想，因为他们询问了许多以前在列宁格勒住过的人。嘿，他们在互相的谈话里也会泄漏出一点来：不过一般来说，这一切都是严守秘密的。他们那儿处理问题很简单，稍有怀疑，二话不说，就脑后给你一颗子弹。他们待我们弟兄不很客气。”

“您跟马尔采夫谈了些什么？”

“相识以后，他问了我的生活、家庭和关于受审的事……他是个严肃的、慎重的人，眼睛很锐利……好像一切都能看透。”

“他是俄罗斯人吗？”

“这就不敢说了。讲一口俄语，分辨不出来。可能是俄罗斯人。”

“您说的全都是实话？”

“完全是实话。现在撒谎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

“请抽烟，不要拘束，”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提议说，并在屋里踱了一转，“我相信您，不过，您说的一切当然都得检验。”

“请检验好了。”

“您拿到了多少钱？”

“3万。”

“是假造的吗？”

“那谁知道……我想是假造的。全部都是新的。”布拉科夫回来了，交给了首长两张像片。其中一张照着若拉·布留涅特与他的父亲，另一张上只有父亲，不过是年轻的时候照的，穿着大学生制服。像片在苏联的侦察机关里正好放了一年，这回用上了。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把像片递给了被捕的人。

“这个人您在那儿没有见到过？”

卡扎科夫皱起眉头，凝视着相片，把它拿近灯光，他的眉毛惊讶得竖起来了。

“这就是他……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只是比较年轻，不过那个男孩子不认识。”

“您确信像片上照的是‘毒蜘蛛’吗？”

“是不是‘毒蜘蛛’不能肯定，因为我只是偶然听见别人这么说：不过是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马尔采夫可以肯定。这就是他。”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取过像片，把它放进文件夹里。

“关于扎维亚洛夫，马尔采夫对您说了些什么？好好回忆一下。”

卡扎科夫想了会儿，用手擦了一下前额。

“没有过说什么……只是叫把情转交掉。”

“他没有对您说，这是个可靠的‘自己人’……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话？”

“相反，他说我跟扎维亚洛夫一般不要多谈什么。如果祉巧他不在家，那就更好；如果家庭女工或孩子在家，就把信交给他们，自己最好不要给老人看到。主要是打听一下，他是否住在自己的住宅里，信是不是该递交到别的地方去。”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看了看表，站起来。

“就这样，我要走了，明天再传问一次。现在由我的助手继续审问，从头开始。”

他收起了摘记本，向女记录员点了点头，就去自己的办公室里。到了那儿他第一件事是挂了个电话，作了汇报。

“被捕的人招认了，并提供了宝贵的口供。我们又跟‘毒蜘蛛’相遇了……是，与氨有关的事。卡扎科夫在像片上认出了他。明天早晨准备去扎维亚洛夫那里，请允许以后详细报告计划……不，我想扎维亚洛夫不会在里面……还没有任何结论。”

四、民防站站长

天快要亮的时候，列宁格勒比其它任何时候更热闹、更拥挤。人们忙着去上班，电车站上挤满了人。希特勒分子试着向他们射击，经常在这时候开始毫无目的地炮击。

“活着，可死神就跟着你的脚后跟，”站上有个妇女听到远处的大炮声，咕哝了一句。

不远处传来了铃声，电车从黑暗里窜出来。透过售票员旁边仅有的一扇玻璃窗，借着蓝色的灯光，可以清楚看到车厢的内部。余下的窗子都用胶合板钉了起来。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走进车厢。他打算去工厂，半路又改变了主意，决定先去访问扎维亚洛大的住宅。地址在信上写着。“可能会在家碰着，”他想到。除了脑子里挺有意思的作战行动计划正在成熟外，还得亲自去弄清楚实现它的可能性。

尽管很暗，电车驶得很灵活，驾驶员只凭某些熟悉的标志，在交叉路口，响几下铃。房屋门檐下蓝色的灯光，调度员袖珍手电筒的闪光，偶然有汽车迎面开来前灯射出一道道狭长的灯光——驾驶员看到的就是这些。其余只是一片漆黑，就像在地道一样。最奇怪的是，这黑暗的时间里不幸的事故和车子相撞事件，却比其它时候少，走路的人觉得暗中行走危险，因此格外小心谨慎。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看着乘客，注意到昨天遇见的都还是打扮得很漂亮的妇女和打着领带的男人，可今天大家又都穿着棉袄、旧大衣，头上不是普通的便帽便是头巾。节日结束了，又开始紧张的工作，有些人把头靠在旁人肩上睡着了，那些人也没有抗议。

到了桑普森尼耶夫桥，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下了车，沿着河岸街走去。扎维亚洛夫住在附近不远的地方。他不久就找到了那幢屋子，走进大门，脚给绊了一下才站住。院子里原来堆满了砖块、四楞木。很显然，这里落过炸弹，院子一侧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她正在慢慢跨越一堆堆垃圾。

“女公民，请问，这儿有人住吗？”

“边屋里有人住。您要找谁？”

“您们这儿的房屋管理员在哪儿？”

“管理员就在第二个院子里，这儿有条小路，打这儿走。”

女人详细交代了应该怎样寻找防毒掩护所，那儿落过炸弹以后设置了民防站。房屋管理员是民防站站长，住房租赁合作社的办公处也设在那儿。女人讲得很详细，好像他们遇见在一座茂密的森林里，而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要走的是一条儿公里长野兽出没的小道。

第二个院子里塞满了劈柴堆，上面都盖着旧铁皮，住宅租赁合作社的人口处亮着一盏女人忘了交待的蓝色电灯。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走下防毒掩护所，那儿又亮又热，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桌上罩着洁白的台布，墙壁也粉刷得雪白，挂着画像和宣传品。民防站站长正在编写报表。那是一个又高又大十分肥胖的妇女，生着一张男性刚毅的脸，嗓门也很粗大。

“有何贵干？公民，”她不看来人就问。

“您是房屋管理员吗？我要与您谈一谈。”

“说吧！”

“我们谈话别人听不见吗？”

中校说了这话，女人才转过整个身子，把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她面前站着的是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穿普通的大衣，戴无星的军便帽，脚上是一双长统皮靴。管理员凭经验一眼看出，面前是个从前线回来的，或者刚出军医院的军官。那人尖利的眼睛仔细地瞧着她，似乎把她全部看透了。

“您是什么人？”

来访者递上自己的证件，在桌子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

“放心说吧，同志。谁也听不见我们，”她还过证件说。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并不急着说话。他掏出烟盒，请管理员抽烟。她拿了支烟，乃身去炉子里用手拣了块小火炭，对了火，并且把火炭送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面前。

“对火，同志！”

“您会把手指烧伤的！”

“不会，我手上长着老茧。”

一阵沉默。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看着她想，这女人身体很棒，举上作风显得很有主见、很能干。考虑好的计划需要房屋管理员的协作，得当机立断，在多大程度上可把秘密托付给她。

“您叫什么？”他问。

“玛丽亚·安德烈那芙娜。”

“您很早就做管理员了吗？”

“从芬兰战争起。”

“您家在这儿吗？”

“丈夫在列宁格勒附近的战线上被打死了，儿子在作战，两个女儿在军医院里工作。”

“您是党员吗？”

“非党人员。”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把烟灰弹到灰缸里，慢条斯理地问：“目前我要知道以下一件事……你们房子里有许多房客，是吗？”

“比以前少了百分之十。有的在饥饿的冬天相继死去了，有的走了，有的给炸死了。”

“有没有新迁来的房客？”

“有，从莫斯科区迁来了一些。”

“住人们住宅只是在这边吗？”

“不，那边也有。左面屋子给炸毁了，右面还完整。那儿有的地方还有人住。”

这时进来一个矮矮的女人，她穿着件男人穿的、罗曼诺夫式的短棉袄，面孔被风吹得通红。

“什么事？”

“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她说铲子不发，还早：说要等下雪才发下来。”

“你为什么不说？”管理员威胁地问，“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下雪？下雪也会照他们的计划，还是怎样的？再去，没有铲子别回来。对那个矮子说，要是我亲自出马，对她来说更糟糕。官僚主义者！以后又说是我们的过错……”

你不是得扫雪吗？明白吗？你总不见得用手去把马路上的雪铲干净。我不允许在我的地段上有积雪。明白吗？一定得领来！”

“她说，铲子是够的，只是还没有分配好……”

“有需要，就该分配好。对她说，要是今天不发下来，明天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狠狠地批评她。到时候，我自己来写小品文。去，别再噜苏。”

女人在原地搓了搓脚，走了。民防站站长朝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转过身来，就像刚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用完全另外一种声调说：“请说吧，同志。”

“你们这儿7号住宅里住着一位扎维亚洛夫吗？”

“没有，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不住这儿。住宅空着。”

“为什么？”

“给爆炸波震坏了。玻璃飞了，泥灰也掉了。”

“那么周围另外一些住宅呢，”

“楼上有人住，对面有人住，楼下空着。”

“为什么不对住宅进行修理呢？”

“说到战后再修理，不然又会给炮弹打坏的。许多人都这样对付。有一、两个房间保存下来，能生火，就很好啦……不知把自来水管怎么办，那会冻结起来的。”

“修理住宅很复杂吗？”

“怎样对您说呢……如果认真修理，两个星期左右就行。”

“他付房租吗？”

“那可不，人家是老老实实的。”

“住宅关着吗？”

“关着，钥匙在我手里。我们在那儿修理了自来水管。”

“谁住在对面？”

“有两个从莫斯科区搬来的妇女临时住在那儿。”

“就是说，住房占着。”

“一个房间空着。如果您要住房，那我这里还有许多好房间。”

“不，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去看一下扎维亚洛夫的住宅。”

“可以。”

房屋管理员从柏里拿出钥匙，他们就走到了院子里。外面天已比较亮了。看得出炸弹造成的破坏。左边房子坍了下来，整个院子到处都是废墟。只有贴近邻屋的墙支撑着。有几个地方墙上还有壁炉，那些四方形的房间被墙纸、油漆弄得五颜六色，倒像是剧院里的舞台布景——房屋的断面。右边的房子完整地保存着。窗子上钉了光亮的胶合板还留着黑越越的出气孔，满地撒落的泥灰使人感到压抑，屋子似乎无人居住，冷得出奇，而且随时有倒塌的危险。

“牺牲了很多人吗？”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各处察看着问。

“不很多。炸弹掉在白天，大家都在工作，现在列宁格勒闲着的人很少……”

他们登上了三层楼，在一扇包着黑漆布的门前立定下来。

五、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实验室设置在离办公室不远内地方。厂长打开又低又宽的大门，作了个请同伴进去的手势。里面有条长廊，长廊中间敷设着一条窄轨，两旁有许多门。

“他住在这里，”厂长在其中的一扇门前停来说，敲了敲门。

“请进来！”只听见一个年青人的声音。

以前用作库房的大房间，如今成了挺不错的住房。有日用家具、写字台、几张床、书橱和图画。用砖块将就砌成的小炉灶里，木柴在哗哗剥剥作响，让人听着很舒服。炖锅里煮着东西。墙壁刷白了，只有窗上的铁栅栏说明原先屋子是派什么用场的。写字台边坐着个穿海魂衫的青年，他在画什么东西。

“科利亚，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在哪儿？”厂长问。

青年站起来，难为情地微笑了一下，迅速地穿上了海军的白色上衣。

“爸爸在实验室里。”

“与妹妹一起吗？”

“是，他们从早晨起就在捣制些什么东西。”

“这是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的儿子，”厂长介绍自己的同伴与少年认识，“海员，不久的将来是远洋轮船的船长。”

“非常高兴，我喜欢海员。您多大年纪？”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问。

“18岁。”

“您在学习吗？”

“是的，在波罗的海舰队综合技术学校里学习。”

“顺便说说，您认识不认识米沙·阿列克谢耶夫？”

“认识，不过我们不同专业。他在机械系，我在船舶驾驶系。”

“好小伙子，对吗？”

“一般来说是，”科利亚同意说，“很严肃，不过我对他了解得不多。”

实验室里充满着令人窒息的硫磺气体，让人喉咙发痒。化学家在电炉旁边忙着，女儿则坐在地板上，正在一只瓷碗里研磨什么东西。

“爸爸，注意，再溅出来，会烧掉你的眼睛的。”女孩子警告说。

“绝对不会……我绝对相信……百分之一百零五地相信，”学者用钳子夹着个容器，推进了炉子里。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注意观察化学家的工作。这是个又高又瘦的老人，戴一副角质框眼镜，斑白的头发遮住了宽阔的前额，一部狭长的小胡子使他的脸变长了，像是个不规则的三角形：老人穿着件讨衫，袖子卷到臂肘上。他觉察有人进来，把眼镜放到鼻尖上，从眼镜上面瞧了瞧。

“啊……瓦列里·库兹米奇，对不起，我没有看出是您。”

“您好，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今天我还没有看到过您。认识一下，这是列宁格勒苏维埃来的，找您有事。”

“非常高兴，非常，非常，”学者亲热他说，紧紧地握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的手。

“成绩如何？”厂长问。

“找到了，瓦列里·库兹米奇，找到了代替品，只是爆裂得很厉害。不知该做什么？是，该做，该做……这就放进去再试验。已经是第335次了。”

“这就是说，可以算是成功了……”

“不，不……等一等才算数，扎维亚洛夫打断说，”这不能算成功，怎么也不能。前线的工兵常常胡来……会把自己炸伤的。良心上我担不起这样的责任。是，担不起。”

“那又怎么样，时间还来得及，我们等一等。”

“是，是。你们最好等一等，而我抓紧点。”

“爸爸，还要搅拌很久吗？”女孩子问。

“搅拌，阿利娅。越久越好。”

“我们似乎来得不是时候？”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问，“你们正忙着。”

“相反，很是时候，很是，很是。情到我家里去，不然这里空气很糟糕……不习惯的人呼吸都会有困难；应该预先告诉你们，这是很有益的……能很好地清洗一下肺。是的，是的，很好地。你们请，我就在这儿住……”

他们走到了走廊里。

“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我告辞了。您跟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谈谈。办公室有人等我。”

“请便，请便，不反对。里面请，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很高兴看见您在我这里作客，”学者走进屋子说，“喂，科柳沙，帮我们弄杯茶。”

“我没有时间”爸爸，叫阿利娅弄。”

“你出去吗？”

“是。”

“好吧，那我自己来。你看见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孩子一长大，争论也没用。他们长大的时候我们总这么想：他们会是老来的帮手，”化学家善良他说，“结果却恰恰相反。是，是，恰恰相反。儿子当海员，女儿想进音乐学院。把他们怎么办呢！在化学里据说没有罗曼蒂克，只有枯燥乏味的科学。”

扎维亚洛夫边讲边倒了两杯茶放在桌子上。科利亚穿上军大衣，拿了放着教科书的背囊，往门口走去。

“我走了！爸爸。回来可能很迟，”他关着门说。“请坐。这是糖、糖果，或许您想吃点什么？”老人突然想起来说。

“不，谢谢，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我很饱。”

“您别客气，生活在这个时候。啊？想要稀饭吗？燕麦稀饭，顶好的东西，和平时期我们对它估价不足，我给你端来好吗？”

“不，不，喝杯茶就够了。”

“那就随您便，还是吃一点吧，怎么样？”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坚决拒绝了，并且趁他们两个人单独相处时，开始了谈话。

“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您知道我刚才在什么地方吗？在您的住宅里。”

“您说什么！那里怎么样？又中了炸弹还是炮弹？”

“不，我在想该把它修好。”

“应该，应该，”学者松了口气，“不过现在怎么修呢？人手没有，材料没有。除了这些，我怕他们还会找麻烦。我们那房子过去多好，真可惜。”

“我主要是为这件事来找您的。我们决定给您修复住宅，您为战争做了

很多工作。”

“哪儿话，哪儿话！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做得很少，应当做得更多，只是力量有限。很可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每天必定得睡觉……多少时间白白地溜过去了！您知道，我有个好睡的坏习惯，真不好意思承认。只要闭上眼，就啥也不知道了，一定要有谁来叫才醒过来，”化学家苦恼地承认。

“自己也不明白，哪儿学会了睡得这样死。”

“这很好，”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微笑着说，“我却相反，有时还要服安眠药。那么您没有意见？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们最近就要动工修理。”

“当然，我高兴，非常高兴……不过，可能现在不值得把人抽去搞这种无意义的事吧？我这儿住惯了，生活惯了。”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很喜欢扎维亚洛夫。在他的每句话里有许多真诚的，几乎是孩子般的天真。这种人是不可能口是心非的，但是“毒蜘蛛”的信是写给他的，这就要求特别谨慎小心。谈妥了修理的事，得到了扎维亚洛夫的同意，中校就向他索要住宅的钥匙。

“钥匙？”化学家又问，“等等，我们的钥匙究竟在哪儿？啊，是了！我把钥匙交给了玛丽亚·安德烈那芙娜。这是我们的房屋管理员，住宅保卫的负责人，一个杰出的女人！好极了！我给她写张便条，您……要是不给您添麻烦，请到她那儿拿钥匙。她会一切指给您看，跟您说清的。”

“这样我们就在您住宅里自行作主了，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信得过吗？”

“请吧，情吧，除了垃圾，那儿什么也没有。书我带来了……一切需要的都在这儿，我能去帮忙就好了，但是我没有时间。”

“不，当然您最好还是搞你的情管。”

“就是，就是……”

学者给管理员写了个便条，把它交给了客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详细地问了住宅的墙壁应该刷的颜色，明确了各房间的布置计划和它们的用途，接着就谈到了孩子们。

“就是说，您的女儿也不准备步父亲的后尘？”他问。

“对，对。可惜是这样……就在战前，她突然想进音乐学院。音乐，音乐……父亲的职业不吸引人。也许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有过错——不善于引导……”

“我有个时候也打算学化学。”

“您说什么！后来怎么样？”

“没有成功，生活注定了另一个样子。顺便问问，您不认识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马尔采夫吗？”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出其不意地问。

“马尔采夫？等等……什么地方我听说过这样的名字。”

学者蹙紧了眉头，思索起来。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紧张地注视着脸部表情。

“啊，马尔采夫！”化学家忽然想起了，“可不，当然认识。一个了不起的人，聪明人，博学多才。那可不，可不，完全认识。”

“您同他很早就认识了吗？”

“不，战前认识的。我们在学者休养所里一起休养，就认识了。他是莫斯科人。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马尔采夫！我怎么把这忘了？一个非常博

学的人。准备来我这儿作客，可是战争妨碍了。”

“他好像去年在列宁格勒。”

“真的吗？那他怎么不顺便来看我？”

“我也不很相信。有人对我说看见过他，但可能，会看“看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着错。否则他一定会来看我，很可能老实不客气就耽在我家了。住旅馆现在有些困难……况且我从前邀请过他。”

“难道您这里他从没来过吗？”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问，斜视了下挂在角落里的呢制水兵服。

“没有”41年春天我们在休养所里认识以后，他一直杳无音讯。”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您是与孩子们一起去休养的吗？”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看见学者什么也不怀疑，直接问，“我想知道，马尔采夫看见过您的孩子没有？”

“哪儿的话！孩子到休养所，而且又是学者休养所去干嘛，那多乏味！他们每个夏天在姑母的村子里住。她在那儿的国营农场里营养牛，是个畜牧学家。她那儿有很广阔的天地：森林、湖泊……您认识马尔采夫很久了吗？”扎维亚洛夫问。

“很久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回答，“老实说，我很生他的气。就是他劝我不要学化学的。”

“真的吗？这可不像他，这样醉心于自己事业的人，这样有才能的化学家。据说他写了些很育意思的著作。”

“究竟是些什么著作？”

“好像是关于石油的，我不太清楚。”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假设被肯定了。“毒蜘蛛”需要扎维亚洛夫为他提供藏身之处。扎维亚洛夫是受人尊敬的学者，他的住宅不会被人怀疑，未必会到那里去寻找“毒蜘蛛”。除此之外，各式各样的人还可以利用从工厂，从学院来为借口，到那里去，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现在剩下的是仔细考虑计对的一些细节，并准备迎接马尔采夫。一划都凑得很巧。

六、计划进入行动

间或刮起一阵阵风，撞在房墙上，又转过弯来，在街上乱窜，打着转，雨夹着湿雪倾泻下来。冰冷的水滴滚下脸颊，顺着下巴流到衣领上。走路人把帽子一直扣到额上，耸着肩膀，侧身走路，把最能挡风的部位对着风。

在这种天气里，德国人没有射击。

涅瓦大街的一家药房里，走进了个穿帆布雨衣的，中等身材的男人。那人四处张望了一下。

一缕白日的亮光透过唯一没有钉上板的窗子射进来。靠窗有个出纳亭；左面角落里设了个机枪火力点，枪眼塞了破布：它的对面是橱和柜台：左边玻璃挡板后，有个穿白色工作服的胖女人在记录药方，每写完一张，就拍一下笨重的镇纸尺，声音很响。女出纳员则在看报。

那男人不慌不忙脱下湿帽子抖了抖，走到了接方员跟前。

“来吧，您有什么事？”女人伸着手问。

“我要找沙尔科夫斯基同志。”

女人看了看来访者，一声不响地走到玻璃门后边，透过玻璃门看得见里边一些放着各种各样瓶子的架子。很快她回来了，一句话不说又重新抄写起来，不时拍响着桌子。男人等了大约5分钟，玻璃门敞开了，一个满脸皱纹、戴夹鼻眼镜的小老头子急速奔到柜台跟前。

“您叫我吗？”

“如果您是沙尔科夫斯基，那就是。”

“怎么回事？”

“有人托我找您。‘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病了，要六包阿司匹林粉。’”来访者平静他说。

出于突然，沙尔科夫斯基哆嗦了一下，但随后就镇定下来，咕哝着：“多么不愉快的事！但愿不是什么重病。感冒了，还是别的病……这样健康的人……请等一回儿。”

等不多久，老头子很快就拿着个小盒子回来了。他向胖女人要了支蘸水笔，在盒子上写了几句活，接着走到柜台尽头。中年男人走到他那儿。

“这就是药粉，”沙尔科夫斯基递过盒子低声说，“他真的病了吗？”

“如果病好了，11月20日左右他会亲自来，”来访者也压低声音说，“转告他，信我按原来地址送去了。对他说，一切顺利，没有变化。”

“好，您在城里很久了吗？”老头子更低声问。

“节日那几天来的。”

“片子没有带来吗？”

“什么片子？”采访者不解。

“唱片。”

“啊……没有。除了信，什么也没有。”

“您安顿得怎么样？”

“没有什么好安顿的，一切都很顺利。”

“晚上来一下，地址写在盒子上。”

“我忙得很……不过尽可能去。可以走了吗？”

“走吧，走吧……”

来访者把盒子放进口袋，不慌不忙走出了药房。

沿着小涅瓦河河岸，离桑普森尼耶夫桥不远，走着一个支拐杖，穿件没有肩章皱巴巴军大衣的年轻人。看来，他还 没有习惯使用拐杖，脚步挪动很不稳。恶劣的天气使他更加受累，右面身体沾满了雪，不过他对此倒并不在乎。

残废军人转弯进了一扇大门，那是一幢外表看来很漂亮的大房子。整个院子堆满垃圾，他站定身子，踌躇了很久，始终下不了决心从砖上爬过去。背后传来了响声。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腋下夹了个旧公文包，正在跺脚，抖掉沾上的泥上。

“这些该死的东西，”她用手掌擦擦湿漉漉的脸，咕哝说，“同志，您是来这里找人，还是来避雪的？”她看见残废军人问。

“有事来这里，可就不知怎么克服这些障碍。”

“您到几号住宅？”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收到了通知单，这就是说应该先去房屋管理员那里。”

“啊哈！我就是管理员，通知单拿来。”

玛丽亚·安德烈那芙娜接过通知单，把它看过后乐坏了。

“来了！昨天住宅管理科对我说过几次，我一直等着。您从军医院里出来吗？稍等会儿……”

她灵活地沿着砖块走到底楼的一扇窗前，用拳头砰砰地敲了敲窗框。台阶上跳出个身材不高给吓坏了的女人。

“我在这儿！玛丽亚·安德烈那芙娜。”

“喂，你来帮这位同志登上 33 号住宅。”

“马上就来！”

女人在入口处消失了，但管理员刚走到残废军人身边，她就穿着短棉袄，包上羊毛头巾又出现了。

“你们这里比前线更糟，”残废军人说，“别说是弹片，砖块和玻璃也会伤人的。”

“不要说了！没有吓死才活着。”

残废军人笑着看了看管理员，恐怖的感觉与这个身强力壮，说话粗声粗气的女人是不相称的。

来了个扫院子的女工，于是他们两人托着残废军人的两只胳膊，轻而易举地搀过一堆堆垃圾，以后就顺着楼梯上了三楼。

管理员又很不礼貌地用拳头砰砰敲响了 33 号住宅的门。

住宅对面的门开着，从那里飞出白色的石灰粉，像一团蒸汽一样。

“工人在那儿修理住宅，”管理员解释说，“您的房间很完好，甚至还有半扇玻璃窗。”

这时门后传来了响声和一个女人的声音：“外面是谁？”

“是我，房屋管理员。开门。”

一个不很年轻的瘦女人开了门。

“您看……尽抱怨说没有男人害怕，”管理员说，“这不给你们送来了一个男人，而且不是一般的，是个英雄，卫国战争的荣誉军人。当心，别欺侮他。”

“哪儿的话，玛丽亚·安德烈那芙娜，怎么可以？我们的男人也在前线，您却说这种话……”

“ 好吧，不是每个手指头都是一般齐的。 ”

管理员打开了封着的房间。把撤退人员留下的家具编了号，又从新房客那里要了个“ 临时保管 ” 的字据，然后讲清何时、何地 and 怎样可以碰到她，就道声好，走了。

残废军人和两个女邻居留了下来。

这些日子里，列宁格勒很少残废军人，对于失掉亲人打外区搬来，忍受许多痛苦的劳动妇女来说，这样一个新房客的到来是再好没有的事了。心地善良、富于怜悯心的俄罗斯妇女终于找到了照顾的对象。一转眼工夫，桌上已经放好了热茶和简单的点心。残废军人这么年轻就跟拐杖相伴，特别触动妇女的心，所以她们争先恐后提供自己的帮助。

“ 多谢你们，我疲倦了，想睡觉。晚上我们再谈谈，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 ” 他挨到沙发上坐下说。

看他除了军大衣外什么也没有，妇女们拿来了枕头和被褥。天黑以前的照顾这才算结束。

* * *

下午，天有了好转。风静了点，雨也停了，雪开始下小了，没落到地面融化以前，雪花久久地在空中盘旋，仿佛在给自己选择一个落脚的地点。

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扎维亚洛夫刚与女儿吃过午饭，准备照常实验，这时电话铃响了。

“ 我是扎维亚洛夫。 ”

“ 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请到我这里来一下， ” 他听出了厂长的声音。

“ 现在吗？ ”

“ 是，如果可以的话。 ”

扎维亚洛夫对占用工作时间发了几句牢骚，就去办公室了。厂长笑着迎接他。

“ 坐下，别生气。事情很重要，您得与主任工程师去莫斯科。 ”

学者皱紧了眉头。

“ 为什么？ ”

“ 去总局报告。 ”

“ 这真是新闻！ ” 扎维亚洛夫极为惊讶， “ 怎么这样……突如其来。 ”

“ 错了，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完全不是突如其来，已经过了 5 天到 7 天。 ”

“ 可是我的信管怎么办呢？ ”

“ 主要就是为它才去的。那里您会知道你们技术的最新消息，阐明一切可能性。在我们的仓库里反正原料很少。 ” 这是另一个问题，为这个不一定要我去莫斯科，有供应科嘛。 ”

“ 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您的威信很有作用，如果您亲自跟首长说一说…… ”

“ 懂了……唉！没有料到，没有料到。 ”

“ 您不是准备夏天去科学院吗？ ”

“ 不是那个事，报告使我头痛。就是说，又得准备。 ”

“ 那又怎么办呢？有的是时间。女打字员我给您安排。 ”

学者摸了下小胡子，作了最后拒绝的尝试。

“难道非我不行吗？”

“怎么也不行。我们对派谁去动了很多脑筋；我们不想打断您的工作，但是您也明白，这在眼下是多么重要。”

“一般说来，借此机会出去一次，这也不坏。完全不坏，”化学家沉思着说，“对，不能老是闭门造车。我已经三年没有去过别的地方了。是的，三年缺一个月。在化学里有许多新东西——这很自然。科学界现在工作很卖力……可出版物却很少。如果一定要我去，我也只好去一趟。写出差证明吧，瓦列里·库兹米奇。那我乘什么走呢？”

“乘飞机。”

“乘飞机！哪儿的话！”学者惊奇起来，并突然推论说，“我不会跳降落伞，一次也没有跳过。”

厂长笑了。

“41年，”他说，“妻子对我讲，有一个女公民断言说她在排队时看见一个法西斯分子乘降落伞落到他们的屋顶上，看了看他要的东西，又飞走了。还一口咬定她是亲眼目睹的。

扎维亚洛夫哈哈大笑起来。

“乘降落伞飞走？奇迹！这应当去对小孩子说。”

他们拟定了一个大概的报告计划，记下了一系列应在临行前“详细研究”的问题，准备到莫斯科去说明，然后他们彼此都很满意地分了手。

特里福诺夫完成任务回来，登上自己的办公处，给首长打了个电话。

“中校同志，特里福诺夫报告，”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回答后，他说，“刚到。”

“一切顺利吗？”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问。

“好像是。”

“‘好像’是什么意思？”

“这里有一点没有料到……”

“请来一下。”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穿着普通的西装，好些地方抹上石灰，他刚刚去了正在进行修理的扎维亚洛夫的住宅，还没来得及把衣服弄干净。助手的电话使他十分担心。

特里福诺夫走进办公室，把从药剂员那儿拿来的药粉放到桌上，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把盒子推过一边。

“喂，您那儿怎么回事？”他问。

“按顺序讲吗？”

“不，先说说什么没有‘料到’，您怎样回答。”

“沙尔科夫斯基问我，有没有带来国声机唱片。我回答没有：说除了信，什么也没带来。”

“嗯，那后来呢？”

“再没有什么了，叫晚上去一次。”

“是这样！”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拖长声调说，“唱片。记得很清楚，卡扎科夫关于唱片什么也没有说。我看了全部记录，这是新情况，好，现在请坐下，把一切按次序讲。”

听完造访药剂员的详细报告，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把写在盒上的地址同他那儿已有的地址核对了一下。

“我们原来把沙尔科夫斯基忽略过去了，特里福诺夫同志。那是个老牌间谍，我得到了很不寻常的材料。”

“是，老家伙看来很有经验，”特里福诺夫同意说。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从盒子里拿出了阿司匹林粉，打开了其中的一包，闻了闻。

“阿司匹林，”他慢腾腾他说，他原以为其它什么东西。“关于唱片我自己来弄清楚，现在您需要设计好扎维亚洛夫住宅里的信号装置。铃声不适合，得是一种声音很轻的小汽笛……又不能经过梯台，马尔采夫可能注意到。”

“容许提个建议。”

“提吧。”

“装作旧天线！经过窗子拉到外面，搭在屋顶上，而另一头通到布拉科夫那里。”

“不知道行不行……到现场去看一下。那儿二层楼上架设着电线，或许就藏在里面？最好您亲自去看一下。”

特里福诺夫注意地听着，并观察着首长的每个举动。他感到中校说话和举动都显得十分心不在焉，也许他头脑里正忙着考虑别的事情。

他没有猜错。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想的正是主要问题，他的全部计划得靠它来实现。

“听着，特里福诺夫同志，”他友好地对助手说，“您认不认识年龄15岁左右的女孩子？要聪敏、勇敢、机灵，最好有音乐才能。”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的所有助手都知道首长的计划，并不止一次思考、商量和评论这些计划：因此，特里福诺夫一下明白了首长的意图。

“代替阿利娅吗？”他问。

“是。”

“有一个……外甥女，但是她不合适，中校同志，”他想了想作了回答，但随即又说明，“她是个慌张鬼。有点什么事，立刻就尖叫起来。阿利娅，像您所说的教授的女儿……书读得很多，懂得很多东西。这样的女孩没有……不适合！女邻居倒有个女儿，不过话太多，是个饶舌的人！她什么都会讲出来的。”

“是……这样的人不适合，”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同意，“当然，可以说女孩子撤退到了姑母的村子里，但问题不在这儿，多一个人在住宅里对我们有好处。阿列克谢耶夫每天要学习。”

“要是阿利娅自己同意，为什么不呢？”

“不，我也想到过这点。太冒险。他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很亲密的，哥哥和妹妹。那个女孩见到阿列克谢耶夫会害羞，并且一般说来他们是很不同的……”

“那么，或许他自己有个认识的女孩子？”特里福诺夫问。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抬起头，仔细地看了看助手，笑了。

“这点我倒没有想到……这真是个好想法。应该问明白……在马尔采夫来之前我们还有许多时间。”

这时外面响起了警报声。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打开了扩音器，听这个令人不安的声音响了几分钟，随后拔掉了插头。

“天气转晴了，他们又飞了，”他说。

“这是某种校正射击用的飞机。在我们战线上没有轰炸机出现，”特里福诺夫说。

“谁晓得他们。今天没有，昨天可能有……”

43年，空袭警报在列宁格勒很少出现。空中优势完全转到苏军这边来了，希特勒分子只在战线最紧要的地方派出他们的飞机。

七、列娜·加芙里洛娃

每天收到的《列宁格勒真理报》挂在存衣室的大护板上；空闲的时候，它旁边总是聚集着许多人。

“命令！什么城市？女孩子们，”进来的女工们急不可待地问。

“法斯托夫。”

“这在哪儿？”

“在乌克兰，基辅过去。”

“这是个大城市吗？哪个知道？”

“大概很大。要不不会无缘无故发布命令的……”

列娜，加芙里洛娃站在女工中间，带着幸福的微笑听着这些谈话。11月7日苏联红军在基辅附近粉碎了希特勒军队，解放了乌克兰的首都。今天是法斯托夫……不知以后那一天可以把法西斯分子从列宁格勒赶出去。苏联军队的每个胜利，列娜都领会成自己的胜利，就像她亲自参加了解放基辅、法斯托夫和其它城市的战斗。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她不是为胜利正在贡献出一切力量吗？难道她不是与成年人同样工作着，哪方面也不比有经验的女工差吗？最近一年内，她受到三次表扬、两次奖励。

“加芙里洛娃在这儿吗？”她听见了女记时员的声音，便回过头去看了一下。”列娜，快去主任那里，有人急着找您。”

安娜·扎哈罗芙娜领导工场很久了，熟悉所有女工，知道她们的性格、才能、生活条件和家庭情况。在叫列娜·加芙里洛娃前，她把女孩子的情况对国家安全局的中校作了详细介绍。

“在列宁格勒她没有亲人，是父母全无的孤儿，”她用平稳的声音说，“父亲在前线，什么消息也没有，不清楚他是否活着……”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没有打断她，从这个又高又瘦、不很年轻的女人话里可以推定，列娜·加芙里洛娃受到信任，不仅如此，他觉得主任很喜欢列娜，而且对她有些偏爱。

“我不知道，您为什么需要列娜，”安娜·扎哈罗芙娜继续讲，“不过应当说，与她分手很可惜。女孩子在我这里工作……要不是最好的，也决不输给最好的。我们大家对待她就像亲主女儿一样。”

“我们不会耽搁她很久的，”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安慰说，“年底她就回来工作。”

“要不给您另外介绍一个，”安娜·扎哈罗芙娜坚持说，“年龄较大些，他究竟还是个孩子呢。”

“不，不能换。”

“我当然很难判断……你们干的又是这种事……怎么说呢……你们优先一切。您同她亲自谈吗？”

“是的，只要您同意。”

有人敲了下门，得到容许之后，列娜进来了。她带着疑问看了看安娜·扎哈罗芙娜，又望了下不认识的男人，遇到了他那仔细研究的目光。

“您叫我吗？安娜·扎哈罗芙娜，”列娜低下眼睛轻轻地问。

“是，请在这张椅子坐下，别不好意思。”

列娜走到指定的椅子前坐下，理了理外衣，她感到那男人锐利的目光还在注意自己。”他需要什么？他是什么人？”她想，决定要不要把眼睛抬

起来。

“列诺奇卡，想委托你一件极其严肃、极其重要的事，”安娜·扎哈罗芙挪用不同寻常的、严厉的声调说，“如果你有能力……胜任得了，就同意把这样的重任担当起来吧。”她停了停，吸口气结束说，“我毫不反对。”

“什么事？安娜·扎哈罗芙娜。”

“关于这个，你与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谈谈……那么，我暂时出去一下。”她站起来，抚摸一下女孩子的头，扫屋子里出去了。

“让我们认识一下，列娜，”男人站起来，向她伸出了手说，“我叫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不过您可叫我万尼亚叔叔。”

列娜抬起了眼睛，她的一切不安都消失了。在她面前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亲切的微笑，善良的眼神，斑白的鬓发。这一切都博得了她的好感，她不由自主地回答了个微笑，站起来，伸出了手。

“告诉您个秘密，我们有个共同的熟人……甚至是朋友，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认为他是我的朋友。我想，您也与他很要好。”

“谁？”

“这是个秘密。您能保守秘密吗？”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狡黠地问。

“当然能。”

“可是，如果您对女朋友们泄漏了呢？”

“不……我不爱乱说，”女孩子老老实实地说，“如果您不放心，那末最好别讲。”

“难道您不感兴趣吗？”

“当然感兴趣，可又怎么办呢？突然真的泄漏了出去。”列娜惋惜地承认说。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笑起来了，换到了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这很好，您很坦率……我为您准备了许多各种各样的秘密，可是我们需要讲定。安娜·扎哈罗芙娜对我说，您是个爱国主义者，为胜利积极劳动，热爱自己的工作……我想您不会欺骗我们，不会对任何人泄漏秘密……是这样吗？”

“当然，要是不能讲，那为什么我要多讲？”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弄得很窘，工作中他几乎从没有跟女孩子们打过交道：但不知为什么他认为她血气是好奇的、多话的、不能保守秘密。列娜很使他喜欢，一切举止都很沉着，她原来是个相当严肃相当聪明的女孩子。

“您认识米沙·阿列克谢耶夫吗？”他出其不意地问。

列娜的脸上出现了羞涩的红晕，但是她没有低下眼睛。

“是，我同他很熟悉。”她严肃地回答。

“您与他的关系怎样？”

“普普通通，”列娜脸更红着说。

“我觉得你们是朋友。”

“一般来说是。他是个很好的男孩子。”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看到列娜十分不好意思。他看得越认真、越仔细，她的脸就越发红，眼睛都变得潮湿了。似乎再过一会儿，就会放声大哭起来。他想起，他请米沙说出他所信任的、认识的女孩子，米沙难为情的程度也不

比她差。

“您知道怎么回事，列娜，”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考虑了一阵之后说，“我们委托给了米沙·阿列克谢耶夫一桩极其严肃极其重要的事……坦白地对您说，一件很危险的事。他需要个助手，准确点说，女助手……因此我决定请求您……您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

随着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的说话，女孩子的羞色渐渐消除了，脸上的红晕退了下去，眉头蹙紧了。

“您以为我能吗？”她忧虑地问，“我当然很高兴……但万一胜任不了呢？”

“这不必要特别的聪明，只要能坚信胜利、沉着、有点儿机智，而主要是有做好的愿望。”

“那么您是谁呢？您是军人吗？”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警觉起来了。他是穿了便服来的，像往常一样，穿戴得很仔细：皮鞋、西装、大衣、便帽……可为什么女孩子对他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她的声调里这么自信？

“您打哪儿断定我是军人？”他问，“难道我像个军人吗？”

“不，不过您以前可能是个军人，”女孩子笑着回答。

“您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你们……不久前我们这里来了一些军官跟我们一起过节日……我们举行了庆祝大会……您拿您的便帽样子像他们一样……”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看了看自己用弯曲的臂时夹着便帽的帽檐，哈哈大笑起来。习惯成自然，这一点没有被女孩子忽略过去。

“您很善于观察！列诺奇卡，”他称赞说，“这是种很好的品质……了不起的品质。是，您没有错，我的确是个军人。”

现在一切怀疑都消失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作了决定。列娜·加芙里浴娃对于考虑好的作战计划很合适，她无疑胜任得了这个任务。剩下的是怎样尽可能简单明了地讲一下需要她什么样的帮助，并得到她的同意。

八、卡拉特金

国家安全局少校卡拉特金·康斯坦丁·波塔佩奇从前线回来。他对首长报告了旅行的结果，就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开始整理文件。过了几分钟，有人敲门。

“谁？进来！”他生气地喊，但一当看见了进来的人，就亲切地笑开了，“你怎么样？伊万，感到寂寞了吗？”

“很寂寞，科斯佳，”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说，紧紧地握了握老朋友的手，“我很担心……你好久……”

“没有法子，陷入一堆纠缠不清的事里。坏蛋们进行挑衅，放肆得很，他们感到末日快来临。开始喊叫‘完蛋啦’……他们打哪儿找到了这个字眼？‘希特勒完蛋啦！’”他滑稽地摹仿着什么人说，“喂，你怎么样？”

“我吗？”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坐到圈椅上，“我有件重要的事，正在为这件事作准备。听我说，科斯佳，你不是有个时期是教育家吗？”他突然对少校说。

“嘿，你瞎说什么，我算是什么教育家！”

“可这是你自己说过的。”

“根据捷尔任斯基的命令在罪犯移民区工作过，但那是什么时候！”

“反正一样……”

“什么意思？反正一样！你提起这件事干什么？”少校怀疑地问。

“想请你……”

“去，去！伊万，”卡拉待金打断他说，“我听也不想听！吩咐我去澡堂，随后刮胡子、睡觉。要睡它两天两夜……我疲倦了，亲爱的。”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安静地听完了抗议，心平气和地继续说：“就是嘛……我正好想劝你休息两天。澡堂里去一下，足足睡一觉，还干一些你想干的事，什么都行……在家里同孩子们团聚团聚。”

“请别说啦，我晓得你说的休息是什么！我自己的事就够忙的了。”

“等等，科斯佳，你先听我说，我确信，我的请求会使你满意。”

“可你看看，我现在像个什么样子！”

“你的样子好极了！我就需要那样——胡子没有刮、很脏、两眼无神……真令人欣赏！”

所有这一切，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说得那么兴高采烈。少校忍俊不禁地笑了。

“那好吧！别挖苦啦。说说你有什么事，”他同意了，但随即警告说，“可别忘了，得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休息。”

“是，是，这是让你休息，科斯佳。你听着，节日那天国防战士捕获了个被希特勒分子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犯罪分子，他以前盗用公款，后来被他们收买了。他们把他从海湾派遣到了我们这里。”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给朋友详细讲了卡扎科夫的被捕，对他的审问，搜到的一封给扎维亚洛夫的情，接着他就谈到了计划。

“‘毒蜘蛛’是个绰号，马尔采夫不是他的真姓，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与他打交道了。我想，列宁格勒战线是他的专职，他对此早有准备。记得前年放信号的特务案吗？‘独手人集团’的事吗？我们那时抓住了一大批……”

“说下去，说下去……”

“以后，去年的氨气案。都是他‘毒蜘蛛’干的。他的儿子死了。记得是从屋顶上跌下去的。”

“你以为那是儿子吗？”

“是，这个现在已经证实无误。”

“就是说，战前他注在列宁格勒，”卡拉特金沉思着说。

“那很明确。现在我已查明他以前在什么地方工作。他是个化学家……听下去，我们让扎维亚洛夫出差去了，修复了他的住宅，从昨天起米沙·阿列克谢耶夫和一个女孩子住在那里。他们假装是教侵的孩子，准备迎接马尔采夫……”

“嗨——”卡拉特金拖长声音说，“你知道，这是个冒险的计划。”

“不好吗？”

“不……这我没有说。是个大胆的计划，但很冒险。给他起绰号叫‘毒蜘蛛’不是无缘无故的。应当想到，他不是个傻瓜，对敌人估计不足不应该。”

“估计过高和害怕也不必要。”

“这一切是这样……那么你要我怎样呢？”少校问。

“马尔采夫大约过四天才来，我们监视着药剂员……我希望你暂时有时间，假冒马尔采夫同孩子们庄上几天。好好睡一下，休息一下……”

“这为什么？”

“第一，应该考验他们，并作好准备……随后是消除紧张心理。你作为个教育家，应该懂得他们感觉怎样。他们现在好似拉紧了弦。我当然尽我所能，给他们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演习一下，来个小测验是必要的。看看他们能否胜任。这还下迟，还了以否定这个计划。对阿列克谢耶夫我多半很放心，他多次陷入困境应付了过来：但是对女孩子……我没有把握。”

卡拉特金沉思起来。他懂得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为什么不安，为什么来请求他，同时也懂得拒绝这样的请求是不可能的。

“是——这——样，”他拖长声音道，“这就是说，你想使我成为蜘蛛类的昆虫……那又怎么样？……既然事情紧要，不同意也不行。我们去找首长……”

九、客人

扎维亚洛夫教授的住宅有四个房间、一个浴室、一个厨房和一个大的前厅。早晨和晚上，米沙与列娜把所有炉子都生了火，让气窗长时间开着：但住宅长期空关以后一种潮湿的气味依然如故。修理以后还增加了油漆、胶水和一种令人讨厌使人喉咙发痒和头痛的强烈气味。

米沙生好炉子，去自己的房间里准备功课。列娜洗完碗碟，把它们放进橱里，拿起了抹布。要是没有那些气味，住宅完全跟有人住的时候一模一样了。地板和窗子已经擦干净，家具已经布置好，几张图画也挂了起来，留下来乱堆在一起的书籍也放上了书架；但女孩子怎么也安不下心来。她老觉得不久前修理过的痕迹十分显眼，有些未了的工作有些地方还很杂乱。

她原本应该感到自己是这里的女主人。这点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对她说过，一有机会米沙也提醒她，列娜也确实在下功夫让自己成为女主人，可是她算是什么女主人！只住两个月……列娜有一间单独的房间，她在旧式的五斗橱里，找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小玩具：有小盒子、小雕像、小瓶、碎·布、带子、明信片、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画片和一个旧的布娃娃，布娃娃的脸全给弄脏了，头发也脱落了；不过穿戴很讲究，女衬衣上甚至有条小小的系长袜子的吊带，恐怕这就属于她不认识的真正女主人阿利娅喜欢的玩偶。她现在就顶着那个姑娘的名字。不，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女主人，列娜无论如何做不到。

女孩子卷起袖子，走到最大的叫作客厅的屋子里。客厅这名称本身就说明了它的用处。从前客人常来这儿。客厅里装着电话，放着钢琴，就是说，可以唱歌、跳舞，战前这儿大概很快活。

炉子里木片哗哗啪啪作响。先前列娜以为只有湿木柴才“爆裂”，米沙说这是不对的，枞树柴也会哗哗啪啪作响。

窗子边上藏着信号：一个普通的电插座。旁边摆动着窗帘的拉线，线的头上有纒络，里面有几根导线。把这纒络插入插座的一个洞孔，邻人的房间里就会响起信号。列娜知道，那儿住着个听见信号立刻会来帮忙的人，不过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怎样暗中监视，这个她就不明白了。昨天，他们这儿来过一个对门的邻居，并且借用过火柴盒。米沙与他作了暗号，列娜对这点丝毫不怀疑。他们握手问了好，互相笑了笑，好像老朋友一样。如果就是那个人，那么他怎么能来帮忙呢？他自己还是个残废人，走路都要用拐杖。

列娜吹毛求疵地环顾一下整个屋子，最终她看见了要我的东西——挂在中央的小吊灯架沾上了石灰。

“真太使人高兴了，谁也没有注意到！”她自言自语说，并打开了门大声喊，“米沙！米沙！你来这里。”

米沙进来时，列娜就觉察他有某种不满；但她对这没有多大注意。

“请你看！”她用手指着吊灯架说，“看见了吗？全弄脏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得着它……你看怎么样？”

米沙默默不语，用责备的目光看着女孩子。

“床头柜上放只椅子，你看怎么样？米沙！”列娜继续问，但在最后一句话上顿住了，突然也沉默起来，脸涨得通红。

“我不懂，难道真那么困难吗？”米沙严厉他说，“譬如我，我就什么都已经习惯了，我没有叫你列娜，是吗？一次也没……”

“对不起，科利亚，我再也不了。”

“你已经第三次对我说这个了。”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列娜带着内疚的微笑说，“我下保证。不能马上习惯……”

她走到窗前，用布在玻璃上划了几下。

“如果你在马尔采夫在的时候叫我米沙……你知道，可能发生什么？会使整个战斗计划失败，”米沙继续教训说。

“他在的时候我不会忘记。”

“我想你，阿利娅，还没有完全清楚自己的责任重大……很多事情要靠我们……也许是解放列宁格勒。”

“哪里的话！科利亚，”女孩子用不相信的口吻嘟囔道，“你在夸大。”

“就是这样……我就说你不明白嘛。你以为这一切是儿戏。”

“好啦，别生气，我不是对你保证了吗？再也没有米沙了！米沙丢失得无影无踪了。只剩下一个科利亚。科利亚，科利亚，尼古拉，科利亚，科利亚，科利亚，”她反反复复说到米沙眉间的皱纹全部展平为止，“你知道吗，为什么你一次也没有错过？要不要我讲一讲？”

“说吧。”

“你有个妹妹叫奥利娅。阿利娅和奥利娅名字很相近。你老是想妹妹，就说阿利娅。是吗？可是我连一个与这名字相近的熟悉的男孩子都没有，也没有一个兄弟叫托利亚的……，”她叹了口气算是结束了话，接着挥了下抹布，用完全另一种声调自言自语说，“算了，开始工作！帮个忙，科利亚，把床头柜放到这儿来……”

“我的妹妹不叫奥利娅，叫柳夏。问题不在于她，在于应该严肃对待。”米沙把床头柜放到吊灯架下，又从厨房里拿来条凳子。

“把抹布拿来……你会掉下来的。”

“不，不，这不是男人的事，”列娜抗议说，“请不要妨碍。”

她灵活地先爬上了凳子，随后登上床头柜，这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铃声。

“有谁来了……”

“邻居吗？”列娜低声问。

“不，你知道大概是谁……你等等，”米沙警告一声，就去了前厅。

他与布拉科夫约定了，叫他发一长一短的铃声，可见这不是布拉科夫。说不定是伊万·瓦西里那维奇？

开开门，只见一个身材不高、粗壮的男人，拎着只箱子站在楼梯口。来人脖子上长着斑白的硬毛，米沙遇上他那疲惫而专注的目光，有一阵心完全停止了跳动。

“您找谁？”他嘶哑地问道。

“我没有弄错的话，您是科利亚·扎维亚洛夫？”男人微笑着问。

“是。”

“这太好了。我与你们认识……您的爸爸在家吗？”

“不在，爸爸出差去了莫斯科。”

“您说什么！”男人惊讶他说，“真没想到……我原打算……怎么办呢？他走了很久吗？”

“前天走的。”

“得很久才回来吗？”

“不……我想不耽搁的话，过一星期就能回来……您找爸爸干什么？您从工厂里来吗？”

“不，我也是来出差。科利亚，不知道我给你们信收到没有？”

“您是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马尔采夫吗？”

“完全正确。”

米沙脸上出现了一丝微笑。

“爸爸关照我们……他请您原谅。他到莫斯科去有件很重要的事……里面请，”他尽可能客气地说，在客人走进前厅时，他高声喊道，“阿莉娅！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来了。”

头几分钟最令人担心。米沙在客人身后关了门，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姑娘会怎样迎接间谍。他确信充分准备以后阿莉娅会习惯起来，举止也会自然大方；可如今突如其来，很可能会张惶失措的。

“阿莉娅吗？”当列娜出现在门口时，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问。

“是。”

“哎！您已经是大人了！听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的话我还以为您是个小姑娘呢……很高兴！伸过手来。我跟您爸爸可是老朋友了……”

“可他说你们在休养所认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列娜带着孩子的天真说。这显然使客人很窘。

“对，对……我是指我们都上了年纪。”

“请脱衣服，请进……那是您的房间……您大概路上很劳累吧……”

“是啊……我想洗个澡换换衣服。我的朋友们，列宁格勒的澡堂怎么样？”

“我们有浴室，可以烧水洗澡。”

“浴室对我不合适。我喜欢在澡堂里洗个蒸汽澡。”

“澡堂照常开门，”米沙说，“我可以给您带路，我现在要去学校。”

“太好了！好极了！洗个澡，刮个脸，然后睡个好觉。两夜没有睡了，我的朋友们。到你们列宁格勒来真难。”

“您乘飞机来的吗？”列娜问。

“不，阿列奇卡……我是乘火车来的。路上很危险，两次遭到了轰炸。”客人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列娜走到前厅尽头，打开了房门。

“这儿请。房间不很亮，不过很舒服。”

“你们刚装修过吗？”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跟着走进房间，四处察看着说。

“为什么？”

“有股油漆味。”

“是，有一种油漆很讨厌，气味很重……怎么也消散不了。请您别客气，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您要什么尽管说好了。”

“谢谢，阿列奇卡，眼下我真的什么也不要，我只是想睡觉。”

“难道澡堂回来也不想吃点东西？”

“啊！是……请原谅，”马尔采夫想起了什么。他打开箱子，拿出衣服、毛巾、肥皂、文件夹、几本书，把它们都放到床上，“您瞧……这是公共食物。”他把里边剩下几个食品盒子的箱子挪在一边说，“我答应给谢尔盖·德

米特里那维奇带些食物来。收起来吧，阿列奇卡，您去支配。你们有家庭女工吗？”

“现在哪里有什么家庭女工！”

“那么你们谁在管理家务？”

“我。”

“您？教授的女儿！”

“那又怎么？您以为教授们的女儿都是不爱体力劳动的吗？没有的事。”

“那就更好，”客人笑着说，“大住宅的小管家。”

“对不起，但是我已经不那么小了，以后请别忘了。现在什么时候……”就像替她的话作证似的，房屋震动了一下，立刻就响起了轰隆隆炮弹的爆炸声。

“这是……炮击！”

他们默不作声站了一会儿，等候新的炮声。附近什么地方又接连爆炸了两颗炮弹，其余的都飞了过去。炮弹的啸声和轰鸣声听得很清楚，但传来的爆炸声十分微弱。

门口出现了米沙。他已经穿上呢制水兵服，戴着制帽，拿了皮包。

“我准备好了，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

“您不害怕吗？科利亚，正在炮击……”

“有什么可怕的？炮击的是维堡区那边，我们在另一边，”米沙说，带着疑问的目光看了看打开的箱子，里边放着盒子、口袋和罐头。

“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带来了食物，”列娜解释说。

“好歹也算是份礼物，表表我的心意。”客人快乐他说道，拿起一个包着内衣和肥皂的包，走向米沙，“那好吧，如果海员说没有危险，我就放心了。你们是久经大敌的人，走吧！”

在二层楼的梯台上，米沙站住了。

“忘了件事！您先走，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我赶上来！”他说，跳过两级阶梯奔回来。

列娜站在住宅门口，听着远去的脚步声，考虑着该怎么办。女孩子觉得她应该行动，行动还得迅速、坚决。暂时客人去了澡堂，必须把他的到来通知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但怎样通知呢？能不能用信号通知残废的邻居，但他们被警告说，使用信号只能在极端必要或者危险的情况下才行。

米沙的突然出现吓得列娜倒退了一步。米沙随手关上门，拉住了她的手臂，心急慌忙地低声说：“好样的！列诺奇卡。现在挂个电话给万尼亚叔叔……或者最好叫布拉科夫……用这个……联络，并告诉说，他来了。就这样……我也尽量快点回来。喂，全靠你啦……”

“等一等，科利亚……你现在是怎样叫我的？”

“怎样？”

“你回想一下吧。刚才你还骂我，而自己……”

“我怎样叫你的？”米沙沮丧地问。

“你说，‘好样的，列诺奇卡。’”

“那好吧，不要吹毛求疵。我不是很轻吗？……就是说，懂了吗？好，完了，我走了。”

米沙紧紧地握了下自己假妹妹的手，奔下楼梯去了。

十、奇怪的谈话

敌人炮轰市区虽停止，雷鸣似的隆隆炮声反倒更加频繁。

“炮打得很凶，”客人说。

“那是炮战，”米沙解释说，“瞧！现在法西斯分子吃紧了，我们给他们些辣味尝尝。”

来客把包裹换到另一只手里，斜眼看了看青年，米沙觉得那人微笑了一下。

“不喜欢辣味吗？”米沙想。

街上空荡荡。偶尔遇见个别行人和站在门檐下静听炮击的民防值勤人员。

“学者！”米沙尽量落在后面想，“一眼就看得出来是假的。”

“科利亚，您回家很晚吗？”客人突然问。

米沙警惕起来了。“他提这个问题有什么目的？回答他什么？骗他还是说真话？”

“这要看……有时会耽搁一下，有时回来得较早。”

“难道你们没有课程表吗？”

“有课程表，但经常有实习。”

“那您为什么选择这个航海专业？”客人又问，“您父亲是个学者，化学家：您将来是什么，领航员吗？”

“我将来是个机械师，”米沙断然说。

“您更爱灯机械吗？”

“是。”

“那末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对这点有什么看法呢？”

“关他什么事……”米沙低声含糊他说，“我又不是小孩子。”

“父亲的意见毕竟是值得重视的，”客人继续教训说，“他年纪较大……那就是说较有经验。选择职业在当今有很大意义……许多青年人因为这个糟蹋了自己的一生……而且不仅关系到自己。比方说，科学工作的才能没有，却钻进了研究部门……他要是当个车工就好了……”

“车面包，”米沙提示说。

“怎么是车面包？”客人问。

“我们这里有句俗语，”米沙解释说，“面包车工……那就是说懒汉，只会吃饭。”

“啊！是，是……奇怪，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人总想寻找较轻松、较有利的职业，所谓‘肥缺’。”

米沙听得很奇怪。一方面他知道这是敌人，对他的每一句话不能相信；而另一方面却明白马尔采夫讲的是一些有道理的想法，心里不能不同意。

“我有个熟人，”客人又继续说，“一个身体很棒的小伙子，很有力气，不过稍微有点愚蠢。他叫瓦夏，他倘若当个车工，或去搬运原木就好了，可是他进了科学界。为什么？因为家里人替他作了决定。这是个光荣的职业、有利可图，似乎干起来也并不困难，然而应当说，瓦夏不但愚蠢，而且懒惰。母亲、哥哥、朋友，大家都扯着他的耳朵，让他从一个年级升到另一个年级……居然也拉扯上来了，后来进了学院。那时进学院很容易，大学生不够……给他娶了个聪明能干的女人，后来她还替他写了毕业论文。于是就出现了个学

者，真让人为他和周围的所有人感到可怜。他无事可做，当然他也不想做，做不来：可偏偏他对自己的估价很高。现在随你怎样也无法向他证明，在科学界里他只是在白白浪费时光，他应当更换职业，暂时还不迟……”

马尔采夫的故事完全不使米沙动心。他自己没有准备搞科学，职业的选择很合意，相信自己会成个很好的机械师；只是不明白，为什么马尔采夫要说这个。

“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他现在哪儿？”米沙问，看他没有明白问题，补充说，“就是那个瓦夏，现在哪儿？在前线，对吗？”

“可惜不在。他正住在列宁格勒，”客人在澡堂入口处停下来回答说，“好像到了，是这儿吗？”

“是这儿。回来您认得路吗？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米沙问。

“总有办法的……那么您去学校吗？”

“是。”

“真是，真是……在英勇作战的时刻，在炮火底下学习……以后您会感觉自豪的。”

马尔采夫在门口一消失，米沙就迈开大步往回走。到开始上课只剩下不多时间了；但是他应该回去，给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打个电话。他有个重要消息：在列宁格勒住着和工作着一个傻瓜学者瓦夏，马尔采夫的旧相识。学者是傻瓜，不知怎的这两个概念无法等同起来，至今米沙的想法是与此不同的。说实话，他任何时候还没有跟真正的学者接触过。他知道要扮演教授儿子的时候，预先就对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说过这点。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解释说，教授与最平常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在列宁格勒，他们经常可以碰到，当然米沙在电车里、在街上看到他们许多次，只是没有想到那是某个教授或者科学博士。米沙没有马上同意，他想起了一次会见。春天他与瓦西卡·科茹赫去植物学院买菜苗，遇见了一个据说是科学候补博士的人。“教授就有教授的派头，十米以外就看得出来！”他对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说，“头发没理，思考很慢，走路摇摆着身子，像只鹅。看见我与瓦西卡，走过来拍了拍肩膀。‘什么，’他说，‘年青人，来买白菜吗，’‘是。’我说，‘买菜苗。’白菜用拉丁文怎么讲？’他说。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不知道么……”

米沙的叙述使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很快活，但是他告诉米沙，那不是学者，而是个什么事务科长，冒充科学候补博士。真正的学者不摆架子，愈博学、愈聪明，也就愈纯朴。”

马尔采夫关于那个愚蠢的瓦夏的故事完全使米沙糊涂了，他对学者没了一点概念。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呢？当然不像马尔采夫，那个人一下就猜得到是个间谍。

米沙一口气跑上楼梯，揷了门铃，列娜打开了门。

“我们晓得你会回来的，”她微笑着说。

“我们？”米沙奇怪起来；但立即就想起了，头朝对门示意了一下。列娜也默默地点点头回答。

布拉科夫坐在厨房里，仔细地察看着带来的食物。

“怎么样？”米沙问。

“没有什么特别的。食物是我们的，什么怀疑也没有发现。”

“给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打了电话没有？”

“打了。”

“怎样？”

“什么‘怎样’？就是来得早了点，他什么时候来我们原就不清楚。现在应当竖起耳朵听……”

“别再叫我列娜，”女孩子带着狡猾的笑容补充说。

“而叫我米沙。”

“不……请原谅，科利亚，我叫你米沙在以前，他不在的时候：而你叫我是他在的时候。”

“他在？请别胡说。”

“当然他在。他就在这儿，在下面楼梯的什么地方站着。”

“可是他听见了吗？”

“我没有说他听见了。”

“别争了，朋友们！”布拉科夫出来调停，“如果犯了错误，应当把它记住，不要重犯……现在这样……他从澡堂回来，会像我预计的那样躺下睡觉，那就让他好好睡一下。而我们就当什么事也没有一样，过一天，看一天。我们的任务极为简单……不要惊惶，也不要害羞。”

“布拉科夫同志，一路上我们谈了，而他……”

“你为什么不去学校里？为什么你在这里？米沙，”布拉科夫问，觉察说错了，用手掩住了嘴。

但已经迟了。话出了口，不可能收回了。

“哈哈，这下给逮住啦！”米沙得意地叫起来，而列娜鼓起了手掌。

“错误，错误……犯了个大错误，说漏了嘴。”布拉科夫故意装得惶惑不安，“看习惯有多大势力。犯这样的错误我应当跟脑袋分家才是，幸亏谁也没有听见……现在就算我们大家都犯过错，不要再互相责备了。目前我们应该作出结论。结论这样：注意自己的一言一动，任何不必要的字眼在称呼中不用。”

“难道我们说过什么吗？科利亚，你讲过吗？”列娜问。

“没有。”

“这是我提醒你们的话。不要忘记你们是教授的孩子，”布拉科夫说，并走到橱跟前，叹了口气拿起了靠在橱旁的拐杖，“你们以为这容易吗？用四只脚走路……讨厌极了，怎么也习惯不了……我们走吧，科利亚。你去学校大概迟了。事情归事情，可学习不要忘了。”

十一、漂亮的小伙子

可不是，上第一节课米沙要迟到了。但是即使还能赶得上，他不准备去学校了。今天还学习什么呀！他简直没法在课桌旁坐下来。与布拉科夫谈话以后，他心情平静了不少，或者就像他的师傅瑟索耶夫说的那样，走上了“正规”；但是还没有到定下心来做习题，或者正确地写听写的地步。他又不想得两分。所以米沙决定“旷课”。先回家看看有没有信。以后再去幼儿园里的柳夏那儿盘桓一下。

米沙执行父亲的意旨，给自己保留了房间，虽然最近两年他住在船上。夏初父亲受了第三次伤，当躺在医院的时候，他们经常通信。不久前父亲伤好了，重新赴前线去了。但是他在什么地方呢？……11月14日苏联军队占领了日托米尔城。很可能父亲就参加了这个不很出名，但一听名称就令人产生好感的遥远城市的解放。照儿时的老习惯，米沙把这词拆成两个部分：“日托”和“米尔”。什么是“日托”，他不很清楚。列娜说是稞麦，米沙却以为是某种谷子。不管怎样说总是某种好东西，那么“米尔”是个最吉利的词。

“米尔”就是胜利，要知道只有胜利后才开始持久和平，船就能出海。整个夏天米沙想到远航，恼恨法西斯分子在斯大林格勒被击败以后还指望些什么，没有立即投降。战争他们输定了，这很清楚。瑟索耶夫断定，只要苏联军队接近德国的边境，战争就会结束。可另一个师傅尼古拉·瓦西里那维奇想法不同。“主要是前进，”他说，“即将还有大规模的、顽强的战斗，希特勒分子将作最后挣扎。”他心里很同意瑟索耶夫，但又怎么能不相信尼古拉·瓦西里那维奇的话呢！

走到博尔绍夫大街，米沙觉得后面有什么人跟着。“会不会有人在跟踪？”这个思想使他立刻心里戒备起来，但继续镇静地头也不回地走着。曾经有个时候，当米沙接受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的任务，他对每个人都怀疑是敌人，总是很小心谨慎；但那时他没有经验，他完全是个孩子。现在他是个真正的侦察人员，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说过对他完全放心这句话不是偶然的。列娜就不同了。她甚至还没有意识到种种不愉快的突然事件等着侦察人员……米沙不知怎的想起了去年揭发贼帮的斗争，想起了坏蛋克列杰尔、纽夏、赌博、防毒面具、爆炸等等……就在这儿，“闪电”电影院附近，他们截住了若拉·布留涅特，而自己几乎丢了命……就在那儿，稍微过去那个地方，布留涅特用芬兰刀戳了他一刀……背后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了。有谁在追他……终于，米沙听见了喊声：“阿列克谢耶夫！”

他回头一看，斯乔帕·潘非洛夫手提一个饱鼓鼓的“网兜”，正在匆匆忙忙赶上来。他的朋友没有穿大衣，身上穿了件新西装，甚至还系了领带。

“哎呀，beautiful boy。”

“这什么意思，”斯乔帕好奇地问。

“这个吗？甚至我也不知道怎样给你翻译……英语里这意思是漂亮的小伙子，就好比是穿戴漂亮的人。”

“我起先没有认出你，米沙，”斯乔帕对玩笑没有在意，说，“正在想，究竟是不是你？我跟了很久，心里一直在嘀咕。你很阔气。”

“我有什么阔气的？是你阔气了。瞧，弄到了西装。穿得笔挺。”

“米尔”一词在汉语里是“和平”的意思。

“凭购货证买到的，计划任务完成了……”

“这我懂，可为什么节日打份呢？”

“今天我放假，母亲差我去商店里。你回家吗？”

“还有什么地方好去呢？”

“那我们就走吧！”

他们微笑地互相瞧着，慢慢地往前走。看来，斯乔帕很喜欢新西装，他尽可能让它挺得更直，这就造成了个印象西装是硬梆梆的，似乎是用很粗的料子做成的。到家以前，斯乔帕整了两次领带。这一切不知怎的显得很不自然，让人感觉不习惯，米沙不免肚子里发笑。他们转弯进了弄堂口的拱门。

“是的！你知道怎么回事，”斯乔帕突然想起说，“瓦西卡差一点儿活活烧死！”

“一点儿算不了什么。”

“不，真的！他还在军医院躺着呢。”

“怎么回事？”米沙不安地问，他意识到为了一件小事是会安置到军医院里去的。

“他就是这么个人，懂吗，他在车间里干活，正好遇上打炮，车间里中了燃烧弹。你知道，他们这些坏蛋现在是怎样射击的：打一发燃烧弹，随后把大批炮弹倾泻在同一地方，为了使它不被扑灭，”斯乔帕越说越起劲，“瓦西卡怎么样？……很清醒，没有惊慌失措，直接用手，懂吗？嗖！丢到了窗外……嗖！丢到了窗外。磷在燃烧，他却用手把它抛到了窗外。懂吗？可是磷是有毒的，你自己知道……爆炸、迸裂。这不是开玩笑！几乎活活被烧死，失去了知觉……好在那儿有许多妇女……扑灭了。”

“扑灭了什么？”

“瓦西卡身上的火。”

“可车间的火呢？”

“扑灭了，瓦西卡扑灭的，”斯乔帕喘口气说，沉默了一下又补充说，“将会获得勋章。一定的！”

“瓦西卡好样的！”

“当然是好样的。他不干则已，干起来惊人。记得我们怎样抓放信号弹的特务吗？劈脸一手掌！”

最后的话米沙没有听见，他面前出现了斯乔帕描绘的图画，他看见燃烧弹在爆炸，磷在燃烧，不难懂得烧山朋友的处境，“万一他死去呢？”他的心脏由于这个思想被压抑得很痛。

“听着，斯乔帕，应该去看他一次，你知道，他在哪儿？”

“现在就去！”斯乔帕很高兴，“来得及，今天正好放人探望。我只要把东西带回家……”

“我去看看有没有爸爸的信。”

“不过别耽搁，”斯乔帕提醒说，“得在7点前赶到。”

几分钟后，两个朋友在院子里会见了，就急速地向电车站走去。

“信没有吗？”斯乔帕一边走一边问。

“没有。”

“很久没有了吗？”

“很久了。那儿打得很厉害，信收不到，”米沙不乐意地回答。

十二、受伤的朋友

军医院设在座新楼房里。搁床铺的地方战前放的是课桌，那时房间也不是病房，而是教室。完全可能以前瓦西卡·科茹赫在这里当学生，坐在十年级乙班教室靠近这个窗口的课桌上。现在他从头到脚缠着绷带躺在那里，不能动一动，极轻微的动作牵连到绷带，便会有刺骨的剧痛使他眼睛发黑，引起恶心。这里所有的人——伤员、护士，助理护士，医生，都对他很温存。大家都知道少年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受到严重烧伤的。瓦西卡有时还听得到大家的谈论：“既不害怕，也不躲避……可要知道他还完全是个孩子呢。”伤愈的战士经常坐到他床边的小凳上，当他是个人，叙述前线的情况，叙述自己受伤的经过。瓦西卡逐渐意识到，他躺在军医院里不是偶然的，他不是个普通的流弹蒙难者，而是个前线的伤员，就像这里的所有的士兵一样。他的行为大家都说是功勋，为它会授以奖章和勋章的。

“你的英勇行为会使你荣获奖章，”一个大胡子近卫军战士对他断言，“记住我的话。”

“会授予红旗战斗勋章，”另一个应诺说。

这一切使瓦西卡的心里充满了自豪感，他坚强地忍受着痛苦。今天母亲来看他，她把包着苹果和糖果的包裹搁在床头柜上，在凳子上坐了20来分钟，不断地擤鼻涕，还用手帕擦眼睛。

“没什么，瓦西卡……上帝保佑，会好起来的……会过去的。医生说不会残废的，”她安慰儿子，“这是工厂给你送来的点心……斯乔帕说要来看望你。目前他工作很多，下次来……”

“妈妈，你不要哭……没有什么好哭的！……我又不会躺很久的。你看新的皮肤已经长出来了，就会好的，”瓦西卡说，他的脸只看得出嘴唇在动。

“会长出来的，瓦西卡，会长出来的。你年轻……一切都会好的……”

“可你别哭。”

“我不哭，不哭，瓦西卡，”她一边安慰儿子说，一边慌忙用湿手帕擤鼻涕。

过了一会，她又热泪盈眶了。瓦西卡懂得，母亲的哭出于“女人的怜悯心”。他很懊恼，母亲不像旁人似的为他骄傲和称赞连连，她只是揩眼睛。对于母亲的眼泪瓦西卡没有十分在意，但它还是起了作用——完全扫了他的兴。

闭上眼睛，瓦西卡清楚地想像得出母亲是怎样走下军医院的楼梯，走到街上去的，她垂着头、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去，一边走一边擦眼泪，而家里很冷。夏天他卸下窗上的胶合板，换上玻璃，才不久又镶上胶合板，镶得很仓促很马虎，胶合板不太合缝，风钻得进来，现又没有人去把它钉好……

米沙与斯乔帕相信，无论瓦西卡怎样变样，他们总会认出他来的。这能有什么怀疑上！他们牢不可破的友谊相好了多少年——哪会认不出来！他们精神抖擞朝助理护士指点的瓦西卡的床铺走去。为了装出一副他们相信受伤的人会很痊愈，什么可怕的事也未发生的样子；他们故意雄赳赳地、咧开嘴微笑着走过去。约莫还有五步路他们站住了。床上果然有个人躺着，可那是瓦西卡吗？不清楚。只有两个眼孔和一条代替了嘴的窄缝。余下的一切都缠着绷带，甚至鼻子部位光凭隆起一点才猜得到。

两个朋友十分困惑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有一个个儿不高、却

很胖的助理护士走近来，她头发已经完全斑白，长着一双善良的眼睛。

“你们怎么了，孩子们。”

“可以跟他谈话吗？”米沙悄悄地问。他看见瓦西卡闭着眼，很怕唤醒他。

“谈话吗？那为什么不用可以！走近去，坐下谈吧。只是不要太多，并且别碰他，稍微动一动都不行。”

米沙走近去，看见了洞孔里一双明亮的眼睛正高兴得闪闪发光。

“瓦西！这是我们……你瞧……我和斯乔帕来看望你。”

窄缝里嘴唇动了，并传出了熟悉的声音。

“你们好，伙伴们……谢谢你们来看我。”

“嘿，还来这么一套……说什么‘谢谢’，”斯乔帕见怪说，“要是让探望的话，我每天都会来的。”

他俩挤在不久前科茹赫母亲坐的凳子上。有一段时间沉默地望着受伤的人。困惑逐渐过去了。瓦西卡那双有生气的，放射愉快火星的眼睛正在探索着他们，似乎他这是化了妆在吓唬他们，再过上一、两分钟，他就会笑着取下白色的面具，从床上跳下来，拍打他们的背……

“他们怎么把你弄得像只蛹！横一道竖一道，”米沙笑着说。

“你知道，我烧伤的百分比是多少？差百分之三就到了死亡线，得在乐队伴奏下葬了，”瓦西卡带着显而易见的自豪说，“有的伤还根深……两手伤到了骨头。”

“好了，别吹了。我们知道，”斯乔帕说。

“你是好样的！”米沙称赞说，“快点好起来，我这儿有事。”

“什么事！”

“万尼亚叔叔……”米沙意味深长他说，同时朝四周环视了一下。

“万尼亚叔叔”，这两个词里包含了很多的含义，他们不由自主沉浸在英勇的浪漫史里，瓦西卡不由自主地动了一下。瞬间的剧痛映现在他的眼里，透过咬紧的牙齿发出了低声的呻吟。

“你怎么了，你不很……瓦夏。”米沙担心他说，“静静地躺着……”

“痛吗，瓦夏，”斯乔帕问。

“你以为不痛吗？”受伤的人生气地低声说，“自己活活烧着试试看，那时知道了……”

很快疼痛停止了，瓦西卡又平静他说起话来。他发现了斯乔帕自罩衫底下的领带。

“你干么打了领结？斯乔帕。”

“他在我那儿大出风头。买了新西装，不穿大衣就在街上走。装腔作势。”

“我一点也没有装腔作势，”斯乔帕抱屈地说。

“为什么不穿大衣？不是很冷吗？……”

“大衣在修补，难道跑趟商店算远吗？”斯乔帕申辩说。

“好吧，我们不是小孩，”米沙不罢休，“你骗不过我们。我对你说，瓦夏，是怎么回事。在商店里……你知道吗，在‘红砖头’房子里，有个来

瓦西卡的小名。

瓦西卡的又一小名。

当学徒的女孩子……明白吗？他就是为她打扮的……”

“真是胡说……真是胡说！”斯乔帕满脸通红地抗议，“别听他，瓦夏，这是他故意捏造。”

“可是你为什么脸红呢？”瓦夏问。

“什么？”

“为什么脸红？”

“难道我脸红了吗？……你们这儿很热。罩衫，还有什么，使得我很热。”斯乔帕漫不经心他说，整了整罩衫，晃了晃肩膀，似乎他身上穿着很重的毛大衣。

斯乔帕的狼狈相本身就是证明。以前大家也常开他玩笑，他从来是平心静气的，可现在却不好意思起来，可见，米沙的玩笑击中了要害。

在嘲弄日光的交叉火力下，斯乔帕越来越不好意思，极力装出一副毫不见怪这种玩笑的样子，他开始看天花板、墙、旁边的床。为了不去看朋友可笑的样子免得笑出声来，瓦西卡不得不刚上眼睛。米沙趁机用肘子戳了一下斯乔帕，朝受伤的人摆摆手，站了起来。

“别再瞎扯了，”他悄悄他说，“看护吩咐说话不要太多……下次再谈，你会好的，瓦夏……我们走了。”

瓦夏看了看朋友们，困难地忍住了笑，解释说：“没有什么，米沙……你知道我面颊不好动……笑也不让……难受得发痒。”

“见个面比什么都好。”

“斯乔帕，你别生气……凑近一点，”瓦西卡请求道。见朋友坐到了床头，他继续说，“我对你有个请求，能办到吗？”

“当然能办到。”

“母亲一个人过活，懂吗，我没有把窗子弄得适于过冬。得把胶合板与窗框钉得紧一点，再用报纸糊起来，钉子在小桌子里……”

“说什么？钉子我有。”

“这你能办到吗，斯乔帕……她很冷。”

“今天就动手。”

“那谢谢了，”瓦西卡结束了话，但制不住又继续说，“听我讲……她叫什么？”

“谁？”

“那个女孩子……女售货员？”

“瞧你们真的造起谣来啦！”斯乔帕愤愤他说，“列宁格勒有的是售货员！我与她们有什么相干？”

米沙没有听见先头的谈话，但当斯乔帕否认显而易见的真相时，决定干预了。

“等等，等等！那么上星期谁拉着小推车在博尔绍夫大街上走？拉套的马。”

“什么小推车？”

“装食物的，推到‘红砖头’房子那儿去的。”

“那又怎样？”

“没有什么，事实不容否认，亲爱的同志。”

斯乔帕只好绝望地挥挥手，离开床边。否认是徒劳无益的，上星期他真的帮卡佳把食物运到商店里去，就是说，米沙看见了他们。

十三、早晨

康斯坦丁·波塔佩奇醒来，但没有立刻意识到在什么地方。暖和、干松、明亮。他盖着的已不是军大衣，而是棉被。睡得很甜。

“我给弄到什么地方来了？”少校用手掌擦着嘴唇想。

摸到刮了胡子的光滑皮肤，一切立刻都记了起来。在作客！昨天他好像从“大后方”来到了列宁格勒，冒名马尔采夫逗留在一个认识的化学家家里。他究竟叫什么名字？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扎维亚洛夫。主人本人出差去了，这儿住着的是他的孩子：科利亚和阿利娅。晚上他去了澡堂，后来刮了胡子，8点左右就躺下睡觉了。

现在几点了呢？

康斯坦丁·波塔佩奇从挂在椅子上的上衣口袋里拿出了手表，看了看。

“哎呀，我的天！11点钟了！我究竟睡了多长时间，16个钟点。”

该起床了。他得到批准可以休息到明天，应当享受一下，可以再躺上一、两个钟点，被窝里又暖和又舒适。

住宅里一片寂静，没有一点声息，要知道他在这儿的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躺在床上，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劝他与孩子们住上两天，给他们举行个类似考试检查，看看他们当他在的时候表现怎样。

“那又怎样？目前一切都很好，”少校想，“迎接我很沉着，又很热情：不慌张，不忙乱。科利亚带我去了澡堂，就去学校里了：阿利娅晚上把我灌饱了茶。是个好孩子。独立自主、关怀备至。真是个好管家。假如我的女儿像这样就好了，”康斯坦丁·波塔佩奇心里想，他不由把阿利娅同自己娇宠惯了的女儿作比较，他女儿十分任性，什么也不会做，还什么也不想做。现在她跟学校撤退了，住在乌拉尔，“她在那儿不知怎样？”

米沙早就坐在那儿读书。眼睛在一行行字上溜过，但对所读过的一个字也没有记住。房门虚掩着，他努力倾听，为了不放过客人起床时的一举一动。

他到底能睡多少时候？

时间令人难受地延续着，终于门嘎吱一声响了，只听见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客人进了浴室，清楚地传来哗哗的水声和粗重的擤鼻声。

“他在房间里做了些什么，怎么穿的衣服，这些都没法听到，”米沙想，“应该使他的房门关不紧，把铰链拆坏，还是另想别法？”

几分钟后传来了说话声。

“有谁在家吗？”

“有！”米沙走到前厅去，答应道。

“这么静，我真以为你们都走了……丢下我一个。海员你好，学校里怎么样？”

“没什么，”米沙与客人道过好，镇静地回答，“客厅里坐，格里戈里·彼德罗维奇，阿利娅在那里留下了早饭。

您睡了很久。”

“是……我自己也奇怪，睡了16个钟头……像只土拨鼠。”

他们进了客厅。桌上放着把茶壶，套着个半新不旧、装饰鲜艳的棉布套：没有切开的面包和罐头香肠整整齐齐搁在碟子里。

“瞧，她考虑得多周到，”客人说，“可爱的女管家……您得为您的妹妹自豪！科利亚。那她本人在哪儿？”

“在学校里。大概冷了，”米沙拿起套子，摸了摸茶壶，说。

“没关系，没关系！”客人劝止他说，“我不喝很热的茶。据说茶热会闹肚子：溃疡、结肠炎……您注意过没有？科利亚，动物都不喝和不吃热的。譬如，猫、狗。”

“是，这我看到过。”

“就是这样。猫在吃热鱼热肉的时候很怪。先用爪子试试，滚动几下，等它冷掉再吃。那为什么？要知道谁也没有教它们……这是天性。天性是件了不起的事。人类脱离了天性，因此就有许多麻烦事，”客人给自己倒了杯茶，坐到桌子边，继续说，“牙齿先坏，其次眼睛，然后头发掉了……秃头的人多么多！关于疾病我就不必讲了……全邻关键在于脱离了天性……”

米沙就像头一次一样，将信将疑听了马尔采夫所说的一切。不知怎的，他觉得敌人说的和想的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

“多狡猾！为了骗取信任，尽说些有道理的东西。”他想。

关于天性的说法对米沙来说不是什么新消息，尼古拉·瓦西里那维奇也爱讲天性，主张凡事不能过度。

“科利亚，你们这儿电车线路与从前一样吗？”客人问，“还是那几条线路吗？”

“是……”米沙不很有把握地回答，“能通车的地方都通车。”

“那么什么地方能通车呢？”

“大概不太危险的地方。往西和往北的线路与从前一样通车，而往东……我就不清楚了……那儿是前线。”

“明白了。我要出去一趟，与几个人碰碰头。”

“去哪儿？”

客人仔细看了看少年。米沙似乎觉得，那人的眼睛这时亮了一下，不知是他觉着可笑，还是生气了。

“如果您需要，我可以领路，”米沙提出，“您对城市不熟悉。”

“怎么会不熟悉？列宁格勒我来过好几次了。”

“可为什么不来我们这里呢？爸爸说您在休养所时就打算来了。”

“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客人逃避直接回答，“最好说说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他工作很重吗？”

“是，工作很重。他目前正在发明一种信管什么的。”

“这很好。”

“当然不坏。意外的礼物会使法西斯分子哭叫起来，”米沙幸灾乐祸他说，但是他觉得这还不够，又补充说：“这样的礼物给他们准备了许多……为了不让他们惹事生非，下次再来纠缠我们。”

“我看得出，您很生法西斯分子的气，”客人露出一丝冷笑说。

“当然生气……我已经不是小孩了。多少懂得一点。我们没有触犯他们，对吗？他们却像强盗似地闯进来……现在大概倒霉了，闯进来了，但碰得头破血流……”

讲到法西斯分子，米沙沉不住气了，不再隐瞒他的仇恨了。是的，这怎能忍得住！母亲的牺牲，父亲的受伤，狂轰滥炸，残酷的包围、饥饿……所有这一切都想提醒马尔采夫。让他知道惩罚的日子到了，没有什么可哀泣和叫苦的了。

“自食其果。”

听着日益强大和雷霆万钧的苏联炮声，瑟索耶夫总喜欢说这句话。

“是呀……闯进来了，但碰得头破血流，”客人沉思地重复说，“战争的转折点已经十分明显……我想，很快我们战线上就要开始进攻了。”

“我们什么战线上？”米沙大吃一惊。

“我们列宁格勒战线上，”客人解释说。

米沙谨慎起来。马尔采夫的回答使他十分为难。

“他说的是谁？这怎么理解，难道法西斯分子准备袭击列宁格勒吗？也可能指的是苏联军队，但是他说，‘我们战线上’。”

“谢谢，科利亚，”客人从桌边站起来道谢说，“现在我要去个地方，晚上回来。”

“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我怕您碰下到我们，先给您钥匙。”

“太好了！”

“一般来说，晚上阿利娅在家。但说不定会去商店或者其它什么地方。”

拿到了钥匙，客人又一次谢过了“年轻的主人”，往自己的房间里去了。米沙留在客厅里，急不可待地瞅着电话，他想，应尽可能快地给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打个电话，告诉他新的消息。

等不很久，马尔采夫低声哼着歌，到前厅里去了，听见他穿上了衣服，咕哝着什么，又是咳嗽，又是大声喘气。最后，通户外的门卡嗒一声扣上了。

米沙躲在窗帏后面观察着。马尔采夫在院子里出现了。笨拙地跨过一堆堆砖块……走了。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在他的办公室里。

“万尼亚叔叔，这是我……科利亚。当然走了，我看他走过了院子。他睡了很久，将近12点起床的。穿了衣服，洗了脸，吃了早饭。我们谈过话。布拉科夫关于那个瓦夏告诉您了没有？……不，这是我昨天知道的，今天是另外一件事。他说，法西斯分子准备在列宁格勒战线上进攻……不，这是我自己作出的结论，他说‘我们战线上’。‘我们’！万尼亚叔叔，他不是法西斯分子吗……那末是什么？可见很明显，是他们的战线。他是确叨这么说的：‘我想，很快我们战线上就要开始进攻了……’好，您自己作结论吧……现在走了。往哪儿？没有说。我提议，如果他对列宁格勒不熟悉，我可以带路，他说这里来过好多次了。问起了爸爸，谈到了天性……就是关于喝热茶是有害的。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教师！……没有，我跟他没有争论。现在完了……昨天我学校里没有去，在瓦西卡·科茹赫那里。他在病院里……怎么为什么？不然我就得考两分。真的！她开始口授一句无关紧要的，但很伤脑筋的句子。我们星期二两堂课只弄了一句。我会背诵。‘在路上迎面碰到几辆街头马车，但是这样破旧，仅能载马车夫，叔叔只在特殊情况下和重大的节日里才用它。’”米沙说完，听见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的笑声后自己也笑起来了。“不，真的！这儿是大炮、飞机、坦克，而她老是一套关于马车夫，语法中的各种例外……我懂得，万尼亚叔叔，今天我去……阿利娅不在。她一点也不慌张，开头我也害怕。女孩子们，她们比我们男孩子滑头，突然间却比我们要好……确实的！这是我从学校里知道的。不，真的，万尼亚叔叔。如果女孩子撒谎，绝对不会知道，她连眼睛也不眨一眨……她说电话里谈话很危险，可能有人偷听。我解释过这不是一般的电话，这儿城里有地下电缆，无论如何偷听不了……什么？就在车站上，当然可以……是！”

与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谈过话后，情绪安定了，米沙又高高兴兴地读起

书来。

十四、唱机

马尔采夫在夜里 12 点后回来。米沙已经上床了，但没有入睡，听见他小心地用他的钥匙开了门，在前厅的墙上摸索，寻找开关。

“可见他有夜间通行证，”米沙想。原先他以为客人耽搁在他的熟人那儿过夜了。

一夜过得很平静，连米沙忘了关的扬声器也整夜没有响。

列娜睡得较早，没有听见马尔采夫回来：因此当早晨走出自己房间，看见他已穿好衣服在客厅里，就十分惊奇。

“您在家吗？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

“这不是吗。”

“我真不知道您在这儿……现在吃早饭吧。”

“阿列奇卡，请告诉我你们的电话号码。”

这问题把女孩子窘住了。她的两颊瞬间遮上了红晕，眼睛不安地转来转去——她忘记了电话号码。

“难道您不知道吗？”她靠近电话问，“科利亚对您没有说？请记下来……您有纸吗？”

“不必，我这样记得住。”

这谈话已足够使列娜接近电话，认清写在墙上的号码了。

康斯坦丁·波塔佩奇没有觉察到她刹那间的困惑，他慢慢地随着列娜重复号码，在最后一个数字上不知为什么弹了一下手指。

“好了，现在我永远记住了，”他说，“我有个专门的方法……我设法教会您，阿列奇卡。您将会很容易记住一些大的数字。”

“不……我对数字的记忆很坏。比如，我无论怎样不能记住历史书里任何一个沙皇和皇帝的年代……不知怎的见了就怕。”

“就是这样……需要方法，随时随地需要方法。”

当列娜冲茶时，米沙也起床了。

“您今天起得很早，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他走进客厅时列娜已经在桌子周围张罗起来。

“怎么能不这样！现在不能睡得很久，朋友们，应该为胜利而工作。结束了战争，那时我们来睡个舒服。”

“可我以为，即使战后还将有许多工作，”米沙不同意说，“需要恢复……”

“对，很对，”客人同意说，“但是这里得讲究个方法。我正好与阿列奇卡在谈方法。人应该善于安排自己的时间，为了使它对一切——不论工作还是学习——都够用。疲乏的人工作得差，他的劳动生产率很低……不过，这个题目未必是你们现在感兴趣的，不是那个年龄……”

“请坐，”列娜邀请说，“科利亚，你的糖怎样？要放在杯子里吗？”

“不，我嚼糖喝。”

“糖有，可以加糖喝。明天又会发，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又带来了……”

“那好吧，放在杯子里。”

他喜欢甜茶，列娜对这知道。

“唉，我的朋友们！”客人叹口气开始说，“看着你们我就想……命运把沉重的担子压在你们肩上，但你们没有泄气，更坚强了。人的性格在斗争

中培养，在活动中锻炼。瞧，糖也节省……当然最好很充足，不按定量，按需要；但那时你们就不珍惜它了……记得战前有些孩子怎样对待的？热烘烘的白面包涂了黄油，任性的女孩子把它扔在地上，而且还用脚去踩。不爱惜，不懂得……以为一切都是现成的……”

康斯坦丁·波塔佩奇一直记着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求他这个过去的教育家的事，并忠实地完成着他的请求。利用每个方便的时刻，力求使孩子们领会某些有益的思想。正因为如此，他用一种讨厌的教训方式和自以为教育者应该具有的声调说话。当然，这些劝告没有带来任何益处，何况米沙和列娜认为他是个不能相信的敌人。

讲到关于任性的女孩子，康斯坦丁·波塔佩奇指的是他的女儿，其他的例子他不知道。因此，在他的声音里听得出有出自内心的痛苦，但这一点也并没使米沙有所触动。

“谁在糟蹋粮食？”他愤怒地想，“是你们希特勒匪徒在烧毁和践踏我们土地上的粮食，是法西斯分子不尊重人们的劳动，我们列宁格勒人知道什么是粮食。”

他没有把这个大声说出，虽然他很想制止这个伪善的宣传尊重劳动的“间谍”。

早饭后列娜到学校去，马尔采夫与她一起走了，留下米沙一个。他很可惜不能悄悄地从屋里溜出去，跟踪间谍所去的地方，知道他同谁见面。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严格禁止任何自作主张，要求根本忘记马尔采夫是怎样的人，忘记他们在完成反间谍任务。他们应该极其简单地装作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怀疑，只是教授的孩子。越天真，举止越是大大咧咧，就越好。

“忘记马尔采夫是敌人！这怎么可能？”米沙想，“说说容易。你看他坐在这儿，装成学者的样子……哪有的事！这样我们就对他信任了？我们才不是傻瓜！要是我在另一个地方遇见了马尔采夫，并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反正我会一下子猜到的……”

突然的门铃响打断了米沙的思绪。

“这会是谁呢？难道马尔采夫已经把这儿的地址告诉别人了吗？”

走近门，米沙觉得心跳得厉害，只是手没有软，声音也很清晰。

“外面是谁？”

“科利亚·扎维亚洛夫住在这儿吗？”门外有一个男人的声音问。

这个问题把米沙的魂都吓掉了，心脏完全停止了跳动。

“站在门外的人认识科利亚·扎维亚洛夫。完了！怎么办？……开不开门？”

恐慌情绪笼罩了米沙，但没过多久，他断然下了个清醒的决定。

“开，万不得已说科利亚·扎维亚洛夫出去了，我是他朋友……在一块儿复习功课。”

于是他平静地转动了锁。

门外站着个穿皮大衣，戴便帽的男子，拿了个不很大的红色小箱子，腋下夹着一只什么盒子。他的脸很熟，但处在激动中的米沙没有认出他来。

“您要找科利亚·扎维亚洛夫吗？”

“是，是……”

“干什么？”

“事情不大，”男人说。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又低声问道：“你怎么啦，

米沙，不认识我了吗？”

现在米沙才清醒过来，并且知道了站在他面前的是谁。

“呸！您真的把我吓坏了，特里福诺夫同志，”米沙承认说，“里面请……要知道我起初……您问科利亚·扎维亚洛夫……这真见鬼，我想，这是谁来了？竟认得科利亚。想说没有在家，或者干脆不开门。”

“那末，我究竟该怎么叫你呢？”

“这是突如其来……马尔采夫走了不久，而我又没有等谁。里面请。”

“不，我一会儿就走。吩咐给你们带来个唱机，”特里福诺夫把红色的小箱子和装唱片的盒子交给米沙，说，“把它塞在远一些的什么地方。”

“为什么要唱机？有收音机……”

“以防万一……说不定用得上。你们想高兴高兴，跳跳舞……这就用得着唱机了，收音机现在没有什么好听的。你们这里弄得怎样了？”

“没有什么。”

“主要是别张惶失措。放心好了。当然，谨慎总是有好处的，但别害怕。记住你们不是孤立的，我们不会让你们吃亏的……她怎样？……那个女孩子。”

“她吗？料理家务。”

“她感觉怎样？”

“很正常……”

“不惊惶失措吗？”

“哪儿话，特里福诺夫同志！她斗志昂扬着呢。”

就是说，并不张惶失措。这很好！那个人怎样？我是说那位来客？”

“去什么地方了……”

“他去哪儿，这我们知道……他与你们怎样？”

“满口说教……总在教训我们！”

“那你们呢？”

“我们听着呗。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没有叫我们跟他争论。”

“当然用不着争论。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你年轻……干什么争论？对年纪大的应该尊敬。”

“他不是法西斯分子吗？”

“这在他额上可没有写着。他不是没有进行法西斯宣传吗？”

“当然没有。”

“那就是说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布拉科夫怎么样？”

“很好，来过我们这儿两次。”

“用信号吗？”

“一次用信号，阿利娅叫的。”

“是这样……他对我诉苦，女邻居的关心使他不得安宁。拐杖使她们怜悯，因此她们宁愿搀着他走。把唱机拿走……放在这个橱里也行。”

在前厅，客厅的对门有只大衣橱。米沙转动钥匙，开了门。橱里挂着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的两件旧大衣、几件连衣裙和一套科利亚的西装。米沙就把唱机和唱片藏在这些衣服后面。

十五、在衣橱里

短短的白天快过去了。街上还很亮，但不久前在城市上空升起的银白色烟幕已经扩散到空气中，与灰色的云雾溶成一片。再不久，就会什么也看不见了。

“为什么放起烟幕来？”列娜急速地往家里走，担心地想，“难道防御空袭吗？”

每当收音机里响起了预告德国飞机临近的警报声时，不知为什么恐怖笼罩了列娜。她捂住了耳朵，跑进里屋。好像仅仅为了不听见这个声音，她准备从五层楼的窗子里跳下去。叫声停止了，扩音器里开始响起了滴嗒滴嗒的节拍计声，列娜就很快安了心。为什么警报声对她产生这样的影响，连她自己也不明白。高射炮的射击，炸弹或炮弹的爆炸虽然使她颤抖：但心脏没有因为恐惧而感到受压抑。就是这个悲惨的、讨厌的叫声对她产生恐怖的作用。

房屋的大门边站着米沙。

“为什么你耽搁这么久？”他不满地问。

“我们开了班会。”

“得关照一声……”

“我自己也不知道会那么久。”

“这还是不成理由。你自己知道……炮轰……一般来说……等着你，就产生各种想法……”

“好啦，科利亚，说真话，我确实不知道会耽搁那么久，”列娜温和地微笑着说。她明白米沙为她不安，而这是很愉快的。

“打个电话。你们学校里有电话吗？”

“大概有。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在家吗？”

“不在家。我走了，阿利娅，不然要迟到了。”

“干么把香肠挂起来……”列娜朝上看了看说。

“就让它挂着……阿利娅，今天给我们拿来了唱机，因此你得注意。”

“为什么要唱机？”

“大概需要。我把它放在衣橱里，如果马尔采夫偶然看到问，就说我们以前就有的。”

“他不会问。”

“当然他不会钻进衣橱里……但也说不定有这可能。”

“唱片呢？”

“唱片也拿来了。”

“什么唱片？听听可以吗？”

“暂时不必，以后一起听……那么我走了！”

作业布置很少。列娜走遍了整个住宅，想寻样事做；一切收拾好了，都很妥贴。顺便她往衣橱里张望了一下，那儿真的放着一只红色的小箱子，旁边有只装唱片的盒子。列娜开亮了前厅的灯，蹲到开着的衣橱里，用脚抵住门，开始翻看唱片。这儿既有严肃的乐曲，也有一般歌曲：有抒情歌，也有各种舞曲。她把唱片放成四叠，身子一直往里移，到后来背脊碰到了橱壁。再也无法用脚去抵住门，只得把脚也收进了橱，那门呀地一声轻轻地顺势关上了。

就在这时她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个大胆的计划。“为什么不呢？如果躲在

这个衣橱里，看看马尔采夫趁谁也不在家的时候做些什么？会不会给什么人打电话？或者与谁谈话？”

列娜很快收起了唱片，把它们放回原地方，察看了一下衣橱。橱很大，很宽敞……这里即使藏进十个人也行。为了尝试一下，她钻到衣橱里，弯着膝盖蹲下去。门呀地自己关上了。黑暗、暖和，她甚至觉得很舒适。闻到一点樟脑味和勉强可以察觉的一种什么香水味。

“应该告诉米沙！”满意于自己发现的列娜决定了。

康斯坦丁·波塔佩奇回到扎维亚洛夫的住宅里，为了跟孩子们告别，对他们说几句临别赠言，拿走自己的箱子。考验完了，晚上应该向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报告，说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孩子们的举止很自然得体、沉着镇定，绝对胜任得了任务。

走进院子，停在一堆堆的砖块前面，他望了望住宅的窗子。他觉得有个淡淡的、刚刚可以看得出的光影在最边上一扇窗上掠过。这是当附近有谁走过，他的阴影映在玻璃上时常有的。“家里有什么人在，”卡位特金断定说，“很可能是阿利娅。”

登上楼梯，揪了门铃，他在门前站了好久，等着有人给他开门。铃声很响，即使在厨房里也听得很清楚。康斯坦丁·波塔佩奇想起他口袋里有住宅的钥匙，就自己开了门。

“阿利奴！是我！”他开亮前厅的灯，喊道，“阿利娅！”

一片寂静。

康斯坦丁·波塔佩奇走遍了所有房间，开亮了各处的灯，又回到了前厅。住宅里什么人也没有。奇怪，难道窗上掠过的光影是外面的反照吗？阿利娅的大衣没有佳在衣架上，但是蓝色的软帽放在原地方。假使没有窗上的光影。康斯坦丁·波塔佩奇可能不会注意到软帽了……

现在一切全明白了。她在家，并为什么藏了起来。

“还是垮了！”卡拉特金惋惜地想，“想给这场考试打五分，而现在将得个一分。”

但她能躲在什么地方呢？床底下吗？桌底下吗？窗帷后面吗？

对这个问题不得不思考了很久。在前厅里放着只衣橱，它的门关得不很紧。康斯坦丁·波塔佩奇走近衣橱，推上门，锁了起来。

“啊哈，小鸟不要动，抓住你了，

别从网里飞掉……”

当锁刚卡嘈一声锁上，他就记起了这只古老的童谣。他等待了一会儿。她会怎么办？自个儿请求把衣橱打开，并开始为自己申辩。

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过去了。毫无动静。康斯坦丁·波塔佩奇把耳朵贴在橱门上，屏息着气。不，他显然没有弄错，衣橱里蹲着个人。耳朵里清楚地听得抑制的呼吸声和既不像纸张，又不似衣料发出的轻微的瑟索声。

他关了前厅的灯，走进客厅，埋在沙发里，在黑暗里坐了一会，考虑着造成的情况。

下去该怎么办？毫无疑问，阿利娅躲在橱里，但是她藏到那里是否出于她的本意呢？很可能这是米沙的想法，那就应该教训他们两人。但是怎么办？

在她哥哥未回来之前不要放她，以后给他们洗洗脑筋，或者吓吓她，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未经深思熟虑的自作主张会导致什么结果……

时间在过去，许多种各式各样的方案在脑子里转：但康斯坦丁·波塔佩奇觉得它们都不合乎教育原理，不足以说服人。最后，无法可想了，他决定通知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那是他的作战计划，让他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列娜蹲在衣橱里，缩作一团，尽量不出声。她随时等着马尔采夫开门，发现她。

那时该怎么办？说些什么？

不错，她稍迟才想到这些，那时马尔采夫已去客厅里了。在橱门突然嘎吱一声关紧，钥匙在锁孔里转动时，她吓得根本什么也不能考虑了。

现在她听见，他怎样拨了电话号码，后来又怎样挂了听筒，去到自己的房间里，没法听到他在他的房间内做了些什么：但很快又响起了脚步声，并且十分近。

列娜吓呆了。马尔采夫把样什么东西放在前厅的地板上，来回走了一会……突然砰地一声响起了通户外的门。

走了！

列娜静听了大约一分钟，后来站起来，试着打开门：但毫无结果，锁得很牢，把门打破需要很大的力气。列娜断绝了想出来的念头，坐到原先的地方。

“干么我爬到了这儿？为什么下跟米沙商量一下？要知道开头我曾这样想过的。”

列娜明自作了蠢事，但心里不知为什么没有后悔。

她挑选着唱机的唱片，想出了这个计划，激动得好久不能安静。站在厨房的窗边，直到天暗下，老是想，想……后来回忆起了个勇敢的男孩子的英勇行为。他有着个怪姓——科茹赫。瓦夏·科茹赫。昨天米沙谈到了他。就一切看来，米沙不但为他可惜，而且羡慕他。那又有什么？这完全可理解。她自己也有点羡慕，从头到脚缠了绷带的，受伤的人她在军医院里见过；因此她不难想象瓦西卡躺在床上的样子。

这时候有人走进了院子里，列娜立即猜到了这是马尔采夫。

其余一切发生得都违背她本意。应该行动，着手做点什么事，如何表现一下自己。“藏起来！”脑子里闪过了一个思想，而脚自动地挪到了前厅。她抓起了大衣，把它丢进了橱里，奔去拿了放着教科书的皮包，就钻到了里面，随手尽可能紧地关上了门，差点没把指甲折断。

她就这样在橱里了，因此心里没有意识到错。似乎她藏进那儿并不出于自己的本意。

随着夜幕的降临，走在街上是很危险的。路上可能撞着迎面的行人。这种相撞往往撞得鼻青眼肿。

这时“小萤火虫”就帮了忙。

战前不久，某个有进取心的手工业合作社生产了一批样子像大纽扣似的，嵌了相片的胸针。胸针很为大家喜爱。列宁格勒也开始出现胸前别着各种像片的人。胸针的销路鼓舞了这个合作社。它显然认定，这个时髦会普及到国内每个居民，于是开始大量储备胸针：但这时就像经常发生的一样，一当胸针在所有的商店和铺子里出售，人们对它的兴趣消减了。时髦过去了。但胸什剩了下来。它们放在仓库里被遗忘了，谁也不需要……然而这时又用

上了。代替相片。胸针的表面涂了发光粉予以出售。现在列宁格勒人很乐意购买。人们胸前别了“小萤火虫”，在一片黑暗的街道上迅速地走。

米沙有个自制的，然而“艺术化的小萤火虫”——发光的兵舰的雕像。起初他很喜爱，但当其他人身上也出现了锚、快艇、鹿、海鸥等类似的“小萤火虫”时，他不再戴它了。现在他带着“步行虫·电筒，或者就像瓦西卡讲的“厩螫蝇”走。电筒是去年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送给他的，“步行虫”不只用光，而且以声音警告迎面来的人。它的声音也很奇特，啥也不像，有些妇女听了它“嗒吱嗒吱”的声音很害怕。

米沙稳稳地接着开关，一个微弱的，黄色的光点跑在他的前面，照亮了路。这里是熟悉的砖块，那儿是小道……再过一会儿，光点就跳上了楼梯。

“嗒吱，嗒吱，嗒吱……”

电筒的好处还在于发展手指的肌肉，它还不需要任何电池。真是个手中的小型电站。

米沙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住宅的门，一进去就立刻感到有些不对头——又暗又静。在开亮前厅的灯时，他还希望这是错觉，但当他看到了空空的挂衣架时，心里忽然产生了一种模糊的不安。米沙未脱衣服就进了马尔采夫的房间，打开了电灯开关，他发现，白天还搁在桌子和椅子上的书本、衣服、肥皂没有了，放在床底下的箱子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走了，不来了？”

米沙快步走进了列娜黑洞洞的房间，激动地开了灯，里面阒无一人，所有东西都照原先一样放着，一点怀疑的东西也看不出。她究竟能去哪儿呢？他们顶先约好，如果突然离开，互相留下纸条……可是无论在厨房里，自己的房间内，还是客厅中，他都没有找到纸条或可说明这种情况古怪的任何其它东西；但是最令人不解和担心的是不见了马尔采夫的行李。

“他猜到自己上了当，跑了，或者已经逮捕了？”

米沙想得愈多，心里愈不安。应该尽快采取个什么办法。但有什么办法呢？用信号叫布拉科夫吗？不，首先该打个电话，该得到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的指示。

米沙拨了个电话号码，长时间地听着话筒里拖长的铃声，急不可待地变换着两脚。

“难道办公室里没有人？不是应该有人来接电话的吗？”他懊丧地想。

终于，听筒里传来了弹指声，听见了值日工作人员的声音。

“请叫万尼亚叔叔……火速，”米沙说，就在这时住宅里响起了咚咚的叩打声和闷声的喊叫。

“科利亚……我在这儿。”

米沙未听清值日人员回答了他什么，匆忙地低声含糊说了句“我以后打给您”，就挂掉了电话，走到前厅。列娜在屋里，他听见了她的声音：但是她在什么地方呢？

“阿利娅！答应一声！”

突然，就在身边的衣橱里，又响起了低沉的声音。

“科利亚！我就在这儿……”

打开橱门是两秒钟的事。脸孔通红，满头大汗，一泡眼泪的列娜从衣橱里钻出来。

“啐！我差点没闷死……这么闷！”

她喘着气，坐到小凳上，负疚地看着米沙，开始用手绢擦着眼睛和前额。

“我起先不知道谁来了……我以为这是他回来了，”他说，“后来听到了你的声音，我知道了……”

“发生了什么事？阿利娅，谁把你关在橱里了？”

“他。”

“为什么？”

“不知道……他来了，我就躲进了这儿……我想知道他会给谁打电话。”

于是，列娜就毫不隐瞒地、详细地向米沙讲述了，她为什么爬到了衣橱里，怎样被关了起来。

看到列娜活着，没有受到伤害，米沙稍微安心了。当然还得弄明白，马尔采夫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他在离开时把她锁了起来。如果猜到了她躲起来的原因，那么事情就很不妙，必需想个什么办法。

“你可晓得……他走了不来了，”米沙沉思着说。

“怎么不来了？”

“他把自己的所有东西和箱子都拿走了……不过你别不安，目前什么可怕的事也没有……这没什么……如果他回来，我们编些什么假话骗他……你想得很好，只是应该在橱里钻几个便于透气的洞……”

随着米沙说话，女孩子的惊恐样子和眼里负疚的神情消失了：而当他赞成她计划的时候，嘴唇上露出了笑容。

“只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他为什么把橱锁上了，”米沙说，“猜到了，还是没有？可能你弄出声了，或者打了喷嚏？”

“哪儿的话，科利亚！我蹲着像只老鼠，很安静……”

“老鼠！老鼠有时也会吱吱吱高声叫起来……乱吵一阵……”

“不，不，他什么也没有听见。”

“那他干吗要谈起未呢？”米沙说，并像船上的老机械师厄古拉·瓦西里那维奇在沉思时习惯的那样，用手擦了擦下颏，“要是他猜到了有人在监视他，就可能跑了。等等……这是你的帽子吗？”

“我的，”列娜说，她的眼里又出现了惊恐的神情。

“就是说，它就这样放着？”

“是……我忘了……”

“现在终于清楚了……根据这顶帽子，任何一个傻瓜都猜得到你在家。你看，落了个这样的结果……你还没有经验。侦察人员他们就像跟地雷打交道的工兵……不能有差错，一不小心，就完了，无法挽回了，”米沙用教训的口吻说。

他喜欢充当经验丰富机智沉着的侦察人员。他看到列娜心慌意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光期待他作出某种决定，就故意显得很镇静，脱了衣服，把皮袄挂上了衣架。

“现在喝杯热茶就好了，”他搓着手说，“你以为怎样？阿利奴。”

“弄杯茶要不了多久，只是我没有经受过……我没有心思喝茶。”

“别这样，应该永远做环境的主人，任何时候也不要张惶失措……”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从电个上下来，等着卡拉特金，当后者走到他身边时，打亮了电筒。

“沿河岸走，这儿较近，”他阴沉地说，并闷声不响大步走过街道。

康斯坦丁·波塔佩奇并排走着，没有开始谈话。他懂得朋友的心情，打

心里同情他。放弃一个经过周密考虑作了充分准备的计划很不容易，但冒险也危险。假如女孩子与“毒蜘蛛”也开这样的玩笑，那断送的不仅是自己和“哥哥”。而是全部计划。

“是呀，不该同孩子们搞在一起，”卡拉特金说，“他们会叫你作难的，万尼亚，以后你会弄得很被动的。”

“阿列克谢耶夫下会，我相信他。”

“你以为躲进橱里偷听这不是他的主意？未必女孩子自己决定得了……”

“我们来赌半打啤酒，”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提议，“如果这是米沙想出来的，啤酒算我的，如果……”

“啤酒我不可惜，万尼亚，”康斯坦丁·波塔佩奇打断他说，“但我不赌，决不！”

“为什么？”

“有这样的说法，两个打赌的人中间，总有一个是傻瓜，一个是坏蛋。我既不想作傻瓜，也下想当坏蛋。”

“不同意。如果这人打赌，又确实知道他会赢，只在那时他才是坏蛋。”

“但你为什么这样相信男孩子呢？”

“因为他已经不是孩子了，这是一；其次，他是个海员，海员是懂得纪律的：最后，我们已经与他工作过，我了解他。”

“我们走着瞧吧，”康斯坦丁·波塔佩奇不加肯定地嘟囔说。

在屋子的门檐下，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扯了扯少校的袖子。

“听我说，科斯佳，你还是一个人去看看……我暂时去管理员那里，稍等片刻再来。”

“我看你还是决定冒险？”

“是，应当冒险……但是要有理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小声说，接着就往一边走去。

列娜开了门。康斯坦丁·波塔佩奇以为她看到他会惊慌失措，但错了。

“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她很高兴他说，“这真巧极了，我与科利亚在喝茶。请靠桌子坐……我们把您的饼干拆开了……味道很好，稍微有点碎……您大概挨冻了！今天是这样讨厌的天气，”在他脱衣服时，女孩子饶舌说。

“喝茶吗，喝茶也可以，”少校同意说，“我今天还要等个朋友。他很快就要来了。”

他边走边梳着发进了客厅。米沙坐在桌子旁，对马尔采夫的到来显得很冷淡。

“我给您冲个大怀，”列娜提议说，不等回答就从碗橱里拿出了杯子，“今天我生您的气，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虽然您大概不是有意的。您是不知道……是吗？”

“我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我躲在橱里。我以为科利亚来了，就躲了起来……可原来这是您……为什么您把我锁起来？”列娜盯着客人问，“我为您大约在橱里蹲了一个钟头，差点闷死……好得科利亚回来得快。您为什么把我关起来呢？”

米沙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马尔采夫的双目睁得像铜铃。他这样惊奇地看着列娜，好像他面前站着的不是个女孩子，而是个什么怪物。

“是的……我似乎真的在离开前锁了衣橱，”他承认，又显得很慌乱地继续说，“但是我不知道您在那里，阿利娅……橱开着门……您自己想想看，为什么您要钻到那里去……”

“我不是对您说了，躲掉科利亚。”

“对……躲掉科利亚！不，这点我脑子里未想到，在你们这个年龄还做小孩游戏……不，我不可能猜到……”

“您真怪！这与小孩游戏有什么关系？我想考验他一下……但问题不在于这儿。这是您的茶，这是饼干。请您别不安，什么可怕的事也没有发生，就是在衣橱里蹲了会儿……我甚至想打破它……谁知它很结实，”列娜不时斜眼看下米沙，活泼地饶着舌。

康斯坦丁，波塔佩奇锁紧了眉头……为什么原来他断定女孩子藏到衣橱里是为了偷听和监视呢？她不还是孩子吗？躲掉哥哥，为了吓唬他，或者就不过是捉迷藏游戏。他是个不高明的教育家，如果连这种极普通的事也分不清的话。

响起了短促的铃声。米沙和列娜带着疑问看了看马尔采夫。

“我去开。这是来找我的，”他从桌子旁站起来说，“我想，他会同我们坐下一块喝茶……”

马尔采夫开了门，趁来人脱衣服的时候：列娜赶紧准备好了茶，米沙紧张地听着。马尔采夫与来人唠叨着什么，但无法弄清意思。大约两次他听见了列娜和自己的名字，这使他更加警觉起来。新来的客人沉默着。列娜想冲进前厅去，但米沙把她拦住了。

突然，在马尔采夫的伴同下，客厅里进来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这是那样地出乎意外，开头孩子们惊奇得瞪出了眼睛。

“怎么样！没有料到吧？”卡拉特金笑着说。

米沙已经恢复了常态，并毫不慌张地问，“你说没有料到什么？”

“来了这样一位客人，您的老相识……”

“不……您说话真奇怪……这是您的朋友，而我们，比如说，主平还第一次看到他。对吗？阿利娅。”

“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女孩子肯定说。

康斯坦丁·波塔佩奇转向站在门口的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并使了个眼色。

“看见了吗？原来是没有的事……他们第一次看见你。啊呀呀！这说明你骗了我……”

“您这在胡说些什么呀！”米沙埋怨说。

“说我对教授的孩子很了解，”卡拉特金继续开玩笑说。

“这个我没有对你说，科斯佳，”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走近桌子，终于开始说话了，“我说很了解这个米沙·阿列克谢耶夫和列娜·加芙里洛娃，而教授的孩子只瞥了一眼。”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您，意思是……我一点也不明白……”米沙困惑地说。

“立刻会全都明白的……坐下……这是我的茶吗？这个我决不会拒绝。”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坐到桌子边上，把茶杯移到自己的身边说，“应当立即告诉你们，我来的目的是想放弃我们的计划。是，是！放弃并送你们各自回家。但是康斯坦丁了。波塔佩奇……这个叔叔不叫格里戈里·彼得罗维

奇，也不是马尔采夫；而是康斯坦丁·波塔佩奇·卡拉特金。这是我的老朋友。我请他给你们作次考查……说吧，科斯佳……他们考得怎样？”

“我不是对你说过了……他们表现得很好、很自然。要是没有衣橱这件事，就考五分了。不错，现在解释这是小孩子的捉迷藏游戏，这件事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要说，在目前情况下，这样的游戏是不适宜的……不应该玩这种游戏。马尔采夫说不定会想入非非……应该觉得自己长大了。”

“关于这个我已经给她说了。”米沙插嘴说，“现在她全明白了。”

“明白了吗？”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问，眯缝着眼看了看列娜。

“列宁式的实话，明白了！”女孩子尽可能令人信服地把两手放到胸前说。

“我们起先认为，你躲进橱里是为了偷听，”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开口说，“这是个很大的错误。我不是警告过你们，不要自作主张……那根本没有必要。得忘记你们是谁和为什么在这儿！你们只是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的孩子……仅仅是这点！作你们白己的事。你们在这住宅里使我们有可能从近处来监视马尔采夫。看他来干什么，对他进行一下检查……也可能他不是敌人。要知道我们只是怀疑，我们还什么也不知道。假如这是敌人，那就是说，他很小心谨慎、很聪明而且有经验……比方说，康斯坦丁·波塔佩奇一下子就猜到了您在衣橱里……”

“根据帽子吗？”米沙问。

“不只根据帽子，我先在窗里看到了她，”卡拉特金说明。

“衣橱您当然不会再钻进去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继续用平稳的声调说，“但当马尔采夫来的时候可能玩其它什么花样……就是这个使我不安。比如在门后偷听，提个什么问题……”

最后一些话使米沙想起了他与假冒的马尔采夫的谈话，不禁也脸红起来。

“在通常情况下，”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并未注意到米沙的难为情，说，“对一般人来讲，任何这样的问题是客气和关切的表示，而现在这可能被怀疑为纠缠。得让马尔采夫看见，并觉得你们忙得很，正在学习，你们有自己的事。当我在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那里的时候，他叫儿子给我们倒杯茶，科利亚拒绝了。‘我，’他说，‘爸爸，没有时间，叫阿利娅。’就走了。”

“这可不好，”康斯坦·波塔佩奇说。

“怎么不好？”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表示不同意见，“如果他确实很忙？去上课迟了。”

“那么阿利娅呢？”列娜问，“她也这样吗？”

“您，阿列奇卡，举止很出色，”卡拉特金说，“真诚、体贴，您就应该这样。只是别再爬进衣橱里，玩些其它的……”

“好，”女孩子低下眼睛小声说。

现在她开始为跟米沙一起想出来的谎话脸红了。不过要知道如果他们承认了，说出真话来，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肯定会送他们各自回家的，然后把这件事委托给其他什么人。“不，最好让他们真的以为这是捉迷藏。”

“马尔采夫会在 20，或 21 日到来，”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说，“要是可能，我们事先通知你们：但是应该时刻准备着。你们还有时间……习惯起来，演习演习。”

“我们至今名字还叫错，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米沙承认说，“比如

说，有时候她叫我米沙，我叫她列娜。”

“对了，这一切很重要……就让衣橱这件事提醒你们的错误。如果想起了要做什么，先看看衣橱，”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微笑着结束了谈话。

十六、药房里

11月10日，涅瓦大街的一家药房里走进了个身材不高的年轻女人。细小的头颈仿佛跟轻软的领子不很相配，镶毛的袖子里露出了两只又细又白的手：但女人脸上露着微笑，活泼、愉快的眼光好像告诉人说，先头的印象是不可靠的”尽管她这样羸弱，还是十分健康的。

“您好！我是派来你们这里工作的，”她从口袋内掏出张折成四方形的纸，和蔼地对身穿白色工作服胖胖的接方员说，“这是介绍信。”

“您是药剂师吗？”

“不，我是出纳员。”

接方员用怀疑的目光把来人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看过介绍信，又耸了耸肩。

“请等一下，我交给经理。”

药房经理已不很年轻，看样子很有毅力，黑头发，嘴唇涂得鲜红。她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起草什么报告。

“叶夫根尼娅·瓦西里那芙娜，您看……来了个新的出纳员，”接方员递过介绍信说，“像个弱不经风的病鬼……”

在叶夫根尼娅·瓦西里那芙娜看介绍信的时候，办公室里进来了在药房工作多年的配药员沙尔科夫斯基。

“那又怎样！照正常工作，用两班制，”叶夫根尼娅·瓦西里那芙娜把电话挪近自己身边说，“现在我就把这件事弄清楚。”

“不应该滥用人，”沙尔科夫斯基说，“派个人来工作很容易，可以后看怎样摆脱呢？”

经理早就习惯了老头子的啰苏，因此没有予以十分重视。她拨了医药管理局的电话号码，请人事科长听电话。

“谢尔盖·谢苗内奇！怎么回事？您给我派来了出纳员？”

“是，是。极好的工作人员，工龄长，久经沙场的军人。”

“我们不是讲好了来个药剂师吗？”

“会有药剂师的。等失掉了乌里茨基药房，就会把人员调到你们那里去的。”

“连同计划一起吗？”

“这与计划有什么关系？”

“今年计划要完不成，谁来负责？”

“叶夫根尼娅·瓦西里那芙娜……您不是知道我的看法吗？如果你们完不成计划，这没有什么不好，病人很少，人们不买药。”

“您说得容易……您是哲学家，我却为计划睡不着觉。到年底只有两个半月了，列宁格勒没有病疫，不完成计划，错的是我。我这里什么都短缺：香料、维生素、鹿茸精……”

“给，都给！昨天关于这个在会议上谈到了。”

“那好吧，但请别忘了，我这儿没有第二个药品检验员。罗曼·鲍里索维奇很困难。”

“大家都很难，叶夫根尼娅·瓦西里那芙娜。”

“是，但他终究这么大了……”

接方员冷笑着斜视了沙尔科夫斯基一眼，俯向经理。

“罗曼·鲍里索维奇不是抱怨年龄，”她低声说，“他抱怨的是时间……”

新来的出纳员叫瓦利娅·卡尔梅科娃。尽管她如接方员说的像个“病鬼”，很年轻，却是个很有经验很勤勉的工作人员，同时也很乐观。不到一个星期，瓦利娅就取得了整个药房小集体的爱戴和尊敬。尊敬她，因为从战争一开始她就同民兵去了前线，在普尔科夫附近受了重伤，在军医院里与死亡斗争了整个可怕的冬天。活下来了，痊愈了，又重新回到了前线。第二次伤势虽然对生命较少危险，但失去了正常行走的可能，这就是她的“公民生活”。

“在世不久，可经历许多，”上了年纪的卫生员安努什卡听了前线回忆中某个事件的叙述，叹了口气说。

瓦利娅爱讲话。她早在自己换班前就来上工了。坐在配药室里，或者在一个紧靠厨房的、暖和的小房间内。这儿聚集了工作后闲暇的所有同事。瓦利娅有时就留在药房里过夜，因为她用不着急于回家。瓦利娅的全家：父亲、母亲、两个弟弟，与工厂一起撤退到乌拉尔去了。

“我的好‘病鬼’！听我说好吗？今天去我家，”工作的第三天接方员就邀请她了，“不，真的！我的丈夫很想同您认识。他极其喜欢听有关战争的各种故事。我们吃顿晚饭，聊聊天，而早上一块来上班。”

这个女人外表很冷淡很严厉，瓦利娅却乐意地接受了邀请，并且没有后悔，她过了个愉快的夜晚。她觉得找到了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大家这样称呼接方员）这样一个可靠的保护者。

接着检查员请她去家里作客，后来是一个包装员，最后是叶夫根尼娅·瓦西里那芙娜本人。

一星期后，瓦利娅对药房全体工作人员的生活有了全面了解。只有沙尔科夫斯基对瓦利娅很冷淡。似乎这个爱唠叨的、忙忙碌碌的老头子除了自己的储藏库外，对什么也不感兴趣。

“你知道，我有些可怜他，”瓦利娅有次对一个才结识不久的包装员说，“要知道他是个单身汉，不幸的人……”

“去他的吧！枯燥无味、冷酷无情的家伙，”姑娘愤愤地回答，“他就只关心自己，我刚来这儿不久，安努什卡犹对我说，他拿市场上的紧缺药品去作投机买卖。41年他经常与人换防疫苗、维生素、葡萄糖。你知道，当时这值多少钱！直到现在有些顾客还私下来他这里拿药。”

“真的吗？这不是很危险吗？如果查到了……现在对这是很严的。”

“查不到他。他很狡猾，又有经验……”

包装员是从安努什卡嘴里知道沙尔科夫斯基在搞投机买卖，因此没有必要多问她，最好是跟卫生员谈谈。老太婆很早就开始在药房里工作了，这一切又都发生在她眼皮子底下。很显然，药品投机只是一个借口和掩护……虽然投机本身也不能排除在外。

瓦利娅工作在反间谍机关里一年多了，遇上这种现象也不是头一回。哪儿有犯罪：偷窃、盗用、抢劫，那儿就可能叛变。人不是一下子就堕落的，经常从酗酒，从小偷小摸开始，而以叛卖祖国结束。与思想上的敌人瓦利娅还没有遇见过，甚至不能想象，什么样的思想可以鼓动人们去进行冒险的斗争。

但是，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不会随便提醒她说，沙尔科夫斯基看来是思想上的敌人。

到了换老出纳员班的时候，瓦利娅钻进了设在窗边的自己的出纳亭里，

把棉衣披在肩上，推开了算盘，并口头看了一眼。街上还很亮，玻璃很干净。为了抽空可以看书，或者观察大街上发生些什么，安努什卡应她的请求每个早上擦了这扇唯一的窗子。不是明天就是后天，马尔采夫该来了，得随时准备着。但是，问题不只是在于马尔采夫。

两天前的早上，来了个女人找沙尔科夫斯基，药房里没有顾客，因此“火炮筒”接方员没有去叫他，只拉开了喉咙喊道：“舒拉！叫一下罗曼·鲍里索维奇，有人找他。”

瓦利娅掏出了块大手帕，用它擦了擦前额，挂到了自己的椅子背上。

沙尔科夫斯基像接见老熟人似地接见了那个女人，领她到柜台的尽头去，跟她低声谈了很长一会儿。以后他拿出一个小瓶来，交给了来访者。

女人与沙尔科夫斯基道别以后，走向了出口，瓦利娅把手帕藏进口袋，看了看窗外，对面有人收到了信号。她看到特垦福诺夫站在对面河岸街的小汽车旁。

今天，一切都有些不同寻常。有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走进来，当时药房里有顾客。他走近接方员，臂时搁在柜台上等。不知为什么，瓦利娅觉得这人很可疑，并且她很激动。他的衣着很普通，穿得和许多列宁格勒人一样：旧大衣，脚上粗布靴子，头上戴顶芬兰帽，挂在肩上的防毒面具挪到了背后，胸前别了个“小萤火虫”。

奥利加·米哈伊洛夫娜写完后，像往常一样把镇纸尺在桌上弄得噼啪响。

“3卢布27戈比，”她对等在一旁的女人说，“您站着干什么？我说到出纳亭去付3卢布27戈比，两个钟头以后药就合好了。”

女人走向出纳亭，而奥利加·米哈伊洛夫娜伸手去拿下一张药方。男人把手按在帽子上，稍微凑身向前。瓦利娅没有听清他的话，相信他是找沙尔科夫斯基。果然没有错。奥利加·米哈伊洛夫娜慢腾腾地从自己的凳子上下来，一瘸一拐地去配药室里。

忙于应付顾客的瓦利娅错过了沙尔科夫斯基走到柜台前的时机，她看见他已经在同男人握手问好。瓦利娅匆匆忙忙掏出手帕，把它挂到椅子靠背上。这个信号是说，药房里来了个人找沙尔科夫斯基。手帕需要在来人走到街上时取下来。

但这时发生了件没有预料到的事，沙尔科夫斯基突然把来访者请到柜台里面，把他领到了自己的工作处。

现在怎么办？药房有后门，如果沙尔科夫斯基把他从后门放走，那未穿过穿堂院子，男人可以走到河岸街，或者另外一条街上。瓦利娅一时不知所措，他们未曾估计到有这一可能。

女人交了付款单，又问了奥利加·米哈伊洛夫娜一些什么事，便往出口去了。药房里只剩下一个在椅子上打盹等药的女孩子。

时间过得很慢。应该给特里福诺夫一个什么信号，但是瓦利娅怎么也想不出来。派谁带张纸条，打个电话，或自己找个借口跑一趟？……不，这都行不通。受她支配的只是窗子。她知道，现在，当出现了白色斑点这个信号时，他们是不会把眼睛从窗子上移开的。

“得给他们出个难题，”瓦利娅决定了，“让他们去思考思考，让他们去弄明白发生了某种未曾预料的事。他们不是看见了药房里走进了个带眼镜

一种平顶的，放下槽缘可遮住耳朵和脖子的皮帽。

的人……因此，应当猜得到。”

看了看睡着的女孩子和忙于自己工作的接方员，瓦利娅小心地取下了手帕，等了 10 来秒钟，把它挂到了原地方，随后又取下来，又挂上去。这样来回了 5 次。最后把手帕挂在椅背上，她心里想象得出特里福诺夫接到这些奇怪信号一定会百般猜测，十分焦急不安，想到他这个样子，她微笑了。

十七、公墓上

每当药房的窗子里出现白色斑点的时候，特里福诺夫睨视了一下他的助手，碰见了满是困惑的目光。

“又一次！她那里出什么事了？”他把望远镜放到眼睛上，咕哝说，“这不是无意的，是某种特别的信号。现在拿走了……”

他望着药房的门，但谁也没有从门里出来。

“又挂上去了，”助手抢先说。

“又一次……这已是第5次了。你注意到还有谁？”

“好像大家都走了，就只剩下带眼镜的男人。”

“是，是……戴芬兰帽，背防毒面具的。”

在望远镜里，瓦利娅被看得很清楚。当她回头看着街道的时候，甚至可看清她脸部的表情。有时她微笑着目送正在走过的行人；有时严厉地望着，这时她的嘴唇扰紧闭了起来。

“不再取下来了，可见他在那儿。5次……为什么要5次？这不是无意的……你想呀，费佳。”

“我在想，瓦西里·阿列克谢那维奇。”

“那怎么样？”

“不知道，是个解不开的谜。”

“为什么解不开？有个数目：5。”

“对于学生来说，‘5’是个好数国……”费佳开玩笑说，“她会不会指的是时间？5分钟，或者5点钟，或者过5个钟点。”

“是个……谜。且把时间记住，以防万一。5？等等，会不会是信号？”

“未必见得……或许5人……”

“但是他们在哪儿呢？不，十分可能她叫我们集中注意，作好准备……有什么重要的事……那儿有没有别的出口？或者真的有5个人……”

他们这样坐在窗口作着各种各样的、最难以置信的假设，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站不住脚。谜还是个谜。

好几分钟手帕动也不动地挂在椅子上。

“哎唷……她怎么坐立不安了……”特里福诺夫赶在前头说。

就像回答似的，白点不见了，再一秒钟，药房里走出了个戴眼镜的男人。

“就是他。他在那儿磨蹭了好久……我走了，费佳，”特里福诺夫很快地说，“只是别给他溜掉了……这样的天气走到涅瓦大街，特里福诺夫大步走过了架在喷水池上的桥，在街对面看见了个熟悉的身影。戴眼镜的男人绕过水洼，下慌不忙走着。在铸造大街的转角上，他站住了；点了支烟，等电车过去，又继续往前走。街上人不多，跟踪不很困难。离马拉街不远，男人转过身，到了涅瓦大街的另一边。特里福诺夫不得不停下来。为了不引起注意，他躲到了个防护商店大玻璃不受震荡波和弹片损伤的盛沙箱后面。这时站上正好开出辆电车，男人突然改变了方向，跑了几步，跳上了后面的车厢。特里福诺夫从隐蔽处出来、生气地目送着远离去的电车。

“给溜掉了！”他惋惜地想，“难道觉察到了有人跟踪他吗？或者只不过像只绕圈子的兔子，以防万一？”

可以乘顺路的汽车赶上电车，但是需要特别小心，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对这警告过好几次。倘使间谍开始怀疑到了有人在监视，他们就会想尽方法

隐藏起来。那时整个计划就会垮台，还是让他溜了较好。

“会不会他也去公墓上广特里福诺夫回忆起两天前他按瓦利娅的信号跟踪，在尼古拉公墓的亚历山德罗一涅瓦大修道院里不见了那个女人，想，”应该检查一下！”他作出了决定。

特里福诺夫举手拦住了辆军用卡车。

“喂，你干什么？”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粗暴地问。

特里福诺夫从口袋内掏出了服务证，把它拿到驾驶员的鼻尖上，代替了回答。

“去哪里？”他把头缩进驾驶室问。

“渔村。”

“这么说是顺路。上来，伙计。”

“检查员呢？”

“我自己就是……”

司机也不经商量，汽车一下子用违禁的速度开动了。

在火车站附近他们赶过了电车，转过弯，沿着旧涅瓦大街飞驰起来。

“很久就吃这行饭了吗？”特里福诺夫问。

“从31年起。干什么？”

“没什么，显然不是新手。”

这个称赞使士兵眉开眼笑了。

看到了广场。亚历山德罗一涅瓦大修道院的人口处站着哨兵。这儿驻扎着军队。再一分钟，就出现了仓库的红楼房。

“请刹车，朋友。我下去了。谢谢！”

特里福诺夫从驾驶室里跳下来，越过了水沟，在一棵粗大的菩提树旁边停下来。从前尼古拉公墓围着高大的栅栏：但是在封锁的第一年就给人们陆续偷走了，丢在“小铁炉子”里烧掉了。

为了缩短去列宁面粉厂和其它一些工厂的路，许多人横穿公墓，特别在早晨。尼古拉公墓是列宁格勒最阔气的公墓，这儿风景美丽不是偶然的。巨大的坟墓建筑、小教堂、纪念碑、由岩石和大理石做成的各式各样的十字架、奇形怪状的栅栏。墓与墓之间长着高大的树，只要能生长草木的地方都长了灌木丛和野草，到处落满了黄色的树叶。这儿葬着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陆军统帅、海军将领、社会活动家，最后是一般有钱的人。

特里福诺夫沿着踩出来的小路走到了转弯处。访问药房的女人就在这里转弯的，并且不知隐藏到哪儿去了。真的，在这些丛林中甩掉个跟踪的人不难办到，只需往旁边走上两、三步。特里福诺夫沿小路往前走了一会，转了个弯，藏进了一簇丛林里，环顾了一下四周。在他身后铁栅栏的后面，竖立着个由黑色磨光石做成的，落满了黄叶的高大十字架：右边和左边有两棵树，透过落了树叶的丛林，可以清楚地望到转弯处的一段小路。

时间还有，可以抽支烟。

过了几分钟传来了女人的笑声，小路上出现了一群穿棉衣的妇女。前面走着个高高的姑娘，用细枝条打着还连在树枝上的枯叶，后面走着三个人。

“啊呀，姑娘们，看！”其中一个拦住了朋友说，“像是个人……”

刹那间特里福诺夫僵住了，以为姑娘发现了他：但即刻就放心了。姑娘们看着的是上面某个地方。

“这不过是个错觉。是小教堂上什么东西坍塌了。”

“多么像呀！对吗？看……有一双手，有头，还有帽子……跟人像极了……牙齿里还咬着线。”

“别瞎想，纽尔卡！”

“不，真的，看！”

“那是树枝。”

“又细又直！跟线一模一样。”

“姑娘们！你们在那儿干什么呀？”前面的人等得不耐烦在喊。

“马上走！纽拉 在这儿看见了个人……”

大伙儿往前走去，到了转弯处，又停下了。

“喂，你的人呢？”

“是……现在不很像了，不过那根线我还能看到。”

“那不是线，是根什么导线吧。”

“走吧，走吧！”

很快声音静下来了。瓦西里·阿列克谢那维奇点燃了熄灭的烟。

“为什么在墓地上人们特别敏感，会有各种鬼怪的幻觉？”他想，“无缘无故地在小教堂的什么地方看到了一个牙齿里咬着线的人。”

又传来了脚步声，小路上出现了两个中年人。他们慢慢地走着，低声谈论着。

“我下限你争……辩论家，可能是个小城市，但主要的是罗科索夫斯基打下的，这儿还有给瓦杜丁的命令。科罗斯腾拿下了，”第一个兴奋地说，“德国人给打垮了，已沙。”

“在斯大林格勒他们就被打垮了，库兹米奇，”第二个用深厚的男低音说，“在那里德国人的士气就开始低落了，我们现在情绪空前高涨。这一向如此……俄罗斯人发动起来难，可一旦发动起来，就谁也别想拦得住……”

关于占领科罗斯腾和罗科索夫斯基军队的进攻，特里福诺夫还在昨天就知道了。”可见命令已由无线电广播了，”

他想。

不知不觉临近了黄昏。灿烂的、磨光的大理石的表面暗淡下去了：轮廓分明的十字架墓碑开始失去了自己的形状，并且与植物的景色溶成一片：残叶从树上脱落下来，掉到地面，现在它们更像是一种奇怪的蝴蝶在飞舞。湿气钻到身体里，一分钟比一分钟冷起来。

“可见弄错了，”特里福诺夫烦恼地想，“又放过了第二个，真是不走运。”

“他已经准备离开隐蔽的地方了；正当这时他听见了沙沙的声音，有谁在小路上走来。特里福诺夫伸长了头颈，屏息凝神。有人走近了转弯处。

“是他！”

尽管天有点暗了，特里福诺夫还是立刻认出了药房的访问者。芬兰帽、眼镜、“小萤火虫”。男人走得很快，走到转弯处立停了，四面环顾一下，看见没有人，就沿着小路大步走去，在一个耸立着白色大理石十字架的铁栅栏附近转了个弯。特里福诺夫往前移动了几步。男人的黑影在小教堂的背景上闪了一下，接着又在一簇矮灌木丛后出现了一次，就不见了。

他一时真想冲向前去，躲在丛林后，走斜角跟踪那个人，但不知什么力

纽拉是小名，前面的纽尔卡是昵称，是同一人。

量使他没有这样做。

“不能这么干！人家会发觉我的。”

特里福诺夫觉得自己呼吸都很困难，心怦怦跳得厉害。大概他好久忍住了呼吸，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原是这么回事，”他深深地呼吸了口气想，“就算这次又放过了他，但是方向总是找对了。现在可以得出个结论：在这墓地的什么地方……他们藏着什么东西，再不这就是他们隐藏的地方，”侦察员静静地细听各处传来的声音，心里一直在沉思着。

右边仓库后面，施利谢尔堡公路上偶而有驶过的汽车声：身后很远的地方响着机车的嘶鸣。但是所有这些声音都是有生气的、熟悉的，跟“坟地的寂静”毫无关系。墓地上有着一一种特殊的宁静，不管落叶的簌簌声，还是摆动树枝的飒飒风声，没有打破这一宁静，反倒使它更为突出。

十八、客人来了

列娜想起了弄些吃的。康斯坦丁·波塔佩奇·卡拉特金带来的食物中有些面粉，可以用来烤些馅饼。她决定用马铃薯和剩下的一罐美国罐头香肠作馅子。妇女们对这种香肠议论纷纷：一些人断定那是河鼠肉，另一些人则说是马肉，甚至还有人说是象肉。倒底是什么，列娜不了解，不过她也不喜欢这种罐头，它太咸，没有油，因为没有其它可吃的东西，才不得不去吃它。

“这是乘机大发横财，”女主人们互相议论说，“战争对大多数人说来是痛苦，而有些人却巴不得打仗，可以让腰包鼓起来……”

“就是他们的糖也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外表很好看，又细、又干净，可甜味比我们的就差多了。”

“他们的糖是甘蔗做的，而我们的糖是甜菜做的。”

“他们的油脂味道跟几士林一模一样！难吃极了。”

“技术很高明，就是做各种假货，尽想赚钱。”

女孩子听着这些活，懂得妇女们指斥的不是美国的工人和农民，而是资本家，对于资本家这个概念，列娜是颇为模糊的。她觉得资本家不是活的人，而是一种冷酷无情的机器怪物，跟有次学校老师提到的“机器人”一个样。

现在，当她打开罐头的时候，想起了这个“机器人”。一切机器都需要供给燃料：汽油、煤油、煤、木柴、石油，可“资本家”以什么为生呢？

“阿利娅！你在做什么？”

列娜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沉浸在自己思想里的她，没有听见米沙是怎样进来的。

“唉呀！你真把我吓坏了，科利亚。”

“这是什么？”

“没什么，有什么给你吃什么。”

“不，真的是什么？”

“这是馅子。”

“做什么用？”

“馅饼的馅子。你喜欢馅饼吗？”“当然……要帮忙吗？”

“不要。你还是去背诵功课。”

“我已经都做好了。”

“你很少学习，科利亚。前天你得了个三分。”

“那是因为我缺了课，正想办法补上呢，”米沙转过头来回答。

客厅里响起了电话铃的声音。

“接呀！”列娜提醒说。

“大概又有人拨错了号码，”米沙不很情愿地往客厅走去，抱怨说。

最近几天电话铃不时响起，可回回都是打错的。一会儿问诊所，一会儿问区公用事业处。

“你是谁？科利亚·扎维亚洛夫吗？”米沙听见了个熟悉的声音。

“我！这是我，万尼亚叔叔，”米沙极为高兴，“您很久没有打电话给我们了。我们真以为你把我们忘了。”

“我怎么能够忘记自己的侄儿、侄女呢！你们有什么新闻？”

“没有什么特别的。阿利娅准备烤馅饼，我在背诵功课。”

“就是那回事，科柳沙……我们的客人来了。我想，他很快就会到你们

那儿去的。”

“嗯，就是说来了……很久了吗？”

“大概是今天，刚刚通知我。”

“这太好了，不然老等着……”

“是，是……我想，我们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一切都说过了。我相信，你们也都记住了……别忘了衣橱……暂且再见，科柳沙。请问候你的妹妹。”

最近三天来米沙完全安心了，脑子里有时甚至出现个思想，认为马尔采夫根本不会来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的关照使得他十分激动，心又像以前那样跳个不停了。

“我这是怎么了！不早就习惯了嘛，”他安慰自己说，“来就来吧……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又不会吃人。”

“阿利娅！有人叫我问候你，”米沙回到厨房里，愉快地嚷着说。

“谁？”

“猜吧！”

列娜抖掉了手上的面粉，用小指头理了理头发，理发时她的鬓角上沾到了面粉，她带着疑问看了看米沙。谁会问候她呢？会不会是安娜·扎哈罗芙娜？但是，她不晓得电话号码……

“告诉我是谁？”

“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马尔采夫。他到了列宁格勒，很快人就要来了，”

“你开玩笑！”

“关于问候是开玩笑，万尼亚叔叔要我向你问候。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真的来了。但是我们对此当然什么也不知道。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关照让我们作好准备。”

“啊呀！我真是准备得讨厌了，”列娜呼吸了一口气承认说，“老是等，老是作什么准备。”

“没什么，阿列奇卡。在前线有时也得等很久，大概也不是很有滋味的。”

“我明白，”列娜拖长声音说，“那馅饼现在到底怎么办？”

“怎么样？”

“做还是不做？”

“为什么不做？做。”“那就该主火了。”

烧火是米沙的职责。作为个有经验的司炉，他干这个很熟练：火很快生好了，而且烧得很匀。列娜准备好了馅子，开始捏面目。两人默默地工作着，想着即将迎接的那个人，为了他他们才变出了这套把戏。

这时，前厅的门铃终于响了。

米沙瞧了瞧脸色发白的女孩子，微笑着点了点头。

“就是说等到了。没什么，阿利娅，一切都将正常。记得邻居怎样说的吗？‘过一天，看一天’。”

他一边说，一边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往前厅走去。

“外面是谁？”

“扎维亚洛夫教授在家吗？”

“不在。爸爸出差去了，”米沙一边开门一边说。

梯台上站着客人，米沙马上认出他来。依据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的描绘，他想象中的马尔采夫就是这个样的。一个身材不高但很结实、不很年轻的男

人眯缝着近视眼注意地看了看他。眼神很严肃、很善良，但稍微带点嘲讽。他的脚边放着一只大箱子，左肩背着个装得饱鼓鼓的背囊。

“出差去了？”马尔采夫吃惊地又问，“他走了很久吗？”

“不……大概是13日还是14日……”

“去哪里？”

“莫斯科……您是谁？”

“我是马尔采夫。”

“啊！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米沙快活地叫起来，“我们正等着您呢……”

“‘我们’这是指谁？”客人问。

“我与阿利娅……爸爸给我们读了您的信。他请您原谅。他被紧急召去总局作个报告，不过他尽可能在这个月里赶回来。请进，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

一时间马尔采夫似乎很犹豫，米沙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了这个表情。

他在考虑什么？什么使他不放心？为什么他犹豫不决拿起了箱子，随即却又重新把它放下了？会不会自己简短的谈话使他觉得怀疑，他是否觉得米沙的声调里有作假的成份“出差去了……多么不凑巧！”马尔采夫平静他说，“我留在你们这儿不方便吧。”

“哪儿的话？我们住房很宽敞。还为您准备了单人房间。”

“有单人房间……”客人重复说。

“科利亚！谁来了？”列娜走到前厅喊道。

“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来了。”

“啊，您来了，您好！”列娜匆匆忙忙地擦一下手，高兴地说，“我们正等着您呢！爸爸说你们是朋友……非常高兴……里面请！请原谅我这副样子……我正在弄东西吃。”

女孩子亲热的口气，真诚的目光，诱人的微笑，沾了面粉的手和脸——这一切都博得了马尔采夫的好感。他的犹豫一下子消失了。他拿起箱子，微笑着走进住宅。

“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您就直接进您的房间吧。这儿，跟我走……这里什么都给您收拾好了……”列娜叽叽喳喳不停地说，“房间不很亮，但没有关系……现在有电灯。爸爸很快就要回来了。科利亚对您说过他去莫斯科了吗？乘飞机去的、现在飞往莫斯科很方便……他请您原谅，要我们好好地迎接您这位老朋友。您与他是老朋友吗？真的吗？”

米沙听着他假妹妹的话很惊讶。平时老老实实、沉默不语的女孩子，突然讲话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她打哪儿学来了这么多话？”他想，“一句话像爆豆子一样蹦出来。”

马尔采夫把箱子放到房间里，把背囊搁在椅子上，环视了一下四周，这时列娜赶紧给他讲住在列宁格勒的种种危险，需要特别小心。会突然间开起炮来，一幢幢房子的墙壁上都写上了街道哪一边不能行走。

“是，是，这我已经经历了，”马尔采夫像先前一样微笑着说，“早晨差点落到炮火底下……好吧，让我们认识一下。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您叫……”

“我叫阿利娅，他叫科利亚。”

“是，是，我记起来了。科利亚，您很像父亲，”马尔采夫紧紧地握了

握米沙的手，说，“阿利娅不像，阿利娅可能像母亲……而您很像父亲。”

“我不同意，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列娜突然声明，“恰好大家都说科利亚更像妈妈，而我更像爸爸，就是我的性格也像爸爸。”

“可能……可能，我不跟你争论，”客人马上同意说。

“为什么您不脱衣服？”列娜问。

“因为我要去个地方，打听一点事。”

“您看……”列娜不满地拖长声音说，“才刚到就……我这就去煮茶。”

“不，不！”马尔采夫坚决地说，“傍晚我回家来。那时我们再喝喝茶，吃点东西，谈谈。”

“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要是碰到我们不在家……这很难说……我把钥匙给您，好吗？”米沙提议说。

“那太好了，谢谢，亲爱的。”

拿到了钥匙，他在米沙的陪同下，在住宅里走了一转，提了几个日常生活无关紧要的问题，走了。

“嘿，你知道……你真是个好样的，阿利娅！”米沙回到列娜身边，非常高兴地说，她又在厨房里做馅饼了。

“为什么？”“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你会害怕的。”

列娜沉默着。她自己也感到奇怪，为什么她的举止会这么自然和从容呢？可能因为习惯了自己的角色，终于感到了自己是这儿真正的主人？”大住宅的小管家”，她想起了康斯坦丁·波塔佩奇·卡拉特金的话。

十九办公室里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不安地等待着电话铃响。

战争的头一年对胜利深信不疑的法西斯分子做事很露骨，几乎是公开的，很少顾忌，可现在他们做事又未免过分胆小谨慎了。

在药房里，马尔采夫应该从沙尔科夫斯基那里知道卡扎科夫平安地到达了，信交给了扎维亚洛夫，但后来他却踪影全无地消失了，直到现在还没有露面。

马尔采夫究竟会认为卡扎科夫失踪到哪儿了呢？是被流弹打死、受伤、病了？还是找到了妻子，不愿为法西斯分子工作，跑到“大后方”去了？是被当作逃兵逮捕了？还是突然后悔起来，去国家保卫机关自首了参加间谍组织，交代了派来列宁格勒的任务？

同一天里马尔采夫碰到的第二个意外是扎维亚洛夫的出差。他对这点会怎样看呢？会不会相信孩子们。

有人敲了敲门，卡拉特金走进了办公室。他穿着海军军官的制服，看上去很像是个咸严而老练的海员。

“啊！老海狼！”

“是，你说吧……只是你别穿！我来同你道别，伊万。”

“你准备去哪里？科斯佳。”

“喀琅斯塔德。”

“这样的天气到那里去？要知道你会晕船的。”

“那又怎么样？放松一下缆绳，没有其它办法，”卡拉特金作了个无可奈何的样子，叹了口气说，“好在航程不远。”

“你哪儿学来这么多航海专用名词。”

“迫不得已……喂，你的事怎样了？伊万。你的昆虫来了吗？”

“来了，正好是今天。这不，我正坐在电话旁担忧呢。不知我们的少年侦察员们那儿怎么样了。”于是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详细地讲了自己的顾虑。

“是呀……”少校沉思着说，“我早就提醒过你，万尼亚·现在下会让你安心的，即使今天一切都顺利，反正明天、后天，每时每刻你还会像身上有虫蚁在叮咬似的，让你坐立不安……他们那儿怎么样了？别又搞出了什么花样来……，‘算了吧，别说丧气话，‘他是个叛逆者，期待着暴风雨’似乎只有在暴风雨中才找到安宁。’记得吗？”

“我不是说丧气话，而是在预先提醒你。”

“要知道只有在暴风雨中才找得到安宁……你以为怎样？科斯佳。”

“不是在暴雨风中，而是在斗争中。”

“要知道我说的正是这个。”

“安宁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万尼亚。并且要看人的性格。比如，对奥勃洛摩夫，你的概念就不适合。但是现在不必要学哲学。”

“为什么？”

“没有时间。我回来的时候再谈……请代我向孩子们问好……”

这时电话铃响了。

“这是他们中的某一个，”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说，取下了听筒。

他并没弄错。米沙很详细地叙述了客人的到来，描绘了他的外貌和他带来的行李，甚至告诉了箱子和背囊大约有多重。

“行，我懂了，好，”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间或说一两句，在记事本上做下一些记号，“他在你们那里脱了大衣吗？没有脱……是这样。从口袋里什么也没有找到吗？小的纸包或盒子呢？是这样。你们真是好孩子！现在这样，科柳沙，要是碰上我不在，打电话给值日工作人员，就说如此这般地转告万尼亚叔叔……但只能确信谁也不会听见你的时候才打。好啦，你也是个有经验的人了，不必我教啦……”

“你对他奉承什么？……都快要目中无人了！”卡拉特金听着谈话，埋怨说。

“把值日工作人员的电话告诉妹妹，让她记住。卡拉特全。波塔佩奇问候你们，要你们别忘了衣杨的事……祝你健康，好侄儿。”

“怎么样？轻松了？”当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放下听筒。仔细端详了下朋友的时候，卡拉特金问。

“轻松了，科斯佳。”

“不会很久的……请记住我的话。”

“干什么你尽对我说这些话？”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有点恼怒地问，“干什么？当然啰，我是不会安心的，就像有虫蚁在身上叮咬一样……那么照你的意思又该怎么办呢？放弃作战计划吗？已经迟了……”

“不……我想说，孩子……”

“孩子又怎样？”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生气地打断他，“老是孩子孩子的……你像旧学校里的老先生。难道所有教育家都是这个样吗？”

“我不是教育家，”卡拉特金没好气地说。

“我们的孩子要参加战斗，他们想工作，与敌人作斗争想帮助他们的父兄：而你们把自己吓坏了。孩子！你们想把他们包在襁褓里，使他们远离生活，远离斗争。”

“这个‘你们’是指谁？”少校阴沉地说。

“教育家。”

“我不是教育家，伊万！你干吗要惹我发火！”

“真是令人奇怪！”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没有注意朋友的话。他离开了桌边，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你们教育孩子们准备参加未来的斗争，同时却消灭他们生活中任何斗争的因素。你们想理论上培养他们去斗争，可是他们已经在生活了。他们眼前有这么多的实例……虽然我不是教育家，但是我的本能，我的亲身体会告诉我，人的性格是在斗争中养成并得到锻炼的。你有次对我埋怨你的女儿，说她又任性又娇生惯养……可这是谁的过错呢？是你自己呀。你不当着我面用小勺子喂过她吃饭吗？你还记得吗？’吃吧，好孩子，听爸爸、妈妈的活……’小孩不想吃，可你硬是一个劲塞到她嘴里去……”

康斯坦丁·波塔佩奇不记得什么时候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见过这个场面，不过，既然他这样说，那就是说他一定看到过，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在他家不是稀客。

“那么，照你看该怎么办？”

“照我吗？如果照我，她想吃就让她自己吃，把勺子放到她手里……不！让她自己去拿勺子。倘使我在你的地位，甚至还会制造一些困难……不知道

怎么说才好……比方说吧，把这勺子藏起来，让她去找。未成年的孩子不都是不懂事的……他们就设法当面骗过你！”

“什么时候？”

“就是衣橱那件事，你不是相信了他们吗？”

“不相信又怎样？”康斯坦丁·波塔佩奇睁大眼睛问。

“就是这样……你相信了，因为他们是‘孩子’……玩捉迷藏游戏。根本没有的事！科斯佳。这全是他们造出来的，是米沙的主意，为了让他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对于他们来说，你是间谍‘毒蜘蛛’……她藏到橱里确实想偷听你电话里的谈话。”

“这是谁对你说的，那个男孩子吗？”

“不，他们还没有说过，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说的。”

争论停止了。特里福诺夫走进了办公室。他默默地与少校道了别，未经邀请就坐到了沙发椅上。

“累了吗？瓦西里·阿列克谢那维奇，”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问。

“累了，中校同志……”

“好吧！不来妨碍你们了，”康斯坦丁·波塔佩奇站起来说，“别生气，伊万。可能你是对的……因为上了年纪，我开始有点过于小心谨慎了……我走了。祝你们顺利成功。”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把朋友送到门口，转过身来对特里福诺夫说：“好了，汇报吧。”

“天线找到了，中校同志……藏在树林里。一个姑娘前几天经过小路，她觉得仿佛看到了个人。她说，姑娘们瞧呀，人的牙齿里咬着根线。起先我未加注意，以为墓地上产生鬼怪的幻觉是经常的事；可是今天想起了这件事，去找了一下……找到了天线。”

“哪里有天线，哪里就有发报机。”

“完全正确。我看天线是拉到坟墓里去的，那种坟墓很坚固，是用黑色大理石筑成的。但是我对这还不能确定，中校同志，”侦察员赶忙纠正说，“只是一个假定。我怕把他们吓走了。触动蜂窝，黄蜂就会飞走的。”

“这——样，”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沉思着拖长声音说，“这点倒没料到……我们下去怎么办呢？”

“我认为应当进行监视，本过要隐蔽……那里尽是草丛、栅栏、十字架……暂时还不能确定是哪个坟墓，何处是入口，以及其他各种各样情况：观察起来很困难。你监视他们，他们也在监视你。”

“我同意。您有什么建议？”

“是的，我有个想法。”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的所有助手都善于思考，充分显示了他们独立自主的精神。任何计划和任何中校布置下来的任务，都经过大家充份讨论，侦察员们冒险执行任务，创造性却没有受到束缚。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按列宁方式领导和教育着他们。每个人不管向中校汇报什么事情，总会说出自己的打算和设想，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

“嗯，嗯……说吧。”

“那儿一片鸟声，”特里福诺夫忽然说，“有各种山雀、金丝鸟、黄雀，我就这样想……我们有很多捕鸟爱好者，特别是那些入迷的小鬼。假使他们在那儿捕鸟，同时四面看看……”

“好主意，”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立即同意了，”又自然又简单。目前还不能确定他躲在哪儿，需要特别谨慎小心。坟墓里可能也有人在监视周围……可能有隐蔽的潜望镜。”

“对对，中校同志。那儿的地又十分高低不平……魔鬼也会把脚折断的。还有一片密林！光是荨麻就多得吓人。”

“谁是捕鸟的人呢，想过了吗？”

“可不是……阿列克谢耶夫的那些朋友空着没事……忘了他们叫什么……”

“瓦夏和斯乔帕，”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提醒他说。

“一点不错……孩子们很机灵，能独立思考，又很可靠。”

“好，我同意。去找到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以后我们再详细谈一谈。”

二十、相片

马尔采夫坐在桌子旁边，正手捧热茶怀取暖，他讲话的声音很低、很平静，就像一边在说话一边在思考。

米沙注意地听着客人的话，眼睛没有从他短短的肉鼓鼓的手指上移开。

“保卫列宁格勒的价值是否大大了，亲爱的孩子，你能否想象，为了保住这个城市，我们化了多少代价？问题不在于房屋、工厂的毁坏……不，问题在于人，在‘大后方’……我们在那儿不了解这里牺牲了多少人，而且是些什么样的人！都是专家、大师、艺术家和学者。”

“那怎么办呢？投降吗？”米沙轻声问。

马尔采夫没有立即回答。他想要了解一下青年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仔细看了看米沙，喝了口茶，又摇了摇头。

“不知道，我是个小人物。我与你是国家机器中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应该恭顺地履行自己的职务。人们不会问我们，怎么办？只是命令我们。”

“您认为……”米沙刚开始说，客人就打断了他。

“我什么也不认为，我只是讲讲我耳闻目睹的事情。”

“但我认为，人的眼睛不可能看到一切，只能看到周围的事物，”米沙直率地反驳道。

“哎呀，年轻人，年轻人！”马尔采夫叹口气说，“英雄主义，无思无虑，热情洋溢……”

“难道这不对吗？”米沙问，“就比如说，有这样一件事。

当炮弹或炸弹在近处爆炸，那人就似乎觉得，整个列宁格勒都飞到空中去了，整个世界末日到了。但实际上是胡说八道。”

米沙很激动，他觉得马尔采夫在揣摸他的情绪，想使他产生某些怀疑，试探他；但马尔采夫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清楚。“是，是，是，正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人消逝了，与他一起的一切也都消失了，”他说，又狠狠地重复一遍，“一切！以后会怎样，对他来说还不是完全一样？”

“即便是世界沉没！”米沙皱着眉头提醒他说。

“不，你对我理解错了，”客人微笑着说，“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有着特别的意义。事情是这样，这儿牺牲了我的儿子。是的，牺牲了……于是，现在对我来说，与列宁格勒有关的一切，实在变得无所谓了。列宁格勒对我所以存在，因为我的儿子在这里生活和学习过。由于忙，我很少见到他。他同你年纪相仿，可能稍微大一点，”讲到这儿，马尔采夫不慌不忙地从口袋内掏出个皮夹子，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来、伸手这给了米沙，“这就是，看！”

米沙毫不犹豫地拿过相片来，可一瞧，清楚地感到自己毛发直竖。原来照片上就是那个贼帮头子若拉·布留涅特。他那厚颜无耻的眼神，瞧不起人而又有点令人嫌恶的微笑，以及高做的姿态永远留在米沙的记忆中。米沙还想起了他那最后野兽般的喊叫以及因恐怖而鼓出来的眼睛……可在这张像片上，跟生活中的青年稍稍有些不同。像片上的青年又漂亮又可爱，带着亲切的微笑。

“科利亚，您认识这男孩子吗？”

米沙抬起眼睛，碰上客人追问的目光，就更加慌乱起来。马尔采夫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他。他看出了青年惊惶失措的神情，看出了这张像片对他产生的印象。

“怎么办？现在遮瞒不过去了，”米沙想，“如果撒谎，就会全部搞糟。”

“是，”他说，“去年我与他碰到过。他叫若拉·布留涅特。”

“他叫格里戈里，为什么叫布留涅特？”

“布留涅特，嗯，像是个外号或绰号。”

“那您跟他在哪儿碰到的呢？”

“这我不能讲……”

讲完最后几句话，米沙把相片放到桌上，事到钢琴前，背对着客人站住了。

“为什么您不能讲？”马尔采夫追问。

“不能，这是秘密。”

“那有什么秘密呢？如果他已经牺牲的话。”

“可我还活着。”

“是，您活着……”马尔采夫重复说，稍微想了想又继续说，“科利亚，亲爱的，我恳求您，把有关我孩子的事全部告诉我，即使只讲可以讲的一部分，我不需要你们孩子的秘密……即便您说漏了嘴也……”

“您就去告诉爸爸，”米沙提示说。

“不，不！”马尔采夫赶紧说，“现在我明白问题所在了……我可以向您保证，对您发誓，决不会把从您那儿知道的一个字泄漏出去，我太尊敬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了。”

“越是那样，您就越会讲出去，”米沙咕哝说，并向门口走去。

“您去哪儿？”

“我去看看，阿利娅在干什么，”米沙说明道，“她也在教育我哩。”

米沙走到列娜房间，轻轻地敲了敲门，希望她不回答，但他估计错了，列娜没有睡。

“谁在那儿？进来，进来，”传来了女孩子的声音。

米沙走进去，随手关紧了门。

“开灯，”列娜小声说。

“不必，我来没有什么事，”米沙走近床前说，“你懂吗，一切都弄复杂了，我怕弄糟了。得商量商量，可又找不到人商量。”

“那我呢？”列娜委屈地说。

“你什么也不晓得，而要讲的话，又是段很长的历史。真是意外！我看了一张像片呆住了。”

“可你还是讲啊，科利亚，我很快会了解的。”

“另找机会吧……他原来是那个青年的父亲；而我对他，也就是他的儿子，什么都知道。他要我讲……”

“哪能！有这样的事……”

来到女孩子身边，米沙觉得自己好了些，激动和恐慌平静了下来，头脑也开始冷静起来。“不管怎么说，总得讲呀，”他想，“最好是讲实话，当然不是全部。”

“你为什么来，科利亚，”列娜问。

“没什么……需要喘口气。我弄得束手无策了。”米沙承认，“完全出乎意料……开头他出了个这样的谜语，后来又拿出了若拉……你睡，我去他那里，反正躲不过去的。”

米沙回来了。现在他完全镇静了下来。马尔采夫坐在原地方，两手撑着

头，看着儿子的像片。米沙出现的时候他抬起了头，疑问地看着他。

“一切都好，她睡了。”

米沙在房间里走了几次，始终觉得客人审视的目光老盯着他的后背。“会再一次问，还是不问了？”

马尔采夫沉默着，但在这个沉默里包含着这样坚决的等待，米沙不得不自己先开口。

“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您对我下了保证，不告诉爸爸。”

“是，是！”

“一般说来，这件事已经过去，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事！但如果他知道了，那他会非常难过的……我对你当然可以直说，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你懂吗，我把爸爸的手表输给了您的儿子。我与他是在一幢房子里认识的；那儿聚集了许多同伴打扑克。嘿，我起先是把所有的钱都输了，后来是表。我对爸爸说，表给偷了。”

“嗯，那格里戈里呢？”

“他是个狂热的赌徒，敢冒险。”

“您与他很要好吗？科利亚。”

“不，那儿有什么友谊！在那房子里碰到两次，仅此而已。”

“后来呢？您知道他是怎样死的？”

“从屋顶上掉下去死的……同伴们对我说，在屋顶上他与谁打架……或是其他什么事……总之从屋顶上跌下去摔死了。”

米沙垂着头讲完了这一切，怕羞的红晕没有从他脸上消失过。这就说明所讲的是完全真实的，他为自己的行为而脸红。

“这样的话我听说过，”沉默一阵之后马尔采夫说，“但我不相信，不能相信这荒诞的死。”

“谁晓得！如果我亲自看见，那就另一回事了……但关于赌扑克，您别对爸爸讲，”米沙关照说，“现在我再也不赌了。”

二十一、委托

同在这很晚的时候，特里福诺夫坐在斯乔帕·潘菲洛夫的住房里。男孩子面前放着两张相片，一张相片上拍摄着个中年妇女，另一张上是个戴眼镜和芬兰帽，穿大衣和靴子，背着防毒面具的男人。

“明白了给你的任务吗，斯捷播。”

“明白好像是明白了，”青年尽量抑制着兴奋说，“可工作怎么办？”

“工作我们会去安排的，一星期短期休假，”

母亲从厨房里回来，开始铺桌子。斯乔帕眨眼间把相片藏到了口袋里。

“不要三心两意，”特里福诺夫完全用另一种声调开始说，“你会无缘无故成为个睁眼睛的。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你自己也知道，我们时间是多么紧迫……应当学习，折乔帕。您认为怎样？瓦尔瓦拉·瓦西里那芙娜。”

“我能把他怎么样？他自己现在也不小了，学习在任何时候也不会有害处。”

“完全对。不脱离生产毕业于十年制学校，而随后就得靠才能和意志了。”

“他才能好像有点，可就是意志看不见。喜欢游手好闲。”

“我什么时候游手好闲了？”

“一直游手好闲！”母亲严厉地说，又转向特里福诺夫说明道：“准备给自己的朋友钉扇窗……还总是挂在嘴上……”

“我没有空呀，妈妈。”

“别胡说啦，”她挥了下手，“没有时间！小伙子在病院躺着，动也不能动，他的朋友却到处游荡。”

“你怎么啦！够了，”斯乔帕埋怨说。

“其他共青团的孩子们自觉地在每个住宅里走动。这儿送来柴，那儿在收拾房子，另一个地方在帮助人。而你呢……”

斯乔帕垂下了头坐着，母亲很对，他也觉得自己有错。瓦西卡的请求他确实至今都没有完成，不知怎的总是没有时间，每天总把事情拖到下一天。

“瓦尔瓦拉·瓦西里那芙娜，您不必为我操心，”特里福诺夫推开碟子说，“我很饱，刚吃晚饭不久。”

“吃一点煎马铃薯，我们的马铃薯是自己的，个体菜园里的，”她吃力地说，“为什么恰恰想出了这些字眼？舌头也转不过来。难道不能用俄语讲吗？”

“私人菜园，”特里福诺夫提醒她说。

“一点不惜，既容易，又明明白白。却造出个什么个体的字眼……多了不起的聪明呀！”

“恰恰相反！”特里福诺夫带着讥讽的微笑表示了不同意见，“我认为不大聪明。一些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学问渊博，就弄出了这一套。”“一点不错……他说什么，你们听听都觉得惊奇吧，看我又说不上这个字眼来啦！”

母亲去拿马铃薯，业务上的谈话又恢复了。

“现在往这里看，”特里福诺夫打开一张画着类似地图的纸说，“这就是路，这儿是小桥，这里是仓库。这条小路穿过整个公墓。注意小路，看见转弯处了吗？就在这儿，在这个地区你们去放鸟笼，那儿有许多树。这儿可以张网。琢磨过来了吗？小路上有许多各式各样的人来来往往，一当有人往

这里转弯，睁大眼睛看他去哪里。但是自己……老天保佑，如果他怀疑你在监视，一切都完了！事情就会全部垮台！意识到了吗？斯乔帕。”

“难道我连小孩都不如吗？”斯乔帕深感委屈地说，“又不是头一次了。”

“那你的朋友可靠吗？”

“萨什卡我不敢担保……要是瓦西卡健康的话……”

“对瓦西卡提也不要提。如果他在军医院里躺着，就是说，他不会提早出院的。”

“瓦西里·阿列克谢那维奇，如果对萨什卡什么也不说……就只讲要捕几只鸟——可不可以。”“也可以这样。”

“要不然真的……突然泄漏了，回头义是我的过错，”斯乔帕说，又感到对朋友不公正，连忙补充说，“一般说来，他是个好小伙子。我与他在一个学校里学习过。”

母亲端来了平底锅，切得小小的马铃薯在丝丝作响，话又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不吃晚饭不行了，特里福诺夫也没有再坚决拒绝，马铃薯在列宁格勒是罕见的菜，它只种植在以前精心培育的花坛上、空地里、院子内，其余的列宁格勒人只凭卡供应几个。

“吃点补补身体，”瓦尔瓦拉·瓦西里那芙娜自豪地把诱人的油煎马铃薯放到碟子里说，“我们从去年的马铃薯上切下了所有的芽，栽了很多马铃薯，因为没有经验我先不相信，一直以为马铃薯下会从芽里长出来的，留下了很多整块的马铃薯作种子……，为防万一，可现在懊悔了。要是只把做种子的芽栽下去就好了，多少马铃薯白白地丢掉了！现在学聪明点了。”

“经验是件了不起的事。”

“斯乔帕还做了些什么？把一些茎另外种了，给它们施了灰……您想怎样？也长了马铃薯，并且很多！他学做农业家就好了，他喜欢在地里刨土。”

“你以为农艺家就干一些刨地的活吗？”斯乔帕问，随即又自己回答道，“没有的事！”

“别啰苏！”母亲严厉地说。

晚饭后，斯乔帕送特里福诺夫走到院子里，就在这儿他们结束了业务上的谈话。

在特里福诺夫委托的事中最令人愉快的是神秘。装作天真的爱好者，他们将去尼古拉公墓捕鸟。但是捕什么样的鸟呢？谁也不知道。斯乔普卡关心的不是有翅膀的，而是两只脚的“鸟”。神秘使斯乔普卡胸口发胀，想与什么人分享一下，夸耀一下所受的委托……但与谁呢？瓦西卡在医院里，米沙踪影不见，几乎不来家。再没有可以说说这事的人了。对萨什卡他决计不说，但总得想法跟别人说说这个奇怪的提议呀……

与特里福诺夫道别以后，斯乔帕去第二个院子里，那儿住着捕鸟的朋友。他的提议使萨什卡十分惊奇。

“不知道你在瞎想些什么……”他梳了梳很久没有理的乱发，犹豫不决地说，“我把仅有的一只褐头山雀卖给你，要吗？”他提议说。

“为什么我要你的褐头山雀？我需要许多鸟，各种各样的都要。”

“瞧，还要……各种各样的！可你去什么地方捕？夏鸟很早就飞走了……”

“这与夏鸟有什么关系？山雀有吧？莺、金丝雀总有吧？”

“有呀。”

“它们就是我们需要的。你别怕……我把一切都谈妥了，会付钱的。不管我们捉到多少，都会付钱的。”

“可用什么养它们呢？”

“呸，你怎样了！为什么要养它们？只要一捉到，立刻就· ·上交，一天之内它们不至于饿死。”

萨什卡又梳了下蓬松的头发，含含糊糊地咕味着什么。显然，斯乔帕的提议使他心动了。

“好吧，可为什么一定要去尼古拉公墓呢？”他问，“最好去十字岛或石头岛。”

“那儿会随便放你进去！那儿有部队。你怎么啦，怕死人吗？”

“死人有什么可怕的？前年冬天，你知道我们隔壁洗衣室里死了多少人……即使那样也不怕。从屋里走出去，死人就横在路上。那又怎么样？跨过去，再往前走……”

谈话拖长了，斯乔帕决定稍微透露一点自己提议的秘密。

“听我说，萨什卡……你能守口如瓶吗？”他神秘地问。

“为什么？”

“如果我对你讲个秘密，你能对任何人一字不说吗？”

“当然能。”

“下保证。”

“好，下。”

“不，你说：‘下列宁式的保证，无论对谁，无论什么，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讲！’”

引起了好奇心的萨什卡心甘情愿地重复了诺言。

“这就对了！”斯乔帕赞成说，“但记住……你要是说出来了，那你会倒霉的……现在听我说。你知道，谁需要鸟？你以为是我吗？哪有的事！那儿需要它们。”

最后一句话他声音说得很低，意味深长地举起了个手指头。萨什卡的眼睛睁得溜圆，但从中反映出来的只是莫名其妙。

“懂得‘那儿’吗！”斯乔帕继续神秘他说，“记得41年我们怎么抓到放信号的特务吗？”

萨什卡默默地点了点头。

“就是……”斯乔帕继续说，“这次有点类似……懂吗？”

“那为什么妄鸟呢？”萨什卡沉思一阵之后问。

“你以为，我一切都知道吗？你想，如果这是军事秘密，干么要对我说呢？需要，这就是全部回答。他们可能想把它们作为信鸽用，可能作为某种信号……我怎么知道！给了捕鸟的战斗任务，我就说——是！作战命令！‘琢磨’过来了吗？”想起了从特里福诺夫那里听得的一个词，斯乔帕说，尽管自己对它的含义理解也还是模模糊糊的。不料萨什卡原来就知道这个词。

“琢磨好像是琢磨过来了……”他慢慢地说，“但它们究竟怎样送走邮件呢？鸟不是很小吗？”

“送小邮件。”

“可它们飞到哪儿去呢，鸽子会回到自己的家里，可小鸟……”

“得啦，也可能不是作邮递用的，”斯乔帕生气地打断他，“老缠不清！我只是作为个例子对你说说罢了。”

“可他们需要多少只？”

“捕到多少算多少，愈多愈好。”

“那末最好去十字岛。那儿公园里有很多山雀。”

“又要来了！我不是对你说了，命令在尼古拉公墓捕捉。”

萨什卡又一次心事重重地梳了梳头发，那络头发扰像是做坏的假发。他站了起来。

“那好吧，既然是命令，我就去。但是我只有一只褐头山雀可以作诱饵……”

“足够了。我们把它放在鸟笼里。”

“最好配上网……”

于是朋友俩开始讨论起行将到来的打猎业务。

二十二、捕鸟者

最近几天城市上空笼罩着潮湿的、寒冷的雾，不停地下着讨厌的细雨。可是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天气转为冬天。严寒使天空、柏油路、房顶干燥起来。水面上覆盖了玻璃似的冰，说话的声音也显得响亮清脆起来。

斯乔帕走到屋外，扩开胸膛吸了口冷空气，高兴地嚷道。

“真好！”

萨什卡一切都准备妥了。他背着只袋子，里面装着只他们要放鸟的空鸟笼：两只捕鸟器和一张小网扛在肩上；腋下夹着只鸟笼，里面有只山雀“小褐头”在蹦跳。他摆了摆头说：“走吧！”

“让我拿点什么。”

“不必。”

刚出大门，斯乔帕两手一挥，悬空翻了个跟斗，砰地横摔一交。

“呸，见鬼，好滑！”

萨什卡笑着看朋友爬起来。

“你长得太高了！现在重心也不稳了。”

“有什么办法呢！简直是个地道的溜冰场。”

去电车站的路上不得不步履小心。被车轮磨光的石子马路特别滑。

电车里人很少。虽然“捕鸟者”从前门上车，还是进到了车厢里，他们在窗口找到了舒适的位子，路很远，要穿过整个城市。

电车驶过第一座桥，在旧市场停了下来：大家都听见了炮弹熟悉的呼啸声，随后是震耳的撞击声。

“又打炮了！”女售票员在窗口看着炮弹飞去的铸造桥方向说。

“难道今天已经打过炮了？”斯乔帕问。

“你没听见？”萨什卡奇怪起来，“这可是早晨起第三次打炮了。”

“纸老虎戳穿了，他们就这样作垂死挣扎，恶棍。”

“啊，上帝啊上帝！这会很快结束吗？”一个中年妇女不知对谁大声地说。

“快了，老大娘，快了！”车厢另一角落有个男人回答道。

电车停了下来。等到确信炮弹射向芬兰车站时，驾驶员打响了铃，开了马达。

“萨什卡，瞧！”斯乔帕碰碰朋友的肋部说，“向导航！真漂亮……”

在驶过桥的电车上，能清楚看到军舰，它停靠在河岸街的花岗岩石驳旁待命。

“《基洛夫》号，那就是，看见了吗？”斯乔帕说。

雄伟的巡洋舰在施密特中尉桥那边露出了桅杆和炮塔。军舰从41年秋天就停泊在这座城市的中心，等待启航。在涅瓦河里，没有外力的帮助它不能移动，更不能编队。

电车驶过桥，经过广场，来到涅瓦大街，在离喷水池不到一点，不知为什么又停了下来。孩子们等了两分钟，走下了车，反正要在那里改乘4路电车。

“你看，发生了什么事。”整条大街上，电车、汽车和马车一辆紧接一辆停着。前面发生了什么事，街道阻塞了。

“快点走！”斯乔帕着急起来。

为了本不至于滑倒，孩子们迈步很小心，仔细选择着落脚点。他们向铸造桥走去。情况终于弄清楚了。道路阻塞不是因为出事故。他们听到了大马力发动机隆隆的吼声。

“坦克！没借，是坦克！”斯乔帕高声嚷道，“好大啊！”

铸造桥上确实有一列拉得很开的坦克纵队正在向涅瓦大街拐弯。这是一些崭新的巨大坦克，外表看上去很笨拙，伸着长长的炮筒。到了铸造桥上，它们扰像电车在涅瓦大街上一样，一辆接着一辆，发出咕辘咕辘沉闷的响声。舱盖开着，里面露出戴黑色皮盔的坦克手。为了向人行道上的人群致意，年轻的坦克手们挥舞着双手，大声喊着什么话，但因为发动机的噪声，听清这些话是不可能的。

十字路口站看军官、民警和手执小红旗的军队调度员。

捣到许可的坦克，发出震耳敬聋的吼叫，开到前商去。到了街心，坦克就拐向涅瓦大街，突然在一个地方转起圈来。

“你看，多灵活！跳起华尔兹舞来了，真是了不起！”

然后，坦克又排齐队形，在涅瓦大街上行驶起来。有几辆坦克转了三圈，有的甚至整整转了四圈。在所有转角处立满了列宁格勒人，心满意足地欣赏着这个场景。不清楚从什么地方出现在城里的坦克惊人的威力，吸引了广大的市民，这些坦克无需帮助就能在石子马路上跳起华尔兹舞来：它们到了野外，履带咬住了土地就能冲向敌人。

混杂在一片赞扬声中，竟忘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捕鸟者”一直看到军队调度员不再举起小红旗，民警挥动警棍，准予结集在涅瓦大街上的运输车辆开动。孩子们这才醒悟起来，从一辆载货车底下钻过去，跳上了一辆已经开动的4路电车。

“这些生力军真不赖！”一个中年男人瞧着停在那里的坦克大声说。

“你数过有多少辆吗？”电车驶过十字街口，坦克纵队给房屋遮住了，斯乔帕问朋友道。

“是那些已经拐过弯来的吗？”

“这我已经数过，有17辆。我问你那儿铸造大街上有多少，简直望不到头。你注意到没有，那些坦克上的炮，太——好了！”

炮击没有停止，电车灵活地在老涅瓦大街上行驶着，爆炸声逐渐暗哑下去。德国人似乎在向芬兰车站区开火，可能有人用无线电把坦克的到来通知了他们，因此他们想尽量用远射程炮的炮火打掉这些坦克。

列宁格勒风景最最优美的地方就展现在眼前！下了电车，孩子们走过河上的小桥，就进入了完全另一个世界。他们刚从车窗外看到的石头房子、柏油马路、商店招牌、来往的车辆都微不足道了。它们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完全是多余的……

“你看，萨什卡，多好啊！”斯乔帕兴奋地说，“一片生机！”

“举世无双的景色！”萨什卡赞同说，“树木长得真茂盛。我早已说过，在墓地上它们很容易生长，肥料多嘛。”

“什么肥料？”

“死尸么，你以为是什么？腐烂以后分解了，它们就是树木的养料。氮、过磷酸钙……”

斯乔帕没有作声。他不想谈论，也不想思考这个题目。

他喜欢十字架、墓碑、墓穴、粗大的树木、灌木丛。所有这一切彼此之

间配合得很和谐，给人一种新的、从未体验过的感受：但是不知为什么偏偏要……”只能是昏了头。”

“等一下，”他拦住了朋友，“得弄清方向才是。”

斯乔帕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张纸，一边环顾着四周。特里福诺夫画的地图很简单。这儿是小路、转弯处、白色的十字架，那儿是灌木丛……一切都对得上号。这里得放捕鸟器，那里得张网。

“你不害怕吗，萨什卡？”他藏起地图问。

“怕什么？”

“死人。从墓地爬出来，抓住你的脚问‘为什么到这里来，亲爱的，跟我一起走吧！’”

“你别乱嚼舌头，对死人的看法我已经给你讲过了……”萨什卡刚说开头，突然停了下来，举起一个手指，伸长了头颈。

“什么东西？”

“别出声……听……”

斯乔帕向四面转动着头，屏住了气：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除了仓库后面车辆驶过的嘈杂声，什么也没有听到。

“赤背鸚……”萨什卡悄悄说，“有一大群。”

“什么赤背鸚？”

“就是灰雀……很近……听见吗？”

“我什么也没有听到。”

“哎，你……‘死人，死人！’”萨什卡摹仿斯乔帕的样子，“鸟却听不见……哎呀！这是斑雀……快点。山雀能把它引过来。”

“别忙，稍微过去点放。”斯乔帕看到萨什卡要解袋子，说。

“会飞掉的。”

“它们飞到什么地方去？飞到涅瓦大街去，还是怎么的？走吧，走吧。”

捕鸟者拐进人迹罕至的小道，深入到丛林里。在这儿，两个墓穴之间，找到了个合适的地方。

萨什卡业务精通，换个时候，斯乔帕可以向他学到许多东西：但现在他的头脑里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他很少关心鸟笼该放在哪儿，该怎样凝神细听，该怎样清理张网的场子。他没有去听萨什卡的解释，只是机械地帮着他干。当要他握着棒的时候，他却把棒头插进了土里：自己圆睁着眼睛观望着。通过公墓的小路在一旁，路上的行人历历在目。走过了个女的，随后是两个男的，又是个女的，而她的身后是一个老太婆。这些人谁也没有转弯。

终于，捕鸟器和网都张放好了，就等鸟来。孩子们在两个墓穴之间找了个地方，静静地坐着，一动不动，仔细听着传来的声音。斯乔帕听见偶尔走过公墓的人声，震耳欲聋的炮弹声，以及行驶在施利谢尔堡公路上车辆的嘈杂声和喇叭声，远处是机车的鸣叫。萨什卡对这一切什么也没有听到。传到他耳朵里的只是鸟的声音。两只山雀在墓地的不同角落里不停地互相呼唤：但作为诱饵的“小褐头”，不知为什么老是一声不吭。一寸群灰雀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不管萨什卡怎样仔细倾听周围的声音，还是不能发现它们的特殊叫声。”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孩子们蓦地吓了一跳，回头看了一下。他们面前站着个戴眼镜的男人，身材高大，很结实。他戴一顶芬兰帽，穿着大衣、长筒靴子，肩上还背着防

毒面具。

“就是照片上的那个人，”斯乔帕想起来了，“他打哪儿出来的呢？是从地下钻出来的，还是怎么的？”

“喂，没听见我在问你们，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萨什卡想解释一下，斯乔帕用力拉了一下他的袖子。

“关你什么事？”他顶嘴说。

“问你总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捕鸟，难道你没有看见！”斯乔帕粗暴地回答，“谁碍着你了……”

“马上从这儿离开，这里不准捕鸟！”男人厉声说。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多管闲事！”斯乔帕挑战地大嚷起来。

“我是看守人，”男人口气很平静声音却压低了好多。

“你撒谎！这儿什么看守人也没有。”

路上出现了三个男人。感觉到陌生人有点心虚，斯乔帕故意大声地嚷起来，“我们碍着你了，为什么你老纠缠不清？谁派你来了？还装模作样像是个首长！我们可没见过这样的首长！”

“不要叫！”男人尽可能威胁地说，“我又没有碰你。”

“没有碰！那末你来碰碰看。喏，碰吧，试试看！”

谁也不知道这个冲突会怎样收场，正在这时捕鸟器啪达一声响了，萨什卡跳了起来。

“斯乔普卡！着了！”

“什么着了？”

“斑雀进笼了！”

“是吗？”

“难道你没有听见？快去！”

孩子们忘了一切，穿过灌木丛飞奔而去。真的，在捕鸟器里除了“小褐头”外，还有另一只鸟在蹦跳。

“怎么把鸟笼忘了，快去拿来！”萨什卡一面钻进丛林，一面嚷道。

斯乔帕退回去，绕过他们躲藏的一个大墓穴，担心地想着留在那儿的东西。“恐怕给偷走了，或者给弄坏了。”

男人已不在原处。奇怪，刚刚还在那儿，而现在又突然不见了，而且踪影全无，斯乔帕爬到块大的墓板上，从那儿看周围一目了然，他又朝四周环视一下。还是看不见那男人。

“他没来得及溜走吧？”斯乔帕想，“可能躲在哪棵树或哪个十字架后面监视着，得小心谨慎，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作出这个决定之后，斯乔帕从石板上跳下来，从袋子里取出了鸟笼，悠闲地吹着口哨，到萨什卡那儿去。

二十三、校正炮击的特务

呼——嘣——轰隆！呼——嘣——轰隆！

炮弹有的在街上爆炸，有的击穿房墙，有的噗通噗通打在涅瓦河里，激起了一个个水柱。苏联的炮火在城市的边缘还击，排炮的轰隆声愈来愈大。

河的左岸，离铸造桥不远，在一幢房屋的大门口站着两个佩戴红袖章的姑娘，她们很害怕。炮弹刺耳的尖叫声，爆炸的坼裂声和轰隆声……似乎战争已进入城市的中心。但她们是民防值日员，没有离开岗位。每当空中有令人讨厌和使人忐忑不安的炮弹临近和呼啸而过，她们就紧闭眼睛，吓得胆战心惊。

嘣——轰隆！姑娘们缩成一团，蹲下去。随后她们睁开了眼睛，虽然遭受了些惊吓，她们还是觉得好奇和高兴。“哈，又躲过了！”

铸造桥上行驶着坦克，大气中充满了发动机的巨吼声。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们，不管是猛烈的炮击，还是近处的爆炸。姑娘们明白，坦克要开到前沿去。以粉碎钢铁的包围圈，把法西斯分子从祖国土地上驱逐出去。

石头围墙的凹肚里，离姑娘们不远，站着个高高拉起领子的人，腋下夹着一只塞得饱鼓鼓的大皮包。他双手深深插在口袋里，正在注视桥上通过的坦克。

“玛莎，他为什么穿这么多衣服？”

“大概是怕冷呗。”

“真是冻死鬼！我一点也不觉得冷。”

这时炮弹落在花岗岩的石驳上，正好落在写着“禁上抛锚”的地方。由于可怕的轰隆声姑娘们躲进了大门。那人差不多把头完全缩进了大衣领子里。

“他为什么老在那儿站着？”其中一个姑娘问，并向他招招手，情他躲进大门里来。

那人没有看见，或是装作没有看见。

余下的一切发生得很快。姑娘没有注意到，不知打哪儿出现了第二个男人。他挨近墙壁，到了第一个男人眼前，并且手里有样什么东西在发亮。

“瞧，瞧……他想把他杀死，”玛莎叫道，并急着要跑去帮助。

第一个男人把皮包放到了地上，慢慢地举起了双手。

呼——嘣——轰隆！

张开眼，姑娘们看见的还是那个场景。第一个男人举起双手站着，第二个在两步以外，手枪枪口对准了前者。坦克的咆哮和炮弹的排射融成一片轰隆声，一个接一个又落下了几发炮弹，两个男人继续按原样子站着。终于，第一个举着手转过身，朝姑娘们走来，第二个一手拿着皮包，一手握着手枪，走在后面。

“噢，玛莎！正往这儿走来呢……”

“别作声……这是我们的人。”

“哪一个？”

“拿枪的……听见了吗？”

姑娘们这里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说话声。

“别东张西望！走，走……向左……站住！”当他们走进拱门时，第二个男人下令说，“姑娘们，帮个忙……看看他口袋里有什么东西。不要怕，

他下会咬人。”

姑娘们互相瞧了一眼，决定是否要去执行这个命令。被捕者穷凶极恶看着她们，似乎谁要靠近去他就要咬人。

“你们怎么了！快点！你们难道不是列宁格勒的保卫者和民防人员？”

玛莎点点头，走到男人跟前，把手伸进了大衣的左边口袋里，从那儿掏出了个椭圆形的黑色小匣子，上面有两个按钮，里边拉出一根导线。

“哎呀！他是在埋地雷，”她感觉到导线与什么东西接连着，说。

“这没有关系，放回去，看看另外一只口袋。”

右边口袋里原来有一把扁平的手枪，枪口低垂在专门设置的枪套里。

“就是这个……拿过来！姑娘们，你们这里附近有电话吗？”

“总部有。”

“请去一趟……只是灵活些！说是马斯柳科夫叫打的电话，马上要辆车子，说马斯柳科夫抓住了个校正炮击的特务。明白了吗？”

深信第二个姑娘已从害怕和突然的意外中清醒过来，马斯柳科夫又重复了一遍，还告诉了她电话号码，派她去打电话了。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坐在自己办公室的写字桌边，一边仔细倾听着暗哑的炮声，一画清理着文件，疑团头绪纷繁但这疑团的主要线索他已经把握在手。中校清楚，引起猛烈的炮击并不是因为天气好，而是因为列宁格勒出现了坦克。德国人在进行瞄准射击，虽然要击中远距离行驶的坦克可能性极小。很明白，城里有敌人的观察哨，校正射击的特务，但是他们同马尔采夫，——“毒蜘蛛”——有着什么联系呢？

马尔采夫就像卡扎科夫一样，到药房找了沙尔科夫斯基。沙尔科夫斯基与许多人有联系。现在查明，其中有两个隐藏在公墓的某个地方，其余住在城里各处。沙尔科夫斯基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

电话铃声打断了思路。

“中校同志，”他听见他一个助手的声音，“马斯柳科夫报告，刚才当场捉获一个波罗的海沿岸的男爵……他在铸造桥附近用无线电校正炮火射击。”

“反抗了吗？”

“没有，没有来得及掏武器。”

“您在哪儿讲话？”

“我在年监狱里，手续已经办好。”

“好，让我来审问。过十分钟我就来。”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挂掉了电话，收起打开的文件，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走了几圈。过几分钟，要同跟沙尔科夫斯基有关系的敌人会面了，昨天，这个校正炮火射击的特务一离开药房，马斯柳科夫就跟踪上了他。这人态度会怎样？怎样去进行审问？要是沙尔科夫斯基是间谍头子；那么被捕者只可能是执行任务者，既不会知道卡扎科夫，也不会知道马尔采夫。

炮击停止了，窗子玻璃因为铸造大街上行驶着坦克还在震动。

电话铃又响了。

“喂，找谁？”

“你是谁？”传来了个女的声音，“万尼亚叔叔吗？”

“啊，我的侄女，阿列奇卡吗？”

“是，我一个人在家，”女孩子匆忙地说，“科利亚在学校里，格里戈

里·彼得罗维奇去什么地方了，他说今天可能不回来过夜。他要去亲戚那里。您在听我说吗？万尼亚叔叔。”

“是，在听。”

“我收拾他的房间，发现在他那里放着几张……留声机唱片。科利亚说，如果发生什么事，要打电话给您。”

“这些唱片放在什么地方？”

“在小桌子上。”

“好，谢谢你的电话，再没有什么了吧？”

“没有什么了。”

“身体怎样？学习如何？”

“一切正常。”

“那就好，阿列奇卡。我现在非常忙，过一个半钟头我们再谈谈。”

谢尔盖·库兹米奇·马斯柳科夫如同瓦利亚·卡尔梅科娃一样，是重伤痊愈后从前线来反间谍机关工作的，并且在短时期内显示了自己很大的长处。马斯柳科夫年轻、过于热情，然而坚定、勇敢和机警。弄虚作假、撒谎。耍花样、等待时机、进行巧妙的“外交”谈话，他不会，也不能。但如果需要顽强地跟踪敌人，搜集他们的消息，迅雷不及掩耳地逮捕他们，马斯柳科夫干得很出色。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给他的助手们布置危险任务的时候，就估计到了这些特点。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走过长廊，到了楼房的尽头，下到审讯室去。马斯柳科夫已在等着他了。桌上摆着被扣留的东西：带皮套的手提式发报机、传声器、手枪，证件、烟盒、火柴、小折刀、手帕、钱、戒指、铅笔、记事本以及一份虽新却已弄皱的《列宁格勒真理报》。

“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中校同志，”马斯柳科夫向首长行过礼，快活地说。

“很好。祝贺您，谢尔盖·库兹米奇，”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友好地伸出手去说，“是你自己搜查的？”

“我亲自动手彻底解剖的，衣缝都摸过了，衬里布也撕开了，但是除了发报机和武器外，什么可疑的也没有找到。护照也是真的。”

“他态度如何？”

“当汽车没有来时，显得焦躁不安，不时东看西看。这会儿安静了。”

“您讲他不时看来看去？是在等候帮助吗？”

“不知道。”

“您与他讲过什么了吗？”

“沿右。”

“讲详细点，您怎样查清了他的身份？”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坐到桌边问。

他掏出一包烟，请中尉抽了支，然后把它放在自己的面前。

“我从药房跟踪他到家里，”马斯柳科夫开始说，“正巧这时院子里有个管院子的女工。从她嘴里我知道了，他在那儿住。不过住了多久，在什么地方工作，家里怎样，这些她都说不清；因为去年她才当院子的。不过重要的是地址弄清楚了。这以后我开始寻找易于隐蔽，进行监视的地方。

这就碰上了个过了中年的女工，跟她相识了。攀谈起来……您讲过，中校同志，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始终要依靠人民。”

“这不是我说的，是捷尔任斯基的话，”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纠正说。

“完全对。一句话，从她那儿我知道了，那里有个老头，在这幢房屋住得很久了，是革命前的老住户。他住宅的窗口恰好在波罗的海沿岸男爵家的对面，我就冒险去了他那里。什么巧事都有！原来那是个很好的老人。两个儿子在前线，老伴在战争的第一个冬天饿死了，他却活了下来。说来话长，简直像一整部长篇史诗。起先老人抱着怀疑情绪，不信任地看着我；后来听我讲了一、两个前线的故事，就变得亲热起来。”

“这——样，”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拖长声音说话，以便让人明白，余下的部分他已经从报告里知道了，“就是说，除了男爵外，住宅里还住着个老太婆。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弄清楚了吗？”

“他的姑母，靠养老金过活。”

“奇怪，他回来却住在一幢谁都认得他的房子里。”

“这可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中校同志。那时他非常年轻，现在谁认得他！何况差不多都死了。”

“但还是找到了一个。”

“这是例外，算是我的得手！”马斯柳科夫自谦地说，但是碰上了首长疑问的目光，就解释说，“淘金工人、采金者常这么说。要知道我是一个万事亨通、鸿运高照的人，中校同志。我三次受伤，但不管怎样，总算活了下来。”

“好吧，那沙尔科夫斯基呢？他经常去那儿吗？”

“这我就不能肯定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马斯柳科夫伤心他说，“我问他，他却装聋作哑。不是不能直截了当提问题吗？我用种种方法，药啦，药房啦，开始谈话；但一切毫无结果，我是个很坏的外交家。”

“他扫哪儿弄来的护照？”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从桌上拿起打开的证件问。

“我看，是从哪个死者身上弄来的。”

“应该今天就弄清楚，如果他招认，还得检验一遍。我们赶快开始审问。”

“是，开始审问！要叫女速记员吗？”

“不要，”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目送着离开的中尉，微笑着说。

两年的军队生活给年轻人留下深刻的痕迹。一副军人姿态，举上沉着，说话简练；但是透过这些仍然感到另外一个非军人的马斯柳科夫，特别当他全神贯注的时候。

马斯柳科夫去带被捕者的时候，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检查了全部东西，打开了报纸。在第一版上印着要罗科索夫斯基大将攻取戈麦尔市的命令。

很难推测被捕者对审讯的态度会怎样，他会提出些什么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会不会老老实实回答审讯员提出的全部问题。

被捕者小心谨慎地走进了房间，往左右瞧了瞧，有些奴颜屈膝地向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点了点头，坐到了准备好的椅子上。马斯柳科夫与首长并肩坐下来，有一段时间沉默着，互相都在揣摩“审讯官先生，我想用无线电对这件事作个声明，”被捕者忽然说。

“什么声明？”

“我想向我的同胞宣告，希特勒完蛋了，战争输定了。应该立即结束一切，为什么要流这么多血呢！”

“啊哈，是这么回事……这我们以后再谈。您姓苏特林，”伊万·瓦西

里耶维奇打开护照问。

“不，这证件是假的。它是在那一边搞的……我姓米勒，名叫汉斯，现在我是战俘。”

“瞧，这一切是多么简单又平常，”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微笑着说，“我们这样就相识了。记下来，谢尔盖·库兹米奇。汉斯·米勒由飞机经前线空投过来，”他口授说，“任务是校正炮火射击。是这样吗？”

“我！我！”被捕者已经用德语肯定。

“您很早就被空投过来了吗？”

“还不很久，两昼夜以前。我是用降落伞空投下来的。非常怕人，真担心，降落伞会张不开来。”

“您属于哪个部队？”

汉斯很乐意他讲了部队的编号，以及它驻扎的位置和指挥员是谁。他讲这些一直用半通不通的语言：但是即使是没有经验的人也很容易听得出他的口音是装出来的。

“那您这两天住在什么地方？”

“第一夜我住在城外，就是我降落的地方，一个小村庄的干草棚里。另一夜，就是今天，住在一个没人住的住宅里，也就是瓦西里耶夫岛上。”

“以前您来过列宁格勒吗？”

“我这里来过三次，当时我在商船上工作。审讯官先生，您给我发表广播声明的机会吗？”

“不成问题。如果您这念头没有打消的话，审讯后我们就带您去广播电台扩音室去。这么说来，您在列宁格勒没有熟人。”

“没有。”

“那为什么您昨天去过涅瓦大街的一家药房？”

被捕者皱起眉头，想了想，不慌不忙地回答：“药房吗？是，昨天我去过药房，买了……”

“六包阿司匹林粉，”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提示说。

“不，”被捕者毫不发窘地回答，“我买了感冒药。我稍微有点咳嗽。”

“喂，看来您认为我们都是些笨蛋透顶的傻瓜。您在哪儿弄到了这张护照，伦基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冷冰冰地问，并且看得出，这个姓对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又继续说：“别装蒜。我们知道您不是施韦克，而是伦基斯·亚当。我们对您知道得很清楚，男爵先生。您昨天从沙尔科夫斯基那里接受了什么任务？”

被捕者低下了头，不响了。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把这个问题用不同问法问了好几次，但没有得到回答。被捕者甚至头也不抬。

“只有您老实地全部告诉了我们真相，我们才认为您是战俘。现在您去想一想，什么对您有好处，是讲还是不讲，”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站起来说，“希望您死了作广播声明的心……把被捕者带走。”

二十四、唱片

功课做完，午饭煮好，住宅全部收拾完毕，列娜在等电话，无事可做，拿起了本书，在客厅里拣了个座位读起来。很快真的响起了铃声：但不是客厅的，而是前厅的。

“外面是谁？”

“阿列奇卡，这是我，万尼亚叔叔。请开门。爸爸没有回来吗？”

列娜开了门，亮了前厅的灯，困惑不解地看看站在梯台上的两个男人。

“爸爸没有回来吗？”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又问，“只有您一个人吗？”这时，列娜才明白过来。

“一个人，一个人……家里谁也没有。”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和跟在后面的布拉科夫，走进了前厅，随手关上了门。

“首先祝您好，阿列奇卡。你感觉怎样？”

“很好。”

“与哥哥没有吵嘴吗？”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微笑着说。

“哪里的话！没有……”

“布拉科夫同志，去厨房里，在窗边看好。如果他回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转移到您那儿去。”

“他说，今天不来过夜，”列娜告诉说。

“他的计划突然有了变化，是忘了什么东西……”

布拉科夫把拐杖留在前厅，去了厨房里，在一扇窗旁找了个地方站着，打那儿整个院子都看得很清楚。

“喂，讲吧，列娜，看见和听到了什么。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给您什么印象？”

“他很好……”列娜不加思索地回答，“善良又愉快。只在晚上才在家……还有早晨耽搁一会儿。我们喝茶时，他讲各种各样可笑的故事……有次帮我解了习题。前天晚上，科利亚很狼狈。他给他看了儿子的照片……”

“这我知道了。他向您打听了吗？”

“问到了爸爸……但我就像您讲的那样，尽量少讲，万尼亚叔叔。生活中经常有沉默寡言的女孩子。是不是？我们班上就有一个……沉默寡言得吓人。”

“是是……少说多听……有个思想一直让我不安，怕您会说漏了嘴，阿列奇卡……您要知道，这种事有时往往会发生。只顾说话，讲得入神了，忘了是谁，为什么在这里……”

“没有……我当然什么时候也没有忘……我已经习惯了。似乎一直就是这样生活的。”

“就是，就是……你们这里有股什么气味？”

“大概是烟草气味。他烟抽得很多，烟草的烟不知怎么的有着种特殊的香味。”

“这些天谁也没有来找过他吗？”

“我在时没有。也许在早上，当我在学校时……”

“啊，您的学习怎么样？”

“很好。我曾经稍稍拉丁了点功课，现在没事了，已经赶了上去。我们

有个很友好的集体，大家都帮助我。”

“好……让我们走吧，看看是些什么唱片……”

在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住的房间里，烟草味更浓了。装着《船长》牌高档斗烟丝的、圆形的洋铁皮筒放在床头柜上，筒的边上放着一只弯管烟斗。箱子塞在床底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掀起被子的边缘，按了按锁的按钮，但它们没有被按动。

“是……用锁锁上了……”

挂在椅子背上的背囊是空的。

“他的袋子里有食物，”列娜解释，“它们在厨房里。”

床上放着本打开的书，部分书页压在下面。

“《水泥》，”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俯下身去读出声说。

留声机唱片放在一只小桌子上。两张唱片从贴在中间的英文商标来看都是外国唱片。

“得播放一下。你们什么地方有唱机吗？阿列奇卡。”

“在我的房间里。”

“他晓得你们有唱机吗？”

“不晓得……但可能当我不在家时，他进去看到过……”

“他在时你们一次也没有放过吗？”

“没有。”

“那好吧。把唱片拿到厨房里去，我们在那儿放一下。”

中校走进厨房，在窗边找了个地方，凑着亮光仔细观看唱片；布拉科夫好奇地注视着首长。

“可能这是慢速唱片？”他低声问。

“我看不是，中校同志。要是慢速唱片，那就得有专用唱机。到哪里去弄呢？”

“别担心。如果唱片不是普通的，总有办法弄到专用唱机的。这里边可能有鬼把戏。比如，可以反向录制。啊？您认为怎么样？”

“当然可以。”

“一点不错，正是如此，也可以双行录音，”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仔细看着唱片说，“不，似乎一切都正常。乐曲的词也很一般。一面是波士顿华尔兹舞，另一面是狐步舞……”

列娜拿来了唱机，尽管没有灰尘她还是用布抹了抹。

“让我们未听听这是什么音乐，”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

他上了发条，摆好唱片，小心地放下唱针，房间里充满了悦可的、令人陶醉的华尔兹舞曲。演奏的是个很大、很好的爵士乐队。

沉默地听着。播放了狐步舞，播放了另一张唱片。

“怎么样？”当唱片放完，唱针滑到中间丝丝作响的时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问。

“音乐很令人喜爱……不形式主义，”布拉科夫应声回答。

“是……秘密到底在哪里？也许节拍里有某种披译成的密码？”

他重又开了唱机，放了第一片唱片。一、二、三！一、二、三……这样直到华尔兹舞结束。

“怎么样，要是谜藏在乐谱里呢？”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想，“但为此需把音乐记录下来，用眼研究乐谱。”

一次又一次开了唱机，轮流听了两张唱片，但终究未能弄明白。这真令人气恼。特别是你朋友知道，这些唱片不是一般的唱片，它们之中藏着某种对保卫城市有关的重要东西。手里拿到了唱片，聚精会神听着轻松的旋律，却意识到自己给愚弄了。

“也许音乐与密码没有任何关系？也许谜在唱片的表面？在光滑的边缘或中间的圆圈上记着什么东西？”

不管怎样，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明白，对这个问题着急是解决不了的。唱片要用实验室的方法进行检查。可又不能把唱片拿走，或用其它的唱片来代替。那样千马尔采夫立刻会发觉。只得等待时机。

“行了，同志们，一点也没什么，平平常常。唱片放过了，够了。您，阿列奇卡，把唱机拿走，而我把唱片放回原处……”

“您记住了吗？万尼亚叔叔。”

“记住什么？曲子吗，是……我现在终身把它记住了。”

“怎么样，要是谜就在女孩子的天真的问题里？”他思索了一下，“要是这个曲子是某种约定的暗号或密语？”

“我也记住了。”

“这很好，不过您的客人在家时，不要忽然想起唱这些曲子……您喜爱唱歌吗？”

“有时喜爱。”

“在工作或沉思时，人们会无意识地唱歌……如果您当他的面唱起其中某个曲子，那他就会知道您拿过他的唱片了。”

“那又怎样？它们就放在桌子上。”

“未经许可拿别人的东西不好。”

“不，我当然在他在时不会唱，”女孩子许诺。

把唱片放回原处，与列娜告别后，两个男人走了。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警告久久地没让列娜平静。要是突然她真的忘怀了，唱了起来呢？就像故意作对似的，华尔兹舞的曲子与狐步舞的曲子交替着一直在她脑中盘旋。而且急于往外冲。最终列娜决定，一当格里戈里·波得罗维奇回来，她就请他放放唱片。

米沙回来得很晚。列娜给她热了午饭剩下的罐头焖肉煮通心粉，倒了茶，喊他到了客厅里。在他吃的时候列娜讲起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来访。

“你知道，他们把唱片放了三次，并从头听到底……两人皱紧了眉头站在那儿，就像你现在一样全神贯注……我甚至觉得很可笑。不，真的！音乐很愉快，可他们像在听大会的报告……科利亚，你有什么不愉快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

“那你为什么这样？你说……”

“是的，你要知道，我不知为什么为瓦西卡担心。今天德国人炮击了一整天，全在维堡方向。而他在那儿的军医院里躺着，动也不能动。你要明白，我心里很难受。明天得去他那儿看望一下……”

“你也会遭到炮击吗？”

“那也不一定。”

“突然间……”

“正是如此，突然间……现在我与你坐着，突然炮弹落到我们的房间里……轰隆一声，就此完了！难道你猜得出炮弹会往哪儿飞吗？”

“我们这边很安全。我看过了，我们后面有幢高房，”列娜提出了不同意见。

“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他们现用的炮弹……三堵墙也打得穿。好吧，我们不去讲这个，”米沙看到女孩子蹙起了眉头，就说道，“干吗弄坏情绪！最好我们来放放唱片。”

“未经准许不好……”

“他又不知道。”

米沙明白，要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来了，并亲自听了唱片，那就是说它们决不是一般的唱片，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不是作为礼物把它们带来的。从列娜的讲话中他明白，除了音乐，他们在唱片上啥也没有发现，虽说对它们作了仔细的检查。米沙不能容忍万尼亚叔叔碰上挫折，“空手而归”。他对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聪明、经验和知识的评价太高了。检查过唱片，米沙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最普通的有英文标签的唱片。他不爱狐步舞，但华尔兹舞他很喜欢。平稳的节拍，令人愉快的旋律触动着他的心，产生一种忧郁的，几乎是凄凉的情绪。不知为什么他又想到了瓦西卡。他躺着，可怜的人，在床上不能动弹，并想着……他现在想些什么？也许他并没有想什么，只是在听收音机，或与其他伤员谈话。他回想起过去瓦西卡活泼而带有嘲弄的笑容以及现在绷带孔中闪光的眼睛。回忆起了他们最后一次使得斯乔普卡发窘的谈话……

而与此同时，在瓦夏住的军医院里，这时正在进行紧张的工作。把墙灰清扫出去，拖地板，给窗子镶上胶台板，抖被子，换床单，重新摆好床铺，把伤员放回原地方。今天有三枚炮弹落到了军医院里，带来了很大的破坏。底层走廊的尽头，简易的木床上躺着两具尸体。他们既无需照顾，也无需关心，而且对他们谁也不予注意。一个长长的、十分消瘦的、穿着条内裤的士兵侧身躺着，右手不自然地伸向了一边。另一个要小得多，从头到脚绑着绷带仰天躺着。早就该把死人送停尸间去了，但为此既没有人，也没有时间。大家想的只是活着的人，尽可能更快地清除毁坏的东西。

病房里发现男孩子不在，已经在寻找他了。

“我们的小伙子究竟在哪儿？瓦西里在什么地方？阿列克谢那芙娜。听见吗？”一个刚从掩护所送来放到床上的伤员大声地呼喊道。

“你叫嚷什么？你没看见谁都没有空，谁都筋疲力尽了，”最后助理护士总算应声回答了。

“瓦夏在哪儿？我在问……你们会把男孩子冻坏的……掩护所里很冷。”

“他现在已经没有了，不会冻坏了……”老太婆开腔说，她突然哽咽住了，眨起眼来，到口袋里去掏手帕，“没有了……我们的瓦西卡死了……无辜牺牲了……”

“怎么死了？你在瞎说什么！”

“哎哟，没瞎说……哎哟，没瞎说……”

老太婆坐到临近的一只凳子上，也不掩饰自己的眼泪，痛苦地哭了起来。被可怕的消息震惊的士兵长时间沉默着。

“怎么会这样……”他偶然若失地道，“这么年轻。”“年轻，年轻，”助理护士哽咽着，擤着鼻涕承认，“还完全是个孩子……可怜的人儿没有机会活到胜利……要知道他是多么想看到胜利！阿列克谢耶芙娜奶奶，他说，

很快我们将把法西斯分子从列宁格勒赶出去……一定赶出去，他说……”

受伤的士兵没有去听老太婆的话。他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天花板，白管自地想着。

“好吧……”他透过牙缝说道，“只要快点恢复健康……”

二十五、死亡

电话铃响时，厂长办公室正在开会。坐在附近的总工程师取下了话筒，用手掌半掩着传声器，低声说：

“喂，请等会儿来电话。现在他正忙着……怎么回事？您说什么！真是出乎意外……好，我转告他。”

挂好话筒，总工程师俯向厂长，用耳语转告了来话的内容。这时在发言的工段长停止了说话，以便让厂长注意听总工程师的话。房间里开始一片肃静。根据总工程师脸部的表情，大家都感到发生了某件重大的事。厂长的双眉锁了起来。

“同志们，”他说着不知为什么举起了一只手，“我应当告诉你们一个沉痛的消息。科茹赫牺牲了……”

“是父亲吗？”一个战前与瓦夏的父亲一起工作的工长打断说。

“不。是儿子。瓦夏·科茹赫。”

“不是大家都在说，他不要紧了……健康正在恢复。”

“是的。可在昨天的炮击中，他牺牲了……”

“把人毁了，畜生……”

又开始一片寂静。所有在场的都认识现在前线作战的科茹赫，认识他的妻子，也认识在厂实验室里工作的瓦夏。男孩子的英勇行为使车间免于火灾，为此受了严重烧伤，这使大家更加喜欢瓦夏。他在一年的工作中早就表现出是个当之无愧的接班人和真正的爱国者。

“请等一等，”厂长说着拿起了内线电话，“给我找共青团委员会。你是谁？是这么一回事，瑟乔夫……军医院刚通知我，瓦夏·科茹赫牺牲了……不，死了……嗯，当然是完全死了……你等等。听我说，现在去一些小伙子，把尸体运回厂里……对。举行一个共青团式的葬礼……什么？你们什么地方较方便？不，实验室不行。最好在你们的委员会里……给组织一下，”讲完话，厂长把脸转向了工会主席，“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你来负责……要通知他母亲。让她有个准备。”

“哎哟……同志们，我不会，”工会主席把手放到胸前带着哭腔说，“女人的眼泪我受不了……”

“这儿不需要特别的本事。没什么，没什么……她是列宁格勒人。”

“你，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更习惯于告诉别人发奖金，”党委书记低沉地说，站了起来，“我去告诉他母亲吧。”

斯乔帕与萨什卡这两天都去了大修道院，并认真地捕着鸟。抓到了两只山雀，不知打哪儿来的权为什么飞来墓地一只麻雀也落到了网里；但斯乔帕从早到晚挨冻，急需查明的事还是没有眉目。戴眼镜和芬兰帽的那个人再也没有出现过。

晚上，斯乔帕回到家里，碰上了不知为什么正在生气的母亲。

“你死到哪里去了！”她责骂儿子说，“整天你在什么地方？”

“咳，妈妈，你叫嚷什么？我出去是有事。”

“连知道都不想知道……别扯谎！你啥事也没有。应该去上班，而你不知在什么地方闲逛。”

“我这是受工厂的委托……”

“啊呀，老天爷，老天爷！炮击接着炮击，而他却满不在乎。你会像科

茹赫一样落到炮弹底下去的。”

“瓦夏是在工厂里受伤的，在工作时，”斯乔帕反驳说，“没有什么，他很快就要恢复健康了。”

“恢复健康，你等着吧！不知在哪儿奔来奔去，追鸡撵狗，连明天安葬他也不知道。”

“你说什么话……安葬谁？”

“瓦夏。”

“你怎么啦！”

“还不相信别人的话。我对你说的是正经话。炮击时，瓦夏在军医院里给打死了。今天安放在共青团委员会里。明天下葬。”

三分未钟斯乔帕一句话也说不出。瓦尔瓦拉·瓦西里耶芙娜继续说着她今天怎样去看望了纳塔利虹，纳塔利姚怎样坐在桌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儿子，像在等他睁开眼睛来看她，她很平静，并没流着眼泪回答她……然而这些斯乔帕都没有听见。他的意识像给分成了两截。在他的头脑里。与脉搏一起跳动着这样两句话：“瓦夏死了。瓦夏没有了。”可是他对这些话不能理解。在记忆的某个深处总存在个活泼、愉快而又坚毅的瓦西卡，不管这可怕的思想如何在敲打，却未能潜入他的另一个意识。

“瓦西卡怎会就此没有了呢？他能躲到哪儿去了呢？是的，我看见他绑着绷带躺在医院里。那又怎样？恢复了健康，就会起床的。他的脚一点也没受伤……战争结束，我们将一起开始学习。要知道这是我们早就说定的啊……”

“瓦西卡死了，瓦西卡没有了，”一个可怕的思想固执地敲打着。“那又怎样？现在死了，随后又将活过来，”斯乔帕的整个身心在抗议，并无论怎样也不能想象瓦西卡从生活中永远消逝了。

“妈妈，我去……”他费劲地说。

“你去哪里？”

“我去……米沙那儿要去一次，”他说，虽然他完全知道，阿列克谢耶夫不在家过夜。

“先吃点吧，会饿着的，”瓦尔瓦拉·瓦西里耶芙娜表示反对，但看到儿子无心吃东西，也就没有坚持。

斯乔帕走到了院子里，不由自主地望了望科茹赫家黑洞洞的窗子，回忆起瓦西卡的请求——为了保暖给窗子加上胶合板，糊上报纸。他没有完成朋友最后的请求。“最后”这个词多么怕人！

“就是说，瓦西卡永远不再请求什么了……就是说，他再也不需要什么了。这是他的最后的请求。”

突然间斯乔帕明白，在他生活中发生了他以前从没想到过的事。在他的简短的一生中，他看到过许多死人。42年冬天，人们大批大批死亡。死人横卧街头，把他们堆成了堆，用载重车装走。从前线也传来各种各样人死亡的消息，但所有这些都为什么未触动他的心。

只有现在，当生活中离去了如此熟悉，如此亲密，他如此需要的人时，斯乔帕才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死亡。

有一团什么东西塞住了他的喉咙，堵住了呼吸。胸口有个什么东西在发颤。他跑到了第二个院子里，躲在一只混凝上的污水箱后面号陶大哭，痛苦地哽咽着，不觉得脸红，也不掩饰眼泪，他哭了很久。随同痛苦一起，胸中

不由自主说出了这样的话：

“哼……可恶的恶棍！”

远处的一个港口开始响起了高射炮的撞击声。两辆汽车发出呼哧呼哧和啪啪作响的声音，喧闹地驶过大街。

“油箱里的汽油灌多了，”斯乔帕无意识地思索一下，不知为什么又回想起他们有一次乘“香肠”有轨电车去中央文化休息公园，瓦西卡用左手抓住他的衣领，为使他在转弯时不致跌倒。

第二天早晨斯乔帕起得很早。

“什么！又是委托？”母亲怀疑地问。

“不。我去找米沙，而随后去瓦夏的厂里。你自己说，今天下葬。”

“瞧，我……我忍了又忍，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到时候有你好看的。”

“行了……干吗你一大早就开始！”

匆匆地吃了早饭，斯乔帕穿上衣服，从家里出来到萨什卡那里去。东方的天空一片桔红色。天气仍然晴朗而寒冷。“又要炮击了，恶棍，”斯乔帕想了一下。就像回答他一样，又传来了大炮砰砰的声音，不久远处又传来了爆炸声。

萨什卡已准备好去墓地了。捕获的那些鸟激起了他打猎的狂热，不管瓦夏的死亡和安葬，他决定不取消外出，何况昨天傍晚又飞来了一群山雀。让斯乔帕去厂里给朋友送葬吧。这是他的责任和义务，他本人与瓦夏又不特别相好，因此还是去捕鸟。

“可能他就葬在那儿……尼古拉墓地上？”他问斯乔帕。

“不……这个墓地是关闭的。那儿要有特别的批准，只埋葬一些著名的人，”斯乔帕回答，“好吧，去捕鸟吧……如果有谁问起我，那你说……我……你随便想个借口。”

“谁会问起你呢？”萨什卡感兴趣地说。

“嗯，不一定会。我有一个熟人。他可能顺便来看看。”

“那对他说什么？”萨什卡问，“去大小便了吗？”

“不。这不适合。你最好说，我生病了……或者不。最好说真话。有什么可撒谎的呢？最好我给他打个电话，不过时间太早。还有什么，萨什卡……要是那个人出来干涉……记得那个戴眼镜的假看守吗……你叫他走开点。明白了吗？别怕。他没有任何权利来管。”

“你怎么知道他有权利没有权利？”

“当然知道。你别怀疑……好吧，祝你满载而归……我尽量快回来。埋好瓦夏，立刻去你那儿。我还想出了个主意……最好在那儿偷一个墓碑，树在瓦夏的墓上。这样的墓碑在尼古拉墓地多得很……找一个漂亮的大理石墓碑……”

“它们都有十字架。给共青团员树个有十字架的墓碑那怎么行！”萨什卡反对说。

“这没有什么。十字架可以用凿子凿掉。”

“你可知道，它们有多重？”

“我们不用自己来抬。用载重车。”

“什么地方去找载重车？”

“这不用你操心。”

一切商量定，朋友俩分手了。斯乔帕出发去找米沙·阿列克谢耶夫，而萨什卡则出发去捕鸟。

二十六、罐头焖肉的气味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向首长报告作战的进程。

“现在我不再有任何怀疑，将军同志，”他把写满字的一些纸张重新放在公文夹内说，“‘毒蜘蛛’来列宁格勒的目的是为活跃德国侦察机关的活动。他们是他们那儿的一个什么官员，而且不是个小的官员。德国人觉得，我们正准备进攻，于是就想出了个什么重大行动。要是他们派遣了‘毒蜘蛛’来到列宁格勒，那就该等着他的毒螫。”

“秋天的毒蜘蛛不很有毒……它们在春天很危险，”将军开玩笑地说道。

“六只脚的是这样，而两只脚在任何季节都不是令人愉快的。”

“同意。讲下去。”

“沙尔科夫斯基是间谍头子，通过他接受任务，”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继续说，“伦基斯·亚当是他的主要助手和接替人。住在瓦西里耶夫岛过去有个时候曾属于他父母的一幢屋子里。这是第二个秘密接头点。在最近几天里将开始来人。要是沙尔科夫斯基的秘密接头点出事，他们应当去瓦西里耶夫岛的伦基斯那里。”

“您要在那儿设置埋伏，把所有人抓起来。是这样吗？”

“您猜对了，将军同志。我真的很在这样想。”

“但为此需要收拾掉药剂师。”

“是。伦基斯招认，他们与沙尔科夫斯基在列宁格勒搞了些见不得人的买卖……用药品、维生素和肥皂调换各种各样的珍贵物品取利。以此为借口，我们就想把沙尔科夫斯基抓起来。给他时间通知‘毒蜘蛛’，以让后者放心。”

“明白了，”将军沉思着说，“嗯，那墓地上的事呢。”

“这我现在还不十分清楚。初步认为，他们藏在某个墓穴里。那儿通过无线电接受命令，那儿是弹药库，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发报机那儿没有。我们一直在监视，不然早就测到方位了。”

“嗯，那留声机唱片的秘密呢？”

“还是个秘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耸了耸肩回答，“很可能这是暗号……但这需要弄清楚。我想在沙尔科夫斯基那里我们将会找到唱片。”

“好吧。我没有异议。唯一我想说明的是缩短期限……您喜欢把一切连根刨，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时间不够。要抓紧。我们很快将在这个地段开始进攻了。”

“是，抓紧！”

“随后还有一件事……跟孩子们要小心。我懂得，这是些可靠的助手，但由于年轻他们太大胆、太热心、太积极，可能出事。未必您希望对不幸事故负责……同意吗？”

“同意，将军同志。”

“那就完了。”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唤来了马斯柳科夫。

“坐下，谢尔盖·库兹米奇，注意听着，我们接到了缩短作战期限的命令。为此给您一个重要任务。问一问瓦利娅·卡尔梅科娃，药房工作人员中谁最饶舌，传他们去民警分局讯问。不要吓唬他们。问清一切投机活动和药物倒卖的勾当。与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反投机行为局联系。他们是这一方面的能手。我们清楚，沙尔科夫斯基用紧缺药物调换珍贵的物品。问清谁经

常去他那儿，带去些什么。我们主要是让他们去告诉沙尔科夫斯基，为什么他们被传唤去民警机关，那儿对他个人感兴趣的是什麼。第二天把沙尔科夫斯基传唤到民警机关，并把他带来这儿。他的老太婆大概会给他传信的。对此应该有所预料。与民警机关商量好。让沙尔科夫斯基在那儿登记一下。明白了吗？”

“明白了。”

“有问题吗？”

“沙尔科夫斯基是否来得及通知马尔采夫，说他被传唤去民警机关。”

“我想，如果您明天中午与药房工作人员谈过话，那么夜里他会设法去通知的……应当能通知到的。”

“还有个问题，中校同志。沙尔科夫斯基是否晓得伦基斯被捕了。”

“根据我的情报，没有。”

“这是我们作好的打算。”

“那就作坏的打算吧，随您便。由此可得出什麼结论呢？”

“伦基斯被捕对他们有很大影响。他可能把这个通知了马尔采夫。”

“为什么？”

“秘密接头点砸了。”

“就算这样。下面呢？”

“结论是两个秘密接头点都砸了。‘毒蜘蛛’会怎么办？中止他的行动吗？”

“对此我们立即会查明。”

“下来怎么办？”马斯柳科夫继续问。

“完了把‘毒蜘蛛’抓起来，就此结束。”

“但我们没有把全部抓住……只是抓了头。”

“我们没有时间，谢尔盖·库兹米奇。前线的情况在催促我们。”

“那我就再也没有问题了。”

“把细节考虑周密。我把希望寄托在您的谨慎上。”

突然响起了电话铃。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取下听筒，听到了一个匆忙而又激动的声音。

“喂！请叫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听电话。赶快。”

“是我在听电话。这是米沙吗？”

“嘿！我以为碰不到您。我有件紧急的事。立刻要见面。”

“电话里不能讲吗？”

“不能……这里的事真出乎意料……”

小伙子的激动也传染给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要是米沙说是紧急，出乎意料：那就是说真的发生了什麼事。

“别忙。平静他讲，米沙。你从哪儿打来的电话？”

“在这儿，邮局的公用电话间里。在旧涅瓦大街。”

“好。如果需要，那让我们见个面。我马上来。几号邮局？”

“几号不知道。离大修道院不远。”

“我们找得到。我现在就出来，而你进邮局里，在那儿等着。买上纸，给父亲写封信。我的车子你认得吗？”

“认得。”

“我们将停在入口处。我进邮局里，问留局待取的信，而你趁机坐到车

子里。这样行吗？”

“为什么不行？”

“各种各样的事都有！我还不知道，你那儿有什么事。会不会有人跟踪你？”

“不会。还没有这种事。”

“那好吧，我们就这么办。过10分钟我就来。”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挂上话筒，瞧了瞧马斯柳科夫，耸了耸肩说：

“阿列克谢耶夫来的电话。他那儿发生了什么事。”

“需要我吗？中校同志。”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没有马上回答。他的小组的所有助手都忙着，要是米沙·阿列克谢耶夫大有需要迅速、坚决行动的情报，那应把马斯柳科夫随身带着。”小伙子在大修道院附近的旧涅瓦大街，”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想，”那儿离他的朋友斯乔帕·潘菲洛夫‘捕鸟’的尼古拉公墓不远。”

“好吧，”他从桌后站起来说，”我们一起去。万不得已时，沙尔科夫斯基由特里福诺夫应付。”

米沙·阿列克谢耶夫从公用电话亭出来，进了一间有栅栏隔开不很大的房间。邮局的工作量很大，那儿的人工作很不错，主要是妇女。买好纸和信封，米沙走到了房间的尽头，那儿在窗子附近放着一张桌子和几只椅子。桌面上嵌有两只墨水池，放着几支蘸水笔。

“爸爸，您好！很久没有收到您的信了。从报上我们知道，你们正在把法西斯分子赶出我们的土地。狠狠揍他们。柳先卡很健康，并大大地长高了。很想现在把她送去学校。但那样她就不能住在幼儿园里，得把她送到保育院去。可我又不想送。她在我们家里又不是孤儿。有父亲，哥哥也成年了。把她带到家里吧，我又没有时间。需要学习，家里几乎看不到我的人影。今天我们安葬了瓦西里·科茹赫。他牺牲了，是个真正的英雄。起先他使工厂的车间免于了火灾，为此烧伤，全身包扎起来，躺在医院里，前天他们的病房中了炮弹，瓦夏牺牲了。我心里很难受，爸爸，他是个好小伙子，我的好朋友……”

米沙痛苦地吸了口气，把脸转向窗子。泪水刺痛了他的眼睛，遮住了他的视线……

今天早上有人把他从课堂上叫了出来。在存衣室里等着斯乔帕。米沙一看他马上意识发生了“奇普”，或者换句话说，发生了非常事件。

瓦西卡死了！听到这可怕的消息一开始就觉得很吃惊。要知道他早想到过这一点。有一种顶感……可这怎么会呢？对朋友的死他什么也不知道，可一直在为他担心！

在去工厂的路上斯乔帕讲了他有多困难，嘿，当然忍不住告诉了秘密任务。以捕鸟为名他整天在墓地上，睁大眼睛看着来往的行人。

“怪人！要是他知道了我的任务，他会说什么？”米沙当时想了想，”为这些小事吹牛。”

追悼会在共青团委员会里举行，但工厂没放他们进去。他们长久地、固执地请求让他们到里面去，还叫来了保卫主任，又威胁，又要求；但啥也没有帮助他们。只得在门口等着。11点钟时，从工厂的大门里驶出了三辆卡车。第一辆放着盛有瓦夏尸体的一具棺木，靠近棺木坐着他的母亲和几个妇女。其它两辆车上乘着送葬的人。尽管车子载满了人，工厂的共青团员们互相挤

得很紧，还是让他俩登上了车。

朋友们在墓地上经受了沉痛的时刻。当棺木放入墓穴时，科茹赫的母亲突然好像神智清醒过来，号陶大哭起来。开始大声地呼喊起告别的活。这种喊叫使得大家背上一阵寒栗，很是可怕。最后她几乎失去了知觉，棺木堆上上，大家都离去了：而米沙与斯乔帕仍留在新坟边上。墓横头放着两只朴素的花圈。右边是个草木丛生的墓，竖着个旧十字架，那是瓦夏祖父的墓，稍远，在两根埋入地中的柱子上面架着条板凳。

“记得他在十字岛上怎样煮汤吗？”在一阵长久的沉默之后，斯乔帕带着忧伤的微笑问。

“应该在这儿种几棵树，”米沙没有听朋友的话，“一棵漂亮的树。落叶松或银白杨。”

“让我们给他立个墓碑？”斯乔帕建议。

“什么样的墓碑？”

“大理石的。我已想好了。在尼古拉墓地上有许多无人照管的墓碑。主人没有了，谁也不保护：而那些死人早就烂掉了。他们要墓碑干什么？选择个轻的、漂亮的，把它运到这儿来。”

建议引起了米沙的兴趣，他发现这件事能办到。真的。要是他们把一个旧墓碑，从一个墓地搬到另一个墓地，谁会反对呢？这甚至不算是偷。对那些人的记忆，与他们的尸体一起早就消散了。而瓦夏是值得纪念的。运输的汽车可从波罗的海舰队技校弄到，学校里的同学们可以帮助装卸。

他们商量定当，就出发去尼古拉公墓寻找合适的墓碑。

确实，在这个出色的墓地上有许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刻着金色铭文的黑色磨光石、墓穴、小教堂、栅栏、十字架。这一切制作得又富丽又雅致。不像工人墓地上的墓。瞧这块白色大理石墓碑。哀痛的天使屈着一个膝盖站着，垂着头。小伙子们长时期地欣赏着这个天使雕像的姿态，他的衣服皱褶也很漂亮。但天使的肩上有两只很大的翅膀。要是把它们敲掉，把背弄平，就会成为一个普通的人。但这样一来就弄不清他是什么人，与瓦西里·科茹赫有什么关系。有翅膀总不适合。“一个飞人”那成什么话！要是能给他手中放一支螺旋桨，这个象征性的身型还能适合牺牲了的飞行员。这个墓碑不能用。在墓地的另一端，还有一个大十字架，上面刻着戴荆冠的耶稣头像浮雕。一路上他们还看见许多磨光的平板石，只是它们都刻着铭文。那边还有一个个金属浇铸的漂亮栅栏。有个不大的墓碑——耶稣向前伸出了两手，铭文刻着：“我一切都宽恕你们。”这也不适合。牺牲的青年干什么要宽恕法西斯分子，再说这个有着胡子的、穿着女人长衣的人有什么权力宽恕别人？

他们呼吸着新鲜而又洁净的空气，两个朋友在墓地上转了很久……突然间米沙停下了。

“等等……你闻到吗？”他低声问。

他们来到了离萨什卡不很远的地方，他正坐在灌木丛中，手里拿着捕鸟网的绳子。

“用鼻子闻闻，”米沙看见斯乔帕转动着头，说，“有股什么气味？罐头焖肉的气味。”

“罐头焖肉，你怎么了？”

真是难以置信，但米沙明明闻到了一股罐头焖猪肉的气味。

“站在原地别动！”他低声下了命令，嗅着鼻子走到了另一边。

朝前走几步，气味消失了。退回来，又闻到了。去另一边，气味又没有了。再回过来，选取了新的方向，围着站立原地的斯乔帕转圈。又走了几步，他觉得气味更加强烈了。他朝朋友瞧瞧，把个手指贴到嘴唇上，招手唤朋友到自己这边来。这时不能再讲话了。就在近处一个什么地方有人在煮罐头食品，干这事的只能是隐藏的人。米沙像一条嗅到野兽的足迹的狗，悄悄往前移动。这时斯乔帕也清楚地闻到了罐头焖肉的气味。“墓地上出了怪事，怎么突然会有罐头焖肉！”米沙小心翼翼查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一个大墓穴靠近地面处有个缝隙，烧罐头焖肉的气味就是打那儿散发出来的。

一切清楚了，地下墓穴里有着人……

沉浸在自己思想里的米沙没有觉察到汽车是怎样来的。当邮局门口出现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时，他才醒悟过来。米沙与他交换过目光，急忙把没有写完的信塞进口袋，走到街上去。车子停在出口的斜对面，然而除了司机外，里边还坐着个不认识的人。附近又没有其它车辆。“那大概是他的助手，坐进去吧。”米沙打定了主意。他刚走出门，急忙又缩了回来，藏进了大门。街的对面站着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马尔采夫。”他发觉到了我没有？”米沙不安地想了想，小心地在门里往外瞧了瞧。似乎没有。“就算看到了，也没有认出来。”

马尔采夫站在拐角上，两脚插在口袋里，看着大修道院那边。米沙也往那里瞧了瞧。从打开的大门里正在驶出一些形状奇怪有防雨遮盖的军用卡车。这样的军用卡车米沙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它们很像能抬起车身的自卸卡车。车子开上广场，就拐弯驶向了施利谢尔堡公路。

他断定马尔采夫正忙于观看这个场面，所以决定冒冒险。他低头快步穿过了人行道。车门好客地迎着他打开了。

“您好，米沙，”坐在车内的年轻的男子帮着砰的一声关上门说，“您不认识我，我却认得您。我名叫马斯柳科夫。”

他紧紧握了青年的手，注意到他脸部现出的担心的表情”急忙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

“是。马斯柳科夫同志，您看见站在拐角上的那个人吗？看到了吗？”

“看到了。”

“他是什么人？您知道吗？”

“不——知道，”马斯柳科夫透过玻璃，注视着他指的那个人，迟疑不决地拖着声音说。

“马尔采夫·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听到过这个人吗？”

“您说什么来着！好像听到过这个人，只是没看见过。

这倒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相遇……他在那儿干什么？”

“看汽车……您看从大修道院驶出的那些汽车。不知为什么他对这些卡车感兴趣。”

“这是‘卡秋莎’火箭炮，”马斯柳科夫解释，“应该顶先告诉首长。”

马斯柳科夫想从车子里爬出去，但在这时门口出现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他在人行道上停下来，因为亮光眯缝起了眼，朝四周环顾一下。他没有注意到米沙的信号，从口袋里拿出烟盒，取了支烟，掏出火柴，点上烟抽了起来。随后走到车子跟前，打开门，坐到司机旁边。

“到第一条弄堂向右转弯，”他命令说，“喂，米沙，赶快报告。”

“万尼亚叔叔，转角上站着马尔采夫……”米沙刚开始说，伊万·瓦西

里那维奇就打断了他的话：

“我看见了……讲您的。你去过潘菲洛夫耽的墓地了吗？”

“是……”米沙惊奇地承认。

“我就这样想。”

汽车转弯进了弄堂，停下了。米沙简短地讲了讲今天经历的事，讲了他们怎样发现罐头焖肉的气味，找到了散发气味的墓穴。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沉默地听着，偶而与马斯柳科夫交换个眼色。

“是啊！偶然性有时在我们的工作中决定了作战的结局，”中校沉思着说，“你记住了那个墓穴吗？”

“可不是！即使夜里也找得到。”

“可不是，要在夜里行动嘛。夜里我们需要找到那个墓穴。这么办吧。我们现在绕个圈子把你送到墓地去。你到‘捕鸟者’那里让他们结束工作。帮他们取下捕鸟器及其它用具。趁这个机会，仔细观察一下，该怎样走到墓穴那里去。记住墓穴周围有些什么样的十字架，树木和栅栏。它高大修道院的围墙远不远。清楚了吗？米沙。”

“清楚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

“你将是我们的响导。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车子停下了。正要离车时，米沙俯向中校，很不好意思地低声说道：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我很久以前就想向您说了……一直找不到机会……要知道我们当时骗了你……阿利娅躲进衣橱完全不是因为……她实际上正如康斯坦丁·波塔佩奇说的……我们说的理由是我们后来造出来的。”

“这我知道……还知道你最终会向我承认的。”

“为什么？”

“因为我信任你……行动吧！”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紧紧握了米沙的手，接着打开了门。

二十七、传讯去民警机关

药房里来了地段检查员孔德拉季耶夫。他像老熟人似的向配方员亲切地挥了挥手。

“我最尊敬的……你们的领导在吗？”他问道，并不待回答进了经理办公室。

“瞧！又是什么灯火管制的事？”叶夫根尼娅·瓦西里那芙娜似笑非笑地迎接他，“涅瓦大街我们只有一扇窗开着……难道是院子里的窗吗？”

“不是……别担心。我来为了另外一件事，”孔德拉季耶夫坐到椅子上，从军用挂包里抽出几张文据，说，“急需传唤安娜·卡里亚那娃……你们有这个人吗？”

“有。卫生员。”

“这就是了。其次要唤伊科诺娃……”

“没有这个人。”

“怎么没有？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伊科诺娃。”

“尼科诺娃吗？”

“对不起。真的是伊科诺娃，”地段检查员把传票拿近眼前，纠正说。

“这是配方员……您要她们去干什么？”

“进行一次小小的谈话。有件事情得弄清楚。”

“把她们叫到这儿来吗？”

“不。让她们穿上衣服。到分局走一趟。您别担心。半个小时。真是怪事！只要看见民警的制服，就立刻害怕，”地段检查员发牢骚说，“你们良心有愧，还是怎么的？或者从小就给‘民警是个可怕的怪物’吓坏了。”

“我不怕，不过您要知道这不是请去开舞会，也不是去赴晚会！”

“不管舞会不舞会……”地段检查员含糊地说，“我们的舞会与众不同，不过害怕不必要。”

“好，我现在就去对她们说。您有传票吗，”

“这就对了！拿着，我等一等。”

过了半小时，药房的配方员已经坐在两次相遇的经办工作人员的房间里，她困惑不解地不时看看另外一个男人”

根据各种迹象来看，在这里就数他大。“我们会有什么事呢？”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想，“弄错了药，有谁中毒了吗，未必。最近一个时期我从没抄写过一张烈性药的药方。不知为什么传唤了安努什卡……”

“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请您原谅我们的打搅，”经办工作人员开始说，“这样说吧，打断了您的重要工作。但这位马斯柳科夫得弄清某件事情。他在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反投机行为局工作。在广场那儿。我们要作记录吗？谢尔盖·库兹米奇，”他问马斯柳科夫。

“我看不必。这是一次初步的谈话……如果将来需要，以后办理手续。尼科诺娃同志，我们得到些反映……请您告诉我，沙尔科夫斯基表现如何？”

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吃惊地抬起了眉毛，想了想，不慌不忙地回答：

“沙尔科夫斯基吗，他年纪很大、很有经验、业务很精通。在药房里工作很久了。”

“我们并不怀疑他的业务水平，”马斯柳科夫说，“他管理储藏库吗？”

“他是药品检验员。在他的管辖内……嗯，有如您所说的储藏库。按照

配药室的需要，他发放必要的药物。”

“就是，就是……请告诉，您难道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清白吗？他没有任何嫌疑的地方吗？尤其在 41 到 42 年的冬天

……”

问题使奥莉加·米哈伊洛芙娜有些犹豫不决。现在她清楚为什么把她和卫生员叫了来。她俩都是药房老工作人员，沙尔科夫斯基的一切“活动”都在她们的眼皮底下进行。

“您使我很为难。没有确凿的材料，我怎么能去怀疑别人呢？”

“他那儿经常检查吗？”马斯柳科夫继续问。

“当然啰。”

“结果呢？”

“我没有看到过检查报告，您可以在经理那里拿到它们。”

“不全是那么回事……材料我们看过了，不过我们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哪个委员会都可以哄骗过去……特别似沙尔科夫斯基这样的人。我想也得请卡里亚那娃同志来谈话，”马斯柳科夫从桌后站起来，突然提出说。

“请卡里亚那娃过来！”他敞开门，朝走廊里喊道。“请进，坐下来，别感到拘束。这儿都是自己人。”

安努什卡不信任地看了看马斯柳科夫，彬彬有礼地向在场的人鞠个躬，坐下了。

“我们正跟奥莉加·米哈伊洛芙娜谈到你们那里的一个同事，”马斯柳科夫继续说，“沙尔科夫斯基·罗曼·鲍里索维奇。他在你们那儿工作很久了。是不是？”

“很久了，”安努什卡承认。

“他工作得很好吗？”

安努什卡睨视了马斯柳科夫一眼，整了整头巾，耸了耸肩。

“我是个小人儿。我的事情是打扫、收拾和清洗。我能了解什么呢？”

“但您跟他一起工作毕竟不止一年了。天天看见……就譬如我们知道一些，他交换紧缺药物……这样说吧，投机倒把。”

安努什卡把目光转向坐在一旁一声不响的奥莉加·米哈伊洛芙娜，瘪了瘪嘴唇。

“您没有注意到吗？卡里亚那娃同志，”经办工作人员问。

“我什么也不知道，”安努什卡执拗地说，“罗曼·鲍里索夫关我什么事，他交换什么，与谁交换……他从来不问我。”

“我们唤您来不是传讯，而是谈话，”马斯柳科夫和蔼地说，“我们是在向有觉悟的妇女，列宁格勒的保卫者说话。啦，您自己说说看……国家把贵重物品托付给他，而他却为私利把它们卖出去发财。他欺骗的到底是谁？首先是你们。使你们的很好的先进集体蒙上了阴影。我讲得对吗？卡里亚那娃。”

“这我不知道。您问奥莉加·米哈伊洛芙娜。她是药剂师，而我是什么……只是卫生员。”

“奥莉加·米哈伊洛芙娜吗？”马斯柳科夫转向配方员。

“我已经向您声明了，我不能指控一个人，如果没有确凿的事实。我能说些什么呢？有人来找他吗？是的，有一些熟人。那又怎么，大家都有熟人和亲戚。难道这能证明什么吗？他给他们药品了吗？是的，他给。我们是药

房，药房就是出售药品的。没有药方吗？那又怎么样……有许多药品大家都知道，我们也有零售。紧缺吗？我们现在几乎一切药品都紧缺。他为此得到了什么？不知道，并且从来也没有看见过……”

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讲话的时候，安努什卡一直沉默地点头表示同意。

“这就是说，我们的怀疑应该认为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这我可也没有讲过，”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冷冷地回答，“如果你有充分的根据，有事实；就按你们的意思去办。”

“按法律吗？”

“是。按法律，”配方员重复说。

“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反投机行为局就是为与盗窃斗争设立的，”马斯柳科夫说，并看了看紧闭嘴唇坐着的卫生员。

“怎么办？如果就此结束谈话，道过歉，就放两个女人走，很有可能她们商量一下后，回去啥也不讲。药房里现在大家都知道，并挂牵着她们受到了传唤。万一她们在回去的路上想出个小小的借口，不讲明民警局为什么把她们叫去怎么办。要知道我们想出这个办法是有一定的目的的。沙尔科夫斯基该晓得，他倒卖药物的阴谋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反投机行为局已知道了。得这么办，使她们对沙尔科夫斯基生气，”马斯柳科夫作出决定，用手指敲了敲桌子，“得用根绳子把他们拴在一起。”

“原来如此……就是说你们不想讲讲清楚啰，”他严厉地说。

“不。我们不想诬陷，”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纠正地说。

“我明白。于你们不利。”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开始侦查时，可能会弄清，沙尔科夫斯基关心的不是自己……”

“喂，喂，喂……请你不要话里有骨头，”安努什卡打断他，“看得出你的用意何在。”

“什么用意？”

“就是说……教我们去干见不得人的事……真缺德。瞧你多狡猾！‘关心的不只是自己！’”她越来越激动地说，“关心谁？关心我，是不是？关心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

“我还没有说到关心您的任何话。”

“没有说。你们这里习惯了与各种各样的骗子和投机倒把分子打交道。‘关心的不只是自己’，”她又重复这句使她生气的说话，“看来你是别有用心！”

“安努什卡，别激动，”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安抚她。但毫无结果。

“耍什么花腔，”卫生员继续激动地说，“你干脆对我说：我偷了什么？前年冬天我给自己拿了大约一公升蓖麻油，用油粕煮了饼。那也是得到许可的。给孙子拿了两次鱼肝油。这一切就是我在苏维埃政权面前的全部罪孽。”

“那您为什么要包庇沙尔科夫斯基呢？”马斯柳科夫问。

“谁包庇？我吗？他给了我什么好处？要是他该死！就枪毙吧。我可不可怜……只是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说得对。我们没有事实。捉贼要捉脏。他不让我靠近他的柜子。他人不在，药品检验室里甚至不让打扫。”

“那好吧。所有这一切我们当然会弄清的。”

“你就去弄清吧。可不应该诬告别人。”

现在可以认为目的达到了。卫生员触到了痛处，回去工作不会沉默不语了。

“卡里亚那娃同志，我们目前什么也没有指控您，”马斯柳科夫说，“您瞎担心了。将来会再次唤您去广场。您在这段时间里最好回忆一下……我确信，事实总会找到的，要是好好设法想想的话。我们得弄清真相……”

在回去的路上，正如马斯柳科夫所顶料的，两个女人之间进行了一场谈话。

“这一切多么不愉快！您知道，安努什卡，”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低声建议说，“对我们的人什么也不要说……尤其是关于罗曼·鲍里索维奇。我们就袖手旁观好了。”

“包庇吗？”卫生员生气地嘟哝说。

“什么是包庇？让民警机关自己去弄清楚好了。”

“您怎么了！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您听见他说什么了吗？‘我们’，他说，‘目前什么也没有指控您……’目前！沙尔科夫斯基倒一身干净，请记住我的话，我们反而会一身脏的。他很狡猾……贪污分子！我心里早就料到，这一切都会水落石出。迟早一切会暴露出来的。”

“毫无疑问。无论线有多长，总会找得到头的。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沉默。最好是沉默。战争期间……”

“不——”安努什卡威胁地拖着声音说，“我现在就把一切都摊开来。我的气受够了……他多少次跟我说，‘不要管，没有您的事，’”她学着沙尔科夫斯基说话的样子，“瞧你再说跟我们无关！我是问到他非法勾当的头一个人……就是说，这是我的事。当我什么？瞎子，还是什么？没有看见他在我们鼻子底下干的肮脏勾当……有人三次给他带来过画。据说价值千金……我看到了，一切都看到了……”

回到药房后，安努什卡头一件事就去了药品检验室。

“怎么样……蹦跶得够了吗？罗星·鲍里索维奇，”她问正在给一个包装员发药的药品检验员。

“怎么回事？你说什么来着？”

“说什么！我说，蹦跶得够了！叫到民警机关里问到了您的阴谋。”

“谁？”

“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反投机行为局。”

使安努什卡惊奇的是，这个消息没有对他产生特别的影响。沙尔科夫斯基仔细看了看卫生员，耸了耸肩。

“每个组织都有它要干的一些事情，”他淡漠地说，“要是那里无事可做，那就让他们问吧。而您，卡里亚那娃同志，最好看好你的蒸馏器。药品检验室没有您的事。”

“别教训人！我自己的任务比你清楚。等着瞧吧……侦讯开始，就会变调了，”她小声地发牢骚说，故意让沙尔科夫斯基听见。

下班时，沙尔科夫斯基走到了配方员跟前。

“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民警机关真的对我这个人感兴趣了吗？”他小声问。

“是的。提了一些显然跟您有关的问题。不难猜到。”

“奇怪……难道我们工作人员中有谁打小报告吗？”

“最好在自己的熟人中找一找，罗曼·鲍里索维奇。”

“我的熟人不会告密。我怀疑新来的出纳员。”

“瓦利姬！别讲蠢话。一个出色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姑娘。您什么地方得罪了她？”

“有时个人原由并没有特别意义。她派到我们这里来看来有一定目的。”

“这么说来……您很担心吗？”

“一点也不。”

“我也是。”

沙尔科夫斯基沉默了约一分钟，等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写药方。

“您以为，他们想着手搞这件事吗？”他问。

“我想是的。”

“唉！”沙尔科夫斯基大声叹了口气，“又要翻档案了。好吧，我是个有预见的人，我的每一克都有书面单据。他们不必在那里寻找我的岔子……战争猝不及防地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是谁的过错，话讲了那么多，可事情弄到了什么地步……到处紧缺。”

“罗曼·鲍里索维奇，您对我讲也白搭，”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不客气地说，“您到那里去辩解吧……我拒绝予以作证，我没有事实。”

“他们也没有事实，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

“那就更好。”

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不愿与沙尔科夫斯基多谈，她到配药室去拿准备好的药。

二十八、逮捕

晚上，沙尔科夫斯基那儿来了地段检查员。

“罗曼。鲍里索维奇，允许到里边吗？”他停立在药品检验室门口，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地段检查员不止一次来过这个房间，而且不只是为了公务事。药品检验室里有着像酒精饮料一类很讨人喜欢的药剂。

“进来，进来，孔德拉季耶夫！很久没有见到您了，身体怎样？”

“身体满不错。最近一个时候很累。工作很多。”

“坐一会儿，”沙尔科夫斯基提议说。

“不啦……我找您有事。只一会儿。您要知道……有这样一件……您明白吗，不愉快的事……不知打哪儿说起，”地段检查员迟疑不决地说。

“我知道您是为什么而来的，”沙尔科夫斯基佯笑说，“为我吗？邀请我去作客……”

“就是，就是……”孔德拉季耶夫高兴起来，“明天请您去广场谈话，202号房间。这就是传票，请签字……”

地段检查员递过一张厚厚的、粉红色的纸，并叫人放心地拍了拍沙尔科夫斯基的肩膀。

“别难过，不要担心……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您一切都安排好了。”

“是，当然……如果非法出售一些酒精饮料，那也并不是为了私利。”

“不是为了私利，只是内部调剂，”地段检查员笑起来说，“确实是这样……确实。不过关于酒精饮料您什么也不要讲。别给他们找到借口……不需要。揪住了，就会把苍蝇说成大象。我们有这样的事。别给他们以口实……您千万别这样。让他们自己来证实。我与业务主要负责人谈过了，”他转而改用耳语说，“问到了关于您的事。胡说八道！啥事也没有。记住，承认任何时候也不迟。嗯，您自己也不是孩子了。不用我教您……”

沙尔科夫斯基凝视了一下地段检查员，在这目光中，孔德拉季耶夫看到了仇恨、忿怒和蔑视，还看到了某种使他十分不安的东西。

苏军神速的进攻不但大大瓦解了前线法西斯分子的士气。招募或派遣到后方的各类叛徒——奸细、间谍和破坏分子都在忙于考虑自己的后路，考虑怎样才能救自己的命。传唤到民警机关对沙尔科夫斯基说来倒差不多是个找到出路的侥幸机会。如果为了像非法出卖药物这样的小事把他提交法庭，那他将被判刑2到7年，可以隐藏在监牢里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可能会重新审理，也可能遇到大赦释放出来。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指望的正是这点。沙尔科夫斯基是个经验丰富小心翼翼的敌人。如中校听说那样，国家安全机关把他“忽略过去”不是偶然的。阿布韦尔德国法西斯的军事侦察机关的间谍头子沙尔科夫斯基长期在列宁格勒市中心活动，任何人，甚至与他每天交往的药房工作人员，都没有对他发生过怀疑。现在已经查明沙尔科夫斯基没有去过瓦西里耶夫岛的伦基斯那里，他们会面是在其他地方。估计收到传票，沙尔科夫斯基有足够的时间把传唤他去民警机关的事通知“毒蜘蛛”。但这事是怎样进行的”还不得而知。

翌日不到五点钟，沙尔科夫斯基才去广场。他不慌不忙地徒步沿着涅瓦大街走，有时停下来，仔细看着亚历山德林剧院、外贸商场、杜马、喀山教堂等熟悉的建筑物。可能他觉得要长期失去自由了，在跟列宁格勒告别，可

能这些地方唤起了他的某些回忆。

他安闲地登上了民警局的二层楼，见到岗哨后，在楼台上停了下来。他出示了传票，值日人员放了他上去，再出来他就不能了。出来要凭通行证。

5点钟，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在铸造大街的办公室响起了电话声。

“中校同志，马斯柳科夫报告。沙尔科夫斯基来了。坐在走廊里。”

“好。让他坐上半个小时，然后开始审问。我担心一个问题他是否通知了马尔采夫？”

“我认为已经通知了，”马斯柳科夫很有信心地说。

“那只是您认为。我就不这样认为。如果他指望回家去，可能就没有去通知。”

“那怎么办？”

“先审问再说。如果他一切都否认，就是说，他还指望有个良好的结局。如果承认，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时间令人难受地拖延着。民警局的长廊里灯光十分昏暗，沙尔科夫斯基坐在一只嘎吱作响的旧椅子上。202 房间的们时常打开。穿着制眼或便服的，拿文件或公文夹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他们谁也没有注意长廊里坐着的人。离沙尔科夫斯基不远，在一张狭窄的桌子上还坐着一个十分年轻的人，无忧无虑地晃动着两腿。再稍远，在一条长凳上坐着一个胖胖的女人，与她并排坐一起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有时从走廊深处，民警押解一些以前被逮捕的人去审问。大约过了 40 分钟，从房间里出来了一个年轻的侦查员，手中拿着张粉红色的传票。

“您是沙尔科夫斯基吗？”他对药品检验员说。

“我是沙尔科夫斯基，”药品检验员站起来回答。

“请进。”

尽管放了五张桌子，很大的房间仍然很宽敞。三扇窗向院子里开着，光线十分充足。沙尔科夫斯基跟侦查员进去，在备好的椅子上就坐。他注意到，他一出现房间里的工作人员都抬起了头，好奇地目送他坐到位子上去。

“喂，怎么样，沙尔科夫斯基公民。承认吗？”侦查员把很厚的公文夹挪到桌子边上问。

“承认什么？”

“是这样，”侦查员一笑说，“让我们开门见山……少算点，您在战争期间获取的珍贵物品让国家花了多少钱？怎么样？您估计它们值多少？”

“我没有算过。”

“就是说，您不否认……那好。要是真心悔过法庭总是会考虑的。”

“为什么要上法庭？比如说我得到一些画，即使很便宜买来的，也是用我挣得的钱买的，那也要送我上法庭吗？”沙尔科夫斯基镇定地说。

“用自己挣得的钱吗？”

“是。只是用自己的钱。”

“您，显然认为我们对您的勾当啥也不清楚，我们叫您来是这样……以备万一。说不定您肯招认？”

“侦查员公民……看看我的白发……让我们还是用另一种声调讲吧。论年纪我可以做您的父亲。”

“这点对。但您必须停止假装无罪……您从谁那儿买了佩罗夫的画？”

“不是画，而是画稿。”

“这无关紧要。您向谁买的？”

“不知道。”

“怎么您对这都不知道。”

“我是从第三者手里买来的。”

“您要弄清楚，这画是从俄罗斯博物馆偷来的！”

“不，不清楚。”

“嗯，当然……您打哪儿去知道！您感兴趣的只是画，对它们的来龙去脉您是搞不清的，”马斯柳科夫改用挖苦的声调说，“不过您到底花了多少钱？”

“不记得了。我前年买下的。价钱很便宜。”

“不花钱吗？”

“按照和平时期的价钱，也可以说是没有花钱。”

“不过到底……付了多少钱？”

“是的，归根到底还是付了钱。我在药房里买了些抗菌素和少许葡萄糖。用它们弄到了食物，用食物换来了画”

“复杂的倒买活动……就是说，您在药房里购买了紧俏药物，并以此来进行倒买。是这样吧！为什么药房把这些药物出售给您呢？”

“侦查员公民，我来打个比方。您破坏了交通规则……您会给交警付罚款吗？”沙尔科夫斯基问。

“理应付。”

“是，根据法律您应当付，可实际上将是另外一回事。您出示服务证，于是民警向您行个举手礼……事情就此完了。”

“那结论呢？”

“结论是，因为我在药房工作多年，有着某些特权。”

“好吧。让法庭去决定您该有什么特权。我们要讲的是事实。”

说着这些话，马斯柳科夫从文件夹里抽出了一叠空白的纸，一边提问题，一边把供词记下来。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的估计肯定了。沙尔科夫斯基没有拒不招认，没有乱供，没有否认在他看来侦查员已经清楚的事情。他举止很镇定很高傲，问题回答得很简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但他拒绝说出谁给他弄来食物。

“如果我有罪，就审判我好了，”他强硬地说，“我不想把其他人牵连进来。何况这都是些偶然碰上的人。别忘记这是怎样一个冬天。他们都争着活命，就像沉没的人抓着根麦秸一样，没有想到按您的观点那是种违法行为。”

“而您就利用这个机会。”

“大家都在利用。谁不利用，谁就去另一个世界了。”

房间里进来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马斯柳科夫看到他就站了起来。其余侦查员不认识中校，继续坐着，好奇地观看着边上那张桌子旁发生的事。

“喂，事情怎样？”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走近助手问。

“这就是记录。沙尔科夫斯基不否认……”

“小就更好。”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把放在墙边的一只椅子移到桌旁，坐下来拿了马斯柳科夫写满字的记录纸开始阅读起来。

沙尔科夫斯基明白了个首长，很感兴趣地仔细瞧着他。马斯柳科夫站

在后面，在首长肩上伸手过去指点记录中一些重要的地方。

“嗯，好吧……”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读完后干练地说。“得把您拘留起来，沙尔科夫斯基公民。您有什么问题和要求吗？”

代替回答，沙尔科夫斯基耸了耸肩。

“也许您想给某个人扫个电话或写封信？我想您不会很快就回家。”

“你们把我关到哪儿？”

“这儿。洗濯场口的羁押所。”

“我可以给我的妻子写个东西捎去吗？”

“是，是。我讲的正是这个。这就是给您的纸、笔。写吧。”

沙尔科夫斯基从口袋里掏出了块手帕，取下了夹鼻眼镜不慌不忙地把它擦了擦，接着架上了鼻子，开始写起来。

“该怎样把它发捎去呢？”他递过张纸问。

“我转交，”马斯柳科夫拆叠着信说，“去搜查时转交。”

“要搜查吗？”沙尔科夫斯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毫无疑问。”

叛徒的无动于衷激怒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难道他真的什么也不怀疑，或者只是在假装。

“汽车在这里吗？”他低声问，当马斯柳科夫点了点头，又补充说：“先去搜查。”

“喂！沙尔科夫斯基公民，”马斯柳科夫大声说，“我们去您的新住所。对不起……请原谅……等一等。您不打算逃跑吗？”

“我逃得到哪儿去……”

“清举起手来……进监狱不允许随身带东西……任何多余的东西……手帕吗，这可以。钱吗？不能。这里是文件吗？这有用，”马斯柳科夫掏着口袋里放着的東西，说，“钥匙吗？住宅的吗？”

“是。”

“留在这儿。他对您再也不需要了。这是什么钥匙？”

“药房柜子的。”

“这我们得交到那儿去……小折刀吗？多惹人喜欢！一整套工具……嗯，看来全在这儿了。”

“是全在这儿了。我看您经验很丰富，”沙尔科夫斯基扣上上衣纽扣，佯笑说。

“可以带走了吗？”马斯柳科夫对默默注视着搜查的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说，不料后者举起了一只手。

沙尔科夫斯基很快就会明白，传讯到民警机关这件事完全是出假戏，他的间谍活动苏联反间谍机关清楚了。下面的审讯应在铸造大街进行，但在这段时间里间谍会来得及做好准备的。需要利用突然性，出其不意地制服他。

“沙尔科夫斯基公民，我对您还有一个问题，”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慢腾腾地说道，“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寄病了，他向您要六包阿司匹林粉。怎么样……他病好了吗？”

沙尔科夫斯基的瞳孔放大了，而脸变得死人那样苍白，皱纹因此加深起来。你说不定会以为他马上就要失去知觉，扑通一声倒到地板上。

马斯柳科夫不明白首长为什么提这样的问题，对他瞧了瞧。

“坐下，沙尔科夫斯基。您应当明白，您玩的把戏输了，”伊万·瓦西

里那维奇冷冷地说。

“您说什么……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是什么人？”沙尔科夫斯基呼吸困难地问，接着咕咚一声沉重地瘫倒在椅子上。

“瞧，又来了……您可是个聪听人……知道这句俗话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在是该收获的时候了。您与马尔采夫——‘毒蜘蛛’很快就会见面了。让你们对质。伦基斯·亚当也在我们那儿……”

最后的那些话对沙尔科夫斯基起了最出乎意外的作用。脸上出现了红晕，眼睛闪闪发亮，似乎夹鼻眼镜的反光增加了这一亮度。

“‘毒蜘蛛’吗？”他问，“您以为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就是‘毒蜘蛛’吗？”

“不是以为，而是确切知道。”

“我的天啊！不，这不可能……我的天啊……”沙尔科夫斯基突然开始喃喃说，“难道这是真的吗？是的，我曾怀疑过……模模糊糊地……我以为他是……我的天啊！现在已没法救了……为什么我不知道……”

后来开始了反应。出现了某种神智不清和虚弱。这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眼睛变得无神，额角垂了下来，而脸上的皱纹也展平了，变成了一条条细线。

“回答我的问题！”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严厉又一字一句清清楚楚他说，“我们清楚，实物的暗号在第二个秘密接头点，瓦西里耶夫岛的伦基斯那里，是只首饰匣。索菲娅·阿波洛诺芙娜派来有个委托，取一个嵌着照片的项饰。要打开首饰匣，先得知道数字。这是些什么数字？您听见我说的话吗？沙尔科夫斯基。这是些什么数字？”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问。

沙尔科夫斯基抬起了满是泪水的眼睛看着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摇摇头，气吁吁吃力地说：

“我现在不能。”

他把头垂到胸前坐了很久。他的双肩战栗着。

“回答我的问题。我等着！”沙尔科夫斯基伸手到口袋里去掏手帕时，中校更加强硬地命令说，“这是些什么数字？”

“数字吗，不记得了……忘了……”

“数字您记下来吗？或许在这里吧？”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把放在桌子上的文件移过来问。

“没有……我记起来了……是个四位数……别的我忘了……以后我回忆回忆……”

被捕的人处于这样的情况，继续审问已不可能了。需要让他安静下来，苏醒过来。但主要的已经做到。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曾经估计沙尔科夫斯基会顽抗到底，但不知怎的，这一点并没有发生。他明白了，在沙尔科夫斯基和“毒蜘蛛”——马尔采夫的关系中间有着某种秘密，现在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不管怎样，沙尔科夫斯基“招供”了，这大大减轻了工作。他向马斯柳科夫作了一个送走犯人的手势，他把在搜查时没收的东西和记录收进了公文包。

“再见！同志们，”他对正在伏案工作的侦查员们说，“多谢你们的帮助！”

二十九、细颈玻璃管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回到民警局，先去了食堂，这时，他才感到肚子饿得厉害，食堂里好多餐桌都空着。迟来的一些人正在吃午饭。

“伊万，到这儿来！”

他回头看见一个身穿着海军服显得很威武的军官。

“啊，科斯佳！你什么时候回来了？”

“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前。坐下。”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在卡拉特金的桌子旁坐下来，点了饭菜，靠到椅背上，惬意地舒展着双腿。

“哦，请您讲讲旅途的情况？”

“说来话长……最好先讲讲你的事情。孩子们一切都好吗，阿利娅和科利亚？”

“目前一切都顺利。基本上弄清楚了。刚才逮捕了一个，近几天要消灭整个匪帮。上级催得很紧急。”

“这很对。应当抓紧，伊万。很快要开始进攻了。”

女服务员端来了面包和餐具；但半小时以后，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才吃好午饭，这时门口出现了马斯柳科夫，他很激动，奔得上气不接下气。

“出了什么事，”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看到助手就在自言自语说，一当助手止步，他就问道：“嗨，难道人跑了？”

“跑了，中校同志。彻底跑了……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这是什么意思？”

“死了……”

“新鲜事……怎么会这样？您坐下来，谢尔盖·库兹米奇。坐下，”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说，看到马斯柳科夫睨视着旁边的卡拉特金，连忙补充说：“可以，可以。这事他也知道。讲吧！”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中校同志。乘车时我们沉默着。他躲在角落里坐着，只是两只眼睛眨巴着。一切都很正常。但后来……已经到了这儿，走出车子，他突然‘噗’的一声摔倒了……死了……抽搐了几下。就是这些。我不明白……他是不是心肌梗塞……”

“有可能。这样大年龄，非常可能心肌梗塞……叫了医生吗？”

“叫了，确认已经死了，没有讲死因，要作解剖。”

“多不愉快的事……”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自言自语说，“科斯佳，你还在这里坐一会儿吧。”

“什么事？”

“请你饭后等我一下。我去看看，他这一死弄得我很尴尬。”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走过长廊进到内牢。沙尔科夫斯基躺在接待室的一条木制的阔长凳上。首先投入眼帘的是死者发青的脸。衬衣敞着，胸前的皮肤上布满了深蓝色的斑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想。“心肌梗塞引起的自然死亡，还是自杀？可能是关于‘毒蜘蛛’的谈话引起的，他受不住，服毒自杀了。但什么时候眼的毒？打什么地方拿到毒药的？可能他在前来民警局时就知道了等着他的是什么，事先服了毒。”

“谢尔盖·库兹米奇，他上装的侧袋你检查过吗？”

“好像检查过了……”

“为什么说‘好像’？”

“不肯定，中校同志。不管怎样，当时用手在外面摸过了，这我记得。”

“会不会不注意遗漏了一种药粉？”

“未必……您以为他服了药粉？不可能！这不可能。一路上我的眼睛没有离开过他。不然马上就看到了，”马斯柳科夫自信地说。

“我不相信是心肌梗塞。”

“为什么？”

“心脏不好不会搞间谍工作。这好像是另一回事。您注意到没有，‘毒蜘蛛’的消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他不知道，马尔采夫和‘毒蜘蛛’是同一个人。”

“那正是问题所在。这里有着某种秘密。可您瞧，秘密进坟墓去了。”

“马尔采夫会讲出来的。”

“他可能也不知道……要是马尔采夫也……”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刚开口就顿住了，陷入了沉思。

“我们怎么办？中校同志，”马斯柳科夫等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俯身翻起死者的眼皮，察看了眼睛这才问道。

“怎么办？”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下意识地重复这个问题，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很明显是中毒死亡，不知医生为什么不能立刻下这个结论。”

“他在这儿儿大有学问了。六次量衣一次裁，”马斯柳科夫讥刺道。

“是呀，怎么办？”中校没有听助手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怎么办？就让他在这儿随便哪个地方放到明天……”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怀着犯了难以弥补的错误的沉重心情回到了食堂里。有些东西，有些地方没有预料到，没有考虑周全，就弄了个这样结果。事情变复杂了。原来的想法，许多事情该由沙尔科夫斯基来肯定和予以明确，现在都落了空。唱片的秘密还是秘密。搜查墓地不得不盲目进行。而且刚才审讯中又出现一个秘密。唯一值寻安慰的是，他总算来得及搞清在伦基斯那里拽查发现的那只上了锁的首饰匣的用途。

卡拉特金的餐桌旁坐着他的一个助手，正在兴奋他讲述着什么。他看见中校来了便站了起来，坐到一旁的餐桌上去了。

“怎么样？万尼亚。真是心肌梗塞吗？”

“哪里是什么心肌梗塞！氰化钾自杀。全身都变蓝色了。”

“你怎么会没有预料到？我总认为，你在两天前就察觉到了……”

“别挖苦人，不用您挖苦已经百爪抓心了。”

“没关系，万尼亚……生活中常有的事！我现在心情好极了！战争的结局已定……”

中校没有去听朋友的话。沙尔科夫斯基的突然死亡打乱了他的全部计划，他越想，心里越觉得不安。

“倘若他没有把传他到民警局的事通知任何人，怎么办？”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寻恩道，“倘若他弄清了情况，并事先警告了马尔采夫，说他们已落入陷阱，怎么办？要知道陷阱盖还未关上，‘毒蜘蛛’还在外面。就是说，他可能藏匿起来。但这种人未必会这样随便就溜了……为了复仇，他会在走后给留丁些‘纪念’的。”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的想象给自己描绘出了一副恐怖的图画。瞧，这不，

他没有打电话，去到扎维亚洛夫的住宅里，用自己的钥匙打开门，却发现两具尸体——米沙和列娜。他俩的皮肤像沙尔科夫斯基一样，布满了深蓝色的斑点……毒蜘蛛螫的！须知他给自己起“毒蜘蛛”这样的外号，决非偶然。

“你干么愁眉不展？万尼亚，”卡拉特金问，想让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摆脱忧郁的心情。

“确是这样……疑难折磨着我。想快点结束这个作战行动。逮捕“毒蜘蛛”和一切业已知道的人。倘使还有谁给漏网了……见他们的鬼！下次会落进网的。反正无法全部抓尽。”

“神经不大正常，”卡拉特金笑着说，“无需急得这样。看你这副死相。不该在饭前看见。胃口都给弄坏了……”

午饭后，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到办公室，叫来了马斯柳科夫，命令他立即去沙尔科夫斯基住宅，与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反投机行为局的工作人员一起进行彻底的搜查。他自己决定去药房里。

* * *

叶夫根尼娅·瓦西里那芙娜直到很晚还盼望沙尔科夫斯基回来工作。

“难道他不回来了，不讲一讲他在那儿发生了什么事？”她愤愤地与女助手说，“难道他不理解这里的人正在替他担心？”

“我看他从民警机关出来就回家睡觉去了。他瞧不起我们。”其中一个女包药员说。

“不，不……罗曼·鲍里索维奇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对我说过，只要一放他就回来。”

“那就是说，没有放他。”

“就是不会放他！”安努什卡自信地声称，“请记住我的话！”

“不应说得这么早，”叶夫根尼娅·瓦西里那芙娜恼怒地制止她说“我知道您不喜欢他……但不要幸灾乐祸。”

药房的同事们明白。叶夫根尼娅·瓦西里那芙娜为何不安。如果沙尔科夫斯基“倒霉”，并为盗窃送上法庭，那经理就不会太平。是的，她接管药房不久，不知前年的一切违法活动：但某些可疑的熟人，至今来找沙尔科夫斯基，而他供给他们有时是药粉，有时是某些药剂或一些专利药品。

“叶夫根尼娅·瓦西里那芙娜，有人找您！”配方员稍微打开配药室的玻璃门，喊道。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站在出纳亭边，经理觉得他正在向瓦利娅询问什么事。另外一个人在仔细地看陈列在玻璃下的，现时谁也用不着的看护新生儿的用品。叶夫根尼娅·瓦西里那芙娜一瞧来人，就立刻明白他是为沙尔科夫斯基的事来的。

“您叫我？”她对着一个中年客人问。

“是，是……对不起打扰您，但我们有件要事，”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说。

“请跟我到里面来，”经理提议说，并走到了前面，指着通向她办公室的路，“安努什卡，您去店堂里工作。那儿积了许多污泥。”

把卫生员支使开，叶夫根尼娅·瓦西里那芙娜费力地控制着激动，问中年人道：“我有幸与谁讲话？”

代替回答，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递过了红色的证件。叶夫根尼娅·瓦西里那芙娜看过工作证，脸发白了。原先她以为，对沙尔科夫斯基感兴趣的只

是民警机关，他们来药房询问关于被拘留的药品检验员的事，是无可奇怪的。可为什么国家安全机关也插手了？

“别激动，”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和蔼他说，“请注意听我的，我们对您完全信任，因此我将与您开诚布公讲，虽然先要提醒您……我们的谈话是国家秘密。当然这是暂时的。回答药房工作人员的问题您可以说我是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反投机行为局承办沙尔科夫斯基案件的侦察人员。”

“他被抓起来了？”

“是的。”

“为什么？”

“目前正在审查，我无权说什么好歹。药房里他不再来工作了。对此我肯定。您可以另外找一个药品检验员。这是钥匙……”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说着把一串在沙尔科夫斯基身上搜到的钥匙交给经理。

“真是出乎意外……真的，我新到这儿……但反正……从未想到罗曼·鲍里索维奇会犯这样的过错，”叶夫根尼娅·瓦西里那芙娜白言自语说。

“是，是，”中校带着讥讽的微笑说，“这是经常有的事。警惕性常挂在嘴上，怀疑不该怀疑的：但实际上却极其疏忽大意。您有这个毛病。”

听到这些后，经理两颊泛起了红晕，但她未为自己辩护和反驳，沉默地吞下了这颗“药丸”。

“对不起。您刚才说我可以另外找一个药品检验员……但我们没有依据，应该给我们一个正式通知。”

“到时候会通知的。”

“可暂时他要存人代替。您还有问题吗？”

“问题没有了，但我们需要看一看，他在这儿有否藏着一些什么与工作无关的东西。”

“搜查？”

“不，不……不必这样嚷嚷地提问题。我们想有您在场时看一看柜子。”

“好。让我们去药品检验室。”

在大房间的中间放着一只漆布罩着的长桌子，靠墙则放着一些柜子。

“这些字母的意思是什么？”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瞧着问。

在一扇柜门上画着个白色的方块和一个红色的字母“B”。放在进口地方的那只保险柜有着个吓人的黑方形，在它的上面有着个白色的字母“A”。

“保险柜里是毒药，”叶夫根尼娅·瓦西里那芙娜紧紧关上药品检验室的门，解释说，“字母‘B’是烈性药物，在这些柜子里的则是一些其它的药物。”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和特里福诺夫开始检查了放在桌上和窗台上的一堆堆纸张、袋子、瓶子和匣子。随后开始检查放在柜子里的罐、瓶，未拆开的和一半已空着的纸包。从一处移到另一处，把药品打开又包上。他们到处看了那些可把东西藏起来的地方，但什么感兴趣的西部没有发现。

“经理同志，我请您留心我们的工作，”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看到叶夫根尼娅·瓦西里那芙娜离开了去窗口，说，“您能比我们更迅速发现不相干的物品。”

“我不知道，你们在找什么？”

“与药房无关的所有东西。您注意沙尔科夫斯基对留声机唱片的特别爱好吗？他有没有在一个什么时候，吹嘘弄到了很稀有的唱片？”

“没有。就我看他对音乐很淡漠。我知道他喜欢画。据说，在这儿药品检验室里很长时间放着一张很好的画。像是一张谁的肖像画。”

“这个袋子里是什么？”特里福诺夫问。

“苏打。”

仔细检查柜子已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但什么可疑的东西也未发现。轮到检查保险柜了。

“哪些人能把它打开？”当经理在开着锁时，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问。

“准许打开‘A’柜的只有三个人。这有特别的命令。请看，这就是吗啡。这是马钱子素、砒霜。这儿也是吗啡，装在细颈玻璃管里的。升汞……”叶夫根尼娅·瓦西里那芙娜挪动着罐子说。

“而那儿是什么？”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注意到角落里的一个白色的小包，说。

“现在我来看一看。”

叶夫根尼娅·瓦西里那芙娜拿出了小包，打开了包着的纸，大家都看见了三个圆筒形的细颈玻璃管，形状看上去像是收音机的电子管，只是体积小得多。

“也是一种什么毒药？”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拿着细颈玻璃管，仔细地瞧着在亮光中透明的液体，问。

“不——知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细颈玻璃管。”

“您讲什么来着？”特里福诺夫打断说。

“同志们，你们知道，要知这不是我们国产的，”经理非常发窘地说，“我们的细颈玻璃管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封口的……”

“这——样！”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满意地拖着声音说，“出乎意外，但很凑巧。”

他从经理手里拿了细颈玻璃管，不慌不忙地把它们包在纸内，随后又包到手帕里，藏进了口袋。

过了一小时，在拘留室的接待室里，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采取了很大的预防措施，才从沙尔科夫斯基口中取出了这种细颈玻璃管的几个碎片。

三十、唱片的秘密

马斯柳科夫深夜搜查回来，当电话铃响时，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已经准备睡觉了。

“是我。”

“中校同志，马斯柳科夫报告。”

“您从哪里打来的电话？”

“我已经回来了。搜查结束了。”

“找到什么感兴趣的东西了吗？”

“找到了。”

“拿到这儿来。”

“是！”

当马斯柳科夫进入办公室时，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首先看到了他腋下夹着的一只特殊的、方形的硬纸匣。

“唱片吗？”

“完全准确。偷拿来的唱片。”

“为什么是偷拿来的？”

“为使老太婆不注意。哎哟，凶恶的老太婆！立刻猜到了可能要没收财产，当开始财产登记时，她一直吵吵闹闹。

这是我的，那是我的。稍微好一点的就说‘我的’，沙尔科夫斯基有好多贵重财物，中校同志。简直是个小博物馆。我真奇怪，这些人年纪这么大还这么贪婪。他把这一切搜刮去干什么？要知道死后又带不进坟墓……”

马斯柳科夫说着这些，把唱片匣放到桌上，并把它打了开来。

“唱片很多，但我只选了外国的，您讲是有英文商标的唱片。”

“是，是。我想它们都是一样的，同一种商标，”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取出几张唱片，仔细看着商标说。“这张有点儿合适，但乐曲不知怎的是另外一种，也不是那个号码……这儿还有……啊哈！这张似乎是了……”

弄来了一架唱机。唱片放出的音乐原来与马尔采夫的唱片是一样的。华尔兹和狐步舞。听着业已熟悉的旋律，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跟先前一样下理解“毒蜘蛛”把它们带来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真见鬼！他不会是为了娱乐才带来列宁格勒的吧？”

“可能实际上是一种暗号？”马斯柳科夫说，“六包阿司匹林粉——不过我这种推测不很靠得住……”

“为什么。相反。又简单又明了。不过这东西看来是另一回事。挪到明天给工程师吧。让他们去伤脑筋。我们走吧，看来我们走的是一条错路，进了死胡同。现在去睡觉……”

马斯柳科夫离开了，而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用大倍的放大镜仔细看着唱片，在桌旁坐了很久。他不愿意去向将军报告，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他觉得，谜底在某个近处，并且十分简单：就像经常可能发生的一样，头脑里钻进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离奇古怪的推测。快天明他才睡熟：但即使在睡梦中，唱片也未使他安宁，在令人讨厌的狐步舞乐曲的伴奏下，在某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他一开始与一个凶狠的老太婆跳舞，后来这个老太婆变成了沙尔科夫斯基。

猛烈的轰击声使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醒来，他没有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

么事。撩起遮光的窗帘。房间一下子开始亮了。街头不寻常地迅速驶过一辆电车，在它后面是两辆货车。一匹大马迈着沉重的蹄子用力拉着一辆装着袋子和箱子的马车。在这一切运动中感觉到了某种惊恐。步行的人见不到。

一切很清楚——市区开始遭到炮击。就在附近什么地方爆炸了一颗震醒他的炮弹。过了一会儿轰击又开始了，之后一次又一次……炮弹落在不远处，大楼抖动着：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心里十分平静。他早已让自己相信，他这个人的生命，在千百万人的巨大斗争的环境中，是如此地渺小，担心它是不值得的。

当炮火再进行袭击时，他已经穿好了衣服，做好操，整理好床铺了。他准备去洗脸，从书桌里拿了肥皂，这时又看见了唱片，注意到了厂标。在黑色的商标上，用金色的细线画着一只坐在长长的留声机筒前的狗。

“谜底到底在哪儿？”他思考了一下。

商标稍微凹进去，边缘有着个突出的圆圈，这样造成个印象，文字是直接印到胶木上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商标是用纸做的，涂上清漆贴上去的。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大拇指的指甲又长又利，他用指甲在圆圈和商标的边缘间刻划，发现有个地方纸脱开了。他小心地把脱开的商标掀到底，终于看见了商标底下的细纹。”谜底原来在这儿，狗崽子！录音！补充录音。”

这个发现使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很高兴，他拿着唱片跳到走廊里，几乎奔着往他的助手们走去。

马斯柳科夫没有听见炮击，睡得很甜。

“谢尔盖·库兹米奇！谢尔盖……快醒来，脑袋醒醒……”

“什么事？我已经……一切准备停当，中校同志……可以走了。”

“去哪儿？醒来，谢尔盖·库兹米奇……”

“已经醒来了，”马斯柳科夫坐在床上费力地说道。

“你知道这是件什么玩意儿……原来掩埋在狗底下！”

“埋在狗底下。明白了，”马斯柳科夫低声含糊说，很明显他以为这一切发生在梦中。

“谢尔盖·库兹米奇，你看，”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把唱片拿到他鼻尖前面，拉开商标的边缘说，“看见吗？那里还录着什么东西……”

到这时，马斯柳科夫这才清楚，他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首长，因意外发现而激动得什么似的。

“原来如此！这真巧妙，中校同志。您怎么讲到狗什么的？”

“往这儿着。工厂的商标：一只狗坐在喇叭筒前边。看见了吗？就是它使我猜出了这个谜。”

*

*

*

在实验室里取下了商标，擦干净了唱片，弄明了录制的是 30 转速的唱片。技术上的新产品——慢速唱片已不是个秘密。

与唱片一起，办公室里带来了专门的收音电唱两用机。

“喂，这是什么音乐？”只有他们两人时。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问工程师说。

“希姆莱的讲话。”

“哎呀！还是希姆莱！”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惊讶地说，“作了翻译吗？”

“没有。您来听，中校同志，”工程师放下唱针说。

扬声器里发出了轻微的沙沙声，突然传来了一个喉音很重的男人声音，

开始希姆莱讲得很平静，几乎是友好的声调。他对待德国情报机关所有在国外的间谍头子的态度像父亲与儿子的谈话一样。渐渐地在声音里出现了哇啦哇啦的命令口吻。结束时他的讲话几乎是吼叫。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不太通晓德语，但主要的意思他清楚了。希姆莱说，德军的退却是战略性的。退却的目的是为消耗和削弱苏联军队，说德军的退却秩序井然，接着原定计划，保存着装备和人员，与此同时，苏联军队则遭受了重大的伤亡和损失“这在我们打沙皇戈罗赫时候就道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讪笑说，“丧魂落魄的逃跑作为成功的战略运动。”

工程师笑了起来，但立刻又举起一个手指，让中校凝神注意。

希姆莱告诉说，下会有第二战线。在日内瓦与美英正在进行关于缔结和约的谈判，这些国家退出战争的时刻近了。

“原来如此！这是什么……挑拨还是事实？”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注视着比他更通晓德语的工程师的脸部表情问。

“很有可能，”工程师摊开双手说，“第二战线到现在还没有……”

接着希姆莱说，在这些关键的日子里，德国的爱国者应为加速战胜共产主义加倍努力。俄罗斯正在流血。这是它最后的反抗。结束时他命令把这些消息散播出去，行动，再行动……破坏桥梁，毁灭工厂，对粮食、水库投毒。

希姆莱以通常颂扬第三帝国的口号结束了自己的讲话，然后当然——希特勒万岁！

“完了！”工程师说。

“空把戏。另一面的商标你们也取下来了吗？”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指望听到某些具体任务，地方的名称，人的姓名；但都没有。这只是一般号召。

“另外一面的商标我们很难取下，”工程师指着唱片的反面说，“这种胶水……应该给他们作公正的评价，中校同志，他们的化学很出色。”

“不光化学……这一切怎么竟会发生的？”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沉思着说道，“爱好劳动的人民……可就是遭到了法西斯的奴役。”

“中校同志，他们那儿的学校与众不同。从小就不教独立思考。这种教育影响了他们的全体人民。”

“当然，学校起着很大的作用。可您打哪儿知道，德国人不教独立思考？”

“有个时候我研究过教育史，打算成为教师。”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瞧了瞧身材颀长的、瘦瘦的工程师，微笑了一下。

“孩子们大概曾称呼过您‘斯乔帕叔叔’。”

“完全对。就是现在认得我的孩子还这样称呼我，而有些孩子还要求说，‘叔叔，给弄只小麻雀。’”

实验室里来了电话，说药房保险柜内找到的细颈玻璃管里的液体原来是氰化钾制剂，这是一种作用迅速的烈性毒药。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的推测给肯定了。沙尔科夫斯基是在汽车内自己毒死的，其时他确信自己德国间谍头子的面目已被揭穿。现在可以泰然去向将军报告，并动手消灭整个匪帮了。

三十一、意外来访

米沙和列娜对发生的事啥也不知道，当然也不了解什么使他们的客人不安，显得那么心事重重，并且一天比一天阴郁不欢。给他们送信的卡扎科夫这个姓他们甚至没有听说过。

“爸爸在工厂里，而信是某个男人带来的。科利亚给他开的门。”

“他没有说会来取回信？”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问。

“取回信？”她重又问，“没有……就我晓得他啥也没有讲。他只是请把信交给爸爸。再也没有什么了。难道需要回信吗？”

“问题不在这里。我的一个熟人来到列宁格勒出差，我就托他送封信，”马尔采夫解释，“但我怎么也不能找到他。”

“那他大概回去了？”

“不。我们应该在这里相会。”

“他可晓得您住在我们这里吗？”

“知道。我对他说过。”

“那么他会找您的，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列娜挺有把握他说。

“我担心……他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列娜的眼睛里显出猜测，并现出了吃惊、惋惜和同情的表情。

“哎呀！要是他受了伤，怎么办？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看，一直射击得这么厉害。”

“我也这么想过……”

“那样的话，您到医院和军医院里去找找。想要我帮助吗？应该去一次埃里斯曼医院，随后是瓦西里耶夫岛上的蔽拉·斯卢茨卡医院，随后是古比雪夫医院……再多我就知道了。许多学校里都设有军医院。”

“也许……也许，”马尔采夫沉思着说，“实在不明白，他失踪去了哪儿。但寻找他不必，阿列奇卡。如果他活着，那他自己会找来的；如果牺牲了……那怎么……我们反正对他什么忙也帮不上了。”

午饭时，米沙回来了。朋友下葬后，他大大地改变了。总是很严肃，很少讲话。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对此早有感觉，不过不知为什么至今没有详细问过。这也很好。原来米沙觉得瓦夏的死是马尔采夫间接造成的，打心里仇视他，也怕无意间流露出来。列娜开了门。

“他在家吗？”米沙轻声问，但出现在前厅的马尔采夫代替了她回答。

“在家，在家……我看得出，我的朋友们，我留着使你们不快。”

“不是……不是这回事。哪有什么不快的！何况我们只在晚上才见面，”米沙脱着衣服说，“爸乙很快妥回来了。”

“他很快要回来了，我看来得赶紧走了。我担心会与他错过。”

米沙明白马尔采夫讲的这些只是“漂亮话”，他什么地方也不打算去：列娜却当真了。

“难道您就这样不等候爸爸了？他会难过的，别走，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她几乎央求他说。

“我本来就做客逗留得太久了，在这儿再也没有事了”我也算在被包围的列宁格勒耽过了。这对我将来的回忆很有益。对经历……是！差点忘了，”马尔采夫忽然想起，并从口袋里掏出了皮夹子，“我从我们的部门那里领到一张优待票，想请情你们。我们就在今天把这办了。现在我到商店里去一下，

弄点什么……合胃口的东西，美餐一顿。据说甚至可以得到节日的葡萄酒。科利亚，您与我喝个杯底朝天。”

“那是为什么。为了很快的胜利吗？”

“好吧，也可说是为了胜利。”

说着这些话，马尔采夫穿好衣服出去了。列娜关上了他身后的第二道门，疑问地看了看“哥哥”。

“喂，你怎么还站着？”

“那做什么？”

“得打个电话给万尼亚叔叔。”

“为什么？”

“怎么为什么？如果他要走……”

“他没有地方可去。瞎扯而已。”

“那优待票呢？”

“这我忽略了，”米沙想了想同意说，“关于优待票要打个电话。大概从什么地方买得来的。”

客厅的桌子已为午餐铺好了。每当米沙看到准时放好大大小小的碟子，刀叉和盛放刀叉的玻璃盘，清洁的台布和餐巾，盐瓶，舀汤用的勺子，他很惊奇。列娜为什么要这样做，每次都要洗这些碗碟，把这一切他认为谁也不需要的东西藏进餐具橱又取出来，却一点也不厌烦？难道不能简单点，把报纸铺在桌子上，用军用饭盒或搪瓷盆吃饭，而面包用手掰开就行。难道她一向这样干，或者这只是为他们在扮演教授子女才这么干。

“你现在要吃午饭了吗？”列娜问。

“等一等他。”

“学校呢？”

“来得及。今天我们实习。”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不在办公地点，但值日人员告诉他“万尼亚叔叔”约过20分钟就会来。

需妄等待。马尔采夫很快会回来，而事情又没有什么紧急，米沙决定回头去学校以后在公用电话间再打个电后，因此他对值日人员什么也没有说。

列娜去了厨房里。米沙坐到了钢琴跟前，因为无事可做用一只手指开始弹奏“在那海洋辽阔的地方……”

突然前厅传来了铃声。

“他回米得可真快，”米沙思索了一下，同时啪的一声关上了钢琴盖，往前厅走去。

梯台上站着一个身材不高瘦瘦的老头，白胡子修剪得很整齐、戴一副眼镜。

“您找谁？”米沙好奇地细打量来人问。

“我找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

“他不在。”

“不在吗？可惜……那他到哪儿去啦？”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曾预先说过，可能有些人会来找马尔采夫，应当记住他们的外貌以及他们说些什么问些什么的一切细节。老头打听的是扎维亚洛夫，米沙不知为什么肯定他是来找马尔采夫的，因此放心地回答。

“爸爸出差去了。”

这句话对老头产生了奇怪的影响。

“怎么回事？”他戴上眼镜，仔细看看青年，吃惊地问。

“我说，他到莫斯科出差去了，”米沙重复说，“您吃惊什么？”

“您问为什么吃惊？因为您说‘爸爸’，年轻人。”

“那又怎样？”米沙还是毫不怀疑地问。

“怎么又怎么样？您是什么人？”

模模糊糊的不安侵袭了米沙，他非常窘迫。“他为什么这么瞪着眼睛看我？”

“我吗？我是什么人？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明明白白。您在这儿干什么？”老头固执地问。

“住在这儿。”

“良好！为什么您住在这儿？怎么啦，从别的区搬来的，还是你们的房子炸毁了。”

“没有这回事。我住在这儿很久了。”

“您叫什么。年轻人。”

米沙惊慌失措了。

“尼古拉，”他回答说，想改变已不可能了。

“原来如此……您是否想对我说，敬爱的，您是科利亚·扎维亚洛夫，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的儿子。”

“是。”“啊，原来是这样！我看您把我当成傻瓜了……不合时宜的玩笑，年轻人。尼古拉沙 我从他；乞奶的时候就认识了”还不至于眼睛到连跟谁在讲话都分不清。”

这时前厅里来了列娜。她刚从厨房的窗子里看到了拿着个纸包的马尔采夫正在院子里回来，便来跟“哥哥”打个招呼。

“科利亚，这是来找我们的吗？”她问。

“噢！还不止您一个，”老头显而易见在挖苦，“要是我没有弄错，您是阿利娅？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的女儿？”

“是，我是阿利娅，”列娜老实地承认。

“真怪！现在，年轻人，请讲你们愚弄我有什么目的？干什么？谁给了你们这样的权利，这一切是什么意思？”

“您讲什么？”列娜问。

“你们甚至还不理解？这已构成了一种嫌疑。冒名顶替，还坚持不想承认……”

“怎么办？祸事来了！”米沙想。他觉得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随时会回来，如果他碰上了这个老头，全完了，他们会暴露。

这时“毒蜘蛛”正跨过一个垃圾堆，靠近了进门处。

“听我说，公民，您需要什么？我们可并没有请您，”米沙不知所措他说，紧张地在想他现在该怎么办。

列娜还未弄清造成的境况，惊奇地看着老头。

“什么冒名顶替？”她问。

“我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哟！您认识阿利娅，”列娜两手举起轻轻一拍激动地叫起来，”是

吗？我终究知道了……科利亚……他正在来……等等，我马上……”

她迅速地离开了原来的地方，奔向客厅。

这就为什么需要秘密信号了！还在早上，她仔细看了纒络，并想，过了这么多的时候，信号只用上一次，大概再也用不上了。

她来得及吗？邻居在吗？信号坏了没有？

列娜用颤抖的双手把纒络插入了插座，不相信信号立刻接得上，邻居立刻听得见，如果听见，那也会太迟。马尔采夫大约正登上楼梯了。

老头生起气来，这时对面的门敞开了，布拉科夫跳到了梯台上。

此时，米沙才猜到列娜去了什么地方，心里很感谢她的机灵。他原来决定，准备把老头抓起来，绑住，用布堵住嘴，藏进自己的房间里去。

“他认识……”米沙看到布拉科夫，说。

“布拉科夫刹那间估计到了情况，站到了他们中间。

“去我那里！”他强逼着来访者，命令道。

“怎么回事，您是什么人，请别推推搡搡……您想干什么？”老头露出惊奇的神色，开始喃喃说，“对不起……您拖我去哪里？”

布拉科夫没有理睬他。

“我们走，我们走……一会儿……我全部向您讲明，”他用手托着老头，强拖硬曳进了他的住宅。

一转眼工夫，门就关上了。只听见门后的老头在争吵和抗议，但很快安静了下来。看来布拉科夫把他带到了自己的房间里。这时米沙听到了登楼人有节奏的脚步声。

列娜跑进了前厅。她看见老头已不在了，在米沙的鼻子跟前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把他拉入了前厅。

“他马上……”她低声说。

过了几秒钟，传来了门铃响。米沙看了看他的假妹妹。把只手指贴在嘴唇上。谈话已经不可能了，马尔采夫就在门外。他用手势解释一下，他俩便分开了。列娜踮着脚去了客厅里，他刚走到门前。得去开门。但由于刚刚经受的激动他膝盖在发抖，不知怎么地觉得气喘不过来，好像奔跑了很长时间。

“怎么样？等久了吗？”马尔采夫在把一瓶酒和一个不大的纸包交给米沙时间。

马尔采夫一边问一边安闲地脱下了大衣，把它挂到了衣架上，洗手去了。

“过去了！”米沙松了口气想，“什么也没有注意和什么也没有听到。”

午饭后，他去学校，下楼梯时，听得下面的门被打开发出吱吱声。走到院子里，他一眼看到前不久来访的客人。他的心脏又剧烈地跳动起来。“他马上会看到我，认出我来，麻烦又开始了，”米沙心里想着，下不了决心走到老头的面前去。

老头走了几步，环顾一下，认出来了……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米沙的预料。

“噢！尼古拉沙！”老头伸出手，装出很高兴的样子喊道，“科利亚·扎维亚洛夫！真是意外相遇！您好，亲爱的！很高兴看到你。”

由于吃惊米沙对他睁大了眼，让开了拥抱，犹豫不决地握住老人的手。

“要知道我起先竟没有认出你来。你长得多高了！完全是个成年男子了。爸爸在莫斯科。我知道，我知道。这很好。让老骨头活动活动，”他挽着米沙的胳膊说，“我叫格列布·孔德拉季那维奇，”他突然用完全另一种声调，

很轻声他说，接着他又以过分夸大的活跃继续说，“阿列奇卡感觉怎样？好样的，好样的……而我，你知道，现在郊区工作。从事，这样说吧，农业。我的工作很忙也很重要。搞化肥。并且不只是理论。我的整个活动联系着实践。实验场就在窗前·早上起来，朝窗外一望，一切了如指掌，”说起话差不多能压韵，并且说着就笑了起来。

倚着米沙的手，老人顺利地跨过了一个个垃圾堆。到了街上他们悠闲地朝电车站走去。迎面来的几个行人微笑地注视着这幅眼前的图画。两代人并排走着，挽着胳膊。老人在说话，而年青人仔细倾听着他的哲言。

三十二、埋伏

星期五中午。瓦利娅。卡尔梅科娃坐在出纳亭里，看见窗外有一个带枪的年轻中士几次来来回回走着。凭三年军队生活的经验，她马上确定，中士是从前线来度假会亲人或朋友的。而且很可能，他收到了列宁格勒的赠物，发现了一封塞在暖袜里的信，便开始了通信来往。现在就是来寻找这个原来不认识只是信中才知道的姑娘。

“等着。就是说，约定在这儿附近什么地方会晤，”瓦利娅断定。

有一段时间中士没有露面，后来又突然走进了药房。他囚周环顾一眼，对年轻的出纳员丢了个眼色，就往配方员那儿走去。

“请告诉，你们这儿药房里有个姓沙尔科夫斯基的老头吗？”

“有，”奥莉加·米哈依洛芙娜头都没有抬在柜台上回答说。

“能否与他见个面？”

“不能。他现在病着。”

“您讲什么！怎么会这样？”

“不知道。好像是肺炎。”

“哎呀！多么不愉快的事。现在可怎么办？您知道，我是从前线来的，有个朋友托我来这儿看望……那就这么转告他，肺炎……好吧，对不起，再会。”

中士走过玻璃柜，仔细看看陈列在玻璃底下的一些东西和药品，就走到出纳亭跟前。

“怎么样？寂寞了，姑娘，”他放肆地问。

“为什么寂寞？”

“为他……”

“我没有时间感到寂寞，”瓦利娅严厉他说，“我看是您无事可做……您来这里干什么？买药吗？付钱。”

“哎呀，好大的脾气！药我不需要，我人很健康。你要是售给我半公升纯酒精就好了……什么，不能？我会付钱的……随便开个后门吧……”

“别瞎说，中士同志。”

“是……就是说无论如何也不行！既然如此，到市场去在你们这里别指望有对前线战士的同情。”

走上涅瓦大街，中士不慌不忙地往电车站走去。在那儿他又详细打听了怎样去瓦西里耶夫岛的路，甚至还找了个同路人。过了40分钟左右，他已经站在他需要找的住宅门前。按门铃之前，他把自动步枪的皮带换到了右肩，检查了子弹盘，并打开了保险，把武器夹在腋下。

敲了两下门铃，最后终于听见脚步声和开好几把锁的声音。

“您找谁？”一个女人的声音问，牵牢链条的门微微打开了一点。

“对了，您知道是怎么回事，”中士四周环顾一下说，“有个熟人托我。她叫索非娅、阿波洛诺芙娜……在这儿留下过一只首饰匣让你们保存。她请你们取出一个嵌有孙女照片的项饰让我给她带回去……只是这里的地址不清楚——我是否找对了？”

“马上给你开门。”

女人掩上门，卸下了链条，重新把门打开。

“请进。”

中士进了住宅。女人忙着给一道道锁上锁，他的眼睛也适应了黑暗，他看清了一个很宽敞摆满各种各样东西的走廊，两旁有几扇门，面前有一个穿着家庭服装银白头发的矮个女人。

“跟我走，”她说一声便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那是一间大房间，四周陈设着一些很好的家具，上面积满了一层灰尘和烟盒。房间中央放着只“小铁炉子”。悬吊在铁丝上的烟筒直接从气窗里伸出去。

女人从橱里取出了一只黑色的首饰匣，放到桌子上，沉默着用手指着匣子，坐到了临近的一把沙发椅里。

“这就是那首饰匣吗？”中士问，“锁在这儿挂着……很精巧的锁。没有什么，咱们想办法打开吧。”

说着这些话，他给自动步枪上了保险，从肩上把它取下，放到了桌上后就动手开起锁来。锁的弧形小柄探入板条，四只六角螺帽灵活地转动了。每个棱角有着压铸出来的数字。为使弧形小柄摆动，得把这些螺帽放在组成四个预定数字的位置上。中士很自信地摆弄好这些螺帽，接着就像玩把戏似的，板条与弧形小柄分开了。

“难道你还不跳！真是岂有此理……”

女人留心地看着中士的每个动作，当后者把锁打开后就站了起来。

“好……您就暂时住在这个房间里，但现在……您随我来。他在家。武器放在这里，”她发现中士想探身过去拿自动步枪时说。

中士略微迟疑了下，他看到女人头也不回往门口走去，也就迅速跟了上去。

他们先敲了敲门，进入另一个光线非常暗的房间。窗子上挂着遮光的帷帘。中士刚刚跨过门槛，两旁有人过来抓住了他的双手。这时亮起了明亮的灯光，中士看到三个男人，站在房间中央，其中一个穿着便服把枪对准着他，夹住他的两个人穿的是国家安全部少尉的制服。

“安静……不要惊慌，”马斯柳科夫警告说，“要是你不老实我们不会对你特别过分客气的……”

“你们是什么人？”中士脸色十分苍白，问。

他还不信陷入了埋伏，还期望能够太平无事。

“这下你完了，完了……仗也打完了，人也给抓住了，”马斯柳科夫走近中士说。

“怎么样，你不喜欢吗？”其中一个少尉问，“没料到吧？难道那边没有教过你们……在德国的训练课程里。”

“那你们要对我怎么样？”

“让你复员，”马斯柳科夫说，“昨天来了让你复员的命令。”

“枪毙吗？那好，现在就开枪吧！反正是一个结果，”他说着准备挣脱。

“安静点，安静点……打死你并不难。手不会抖，心不会慌。先要检查一下你是什么人，打哪儿来。”

这时，女人去了头一个房间，检查了中士拨出的号码，记在匣条本上，然后重新弄乱锁上的数字，关上了首饰匣。接着，她抓起自动步枪，又回到后边来。

过了三个小时，马尔采夫站立在那个中士上去的那幢瓦西里耶夫岛的房屋对面。要是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在这个时候看到他，一定会作出结论：“毒

蜘蛛”正在心神不安。

马尔采夫刚刚去过公墓，下了墓穴，读了前线最新发来的德国综合报告，检查了部下人员的准备状况，尽管如此，他还是安不下心来。

卡扎科夫消失了，而且踪影全无。沙尔科夫斯基为刑事关进了监牢。增援还没有到来。

“毒蜘蛛”模模糊糊感觉到有股力量在干扰，打乱他的计划。但这是股什么力量？他还未想到苏联反间谍机关的活动。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没有根据。多半是因为军事上的失败和前线的退却。爪牙们失去了胜利的信心……卡扎科夫当然逃跑了。沙尔科夫斯基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他故意去蹲监牢，以便等待时机蒙混过去……

今天星期五，应该有一个假装苏军战士的间谍前来执行任务。他来了没有？如果没有来，那应当讲清为什么耽搁了。

伦基斯·亚当，波罗的海沿岸男爵的后裔，很早就空投来了列宁格勒，而且一直工作得很出色。他有架发报机。现在应当有从那方面来的人去向他报到。“毒蜘蛛”来列宁格勒的第三天与伦基斯见过面，给过他指示，还告诉了他扎维亚洛夫的电话，并约定在中士到来后再会见。

房屋的大门底下坐着一个佩红袖章的妇女。要是马尔采夫不停留，或者不找房屋门牌号码：那他就直接进大门’上去找伦基斯了。但现在遇上值日人员的目光，他明白错过了有利的时机。女人看到他无目的地站在街头，可能会产生怀疑……怎么回事？神经紧张使他更加疑神疑鬼，惊恐的脑子竟使他想不出一个好主意来。他把每个苏联人都看作是敌人了。

伊万·瓦两里那维奇预见到马尔采夫会到伦基斯住宅去，马斯柳科大小组也清楚，一旦“毒蜘蛛”到那里去应怎样行动。

但“毒蜘蛛”没有进去。通常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便能把间谍逮捕；所以他决定最好等一等约好的电话。为了不亲自冒险，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准备派另外一个人去伦基斯那里。

当马尔采夫出现在堤岸街时，夜幕渐渐降临了。在离施密特少尉桥不远，他看见岸边有一伙穿着水兵呢制眼的青年。在花岗百堤岸附近停着一只挖泥船，船上发生了什么事，致使学员们十分活跃。马尔采夫走近他们，只见从挖泥船的火炉间和机房部爬出来一帮全身沾满油污的小伙子。

“嗨，科列卡！认不出你来了……你把所有的油画颜料全涂到裤子上去了。”

“眼睛……瞧他眼睛是怎样染色的！”岸上人叫嚷着，每说一句话伴随着一阵哈哈大笑。

“彼佳！用你的衣裳米煮红甜菜汤……会有多少油呀！”

“不必一个劲在自己肚皮上刮油脂了吧？”

“萨什卡！”一个身材不高而很结实的小伙子在挖泥船上喊道，“来这儿，我给你额上画一绺红褐色的长发，让你成一个美发男子！”

“喂，你们……不能在甲板上乱扔脏东西！”

有一段时间马尔采夫一直在观察。他知道这里不辽有个波罗的海舰队综合技术学校，科利亚·扎维亚洛夫就在那里读书。

“他们怎么弄得这么脏？”他碰了下一个学员的袖子问。

“在锅炉房……涂保护油，”那人侧过脸对一个很有风度的男子望了望回答道。

“你们是波罗的海舰队技校的吗？”

“是啊。”

“有个朋友，科利亚·扎维亚洛夫在这里学习，您认识吗？”

“当然认识。”

“那个沾满油污的，不就是他吗？”

“不是。他大概已经回家睡大觉去了。”

“啊，是这样……我还以为他也同样这么肮脏呢。”

“哪儿的话。他是航海员，他的工作比较清洁。这些全部是机械员，”学员说着突然笑起来大声叫道，“戈沙，‘抹香鲸’，你能不能把两只耳朵使劲抖掉一点……真是张丑脸！”

“他们怎么样，工作结束了？”当那人安静下来时，马尔采夫问。

“哪儿的活。这是叫他们爬上来晒晒，”小伙子解释，看见走近来的一伙人里有个高高整洁的青年，又补充说：“那走着的不就是科利亚的同班同学。喂，克罗什卡！到这儿来！这里有个公民想知道你的同班同学。”

“怎么回事？”

“随便问问，”马尔采夫说，“问问在这些弄脏的小伙子里头有没有科利亚·扎维亚洛夫。”

“他已经到工厂里去了。”

“为什么到工厂里去了？”

“他与父亲和妹妹住在那儿。”

“我很清楚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出差去了。”

“是的，他在莫斯科。”

“那为什么科利亚还在工厂里呢？”

“我不是对您说了，他们暂时住在那儿，工人集体宿舍里——他们的住宅给炸弹震坏了。”

“您对这点能肯定吗？”

“肯定，”青年有些困惑不解，但十分自信地回答说，“昨天我还在他那儿。”

“阿利娅山住在那里吗？”

“当然住庄那儿啰。”

“奇怪……”马尔采夫不由自主他说。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没有什么……随便说说。有人对我说，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住在原来的住宅里。”

“一般来说是，但现在暂时迁到了工厂里。”

马尔采夫在学员中站了几分钟，没有去注意他们的戏笑声。接着转过身，就毅然往家里走去。

三十三、围捕

将近三年，列宁格勒街头入夜以后没有闪耀过明亮的灯火。橱窗没有灯光，广告牌和屋里的吊灯架从不发亮。从外表看城市生活似乎窒息了。

尽管漆黑一片，德国人还是夜夜炮轰不止；但对此谁都早已不再感到不安。列宁格勒生活着，劳动着，积蓄着力量，准备回击，在某处一个大本营里正在制订反攻的计划，大家都感到，解放的日子临近了，有人正在签署密令并开始调动军队。列宁格勒人看见街上的坦克、卡秋莎火箭炮和新式大炮。他们学会正确无误地推定，货车运去的是些什么军火，送往飞机场的是哪种类型的炸弹。

法西斯分子也感到了这点。他们派到列宁格勒的间谍亲眼看到了这些战斗装备，看到了苏联正在聚集力量。但仅此而已。他们无从知道何时何刻进行反攻？主要的打击方向是什么……

一片漆黑中大门打开了，有三辆汽车驶上了大街。在第二辆车上并排坐着米沙·阿列克谢耶夫和特里福诺夫。

“电筒不许随便用，”他警告青年说，“当然，可以亮一下照清道路，不过时间要短促。明白了吗？别照得让人眼花。电筒光很强……找到墓穴，我们还没有包围时，就径直对着墓穴照。我看，如果我们出其不意，不会有特别的反抗。”

“他们在那儿吗？”米沙问。

“在那儿！”特里福诺夫确信地回答，“费佳从哨所来电话，说从城里来了三个人隐藏着。今天白天你的那个马尔采夫去过那里。在墓穴里待了大约一个半钟头。”

“那么你们也找到了那个墓穴？”

“要是找到了，我们就不会带你去了。问题就在于只知道个大概，我们是在远处监视的。”

“这个墓穴旁有三棵大树和茂密的接骨木。”

“就是，就是。你就对着那个灌木丛照。”

“那要是另一个出口呢？”

“未必……就算有吧，反正跑不了。我们包围了整个公墓。信号记牢了吗？”

“记牢了。”

汽车驶上了旧涅瓦大街，于是司机加大了油门。战士们感到一旦靠近作战的地点，就不能再抽烟了，于是像是有谁下令似地都点了烟。两排红色的火星照亮了年轻人全神贯注的脸。所有这些都明确作战计划，知道自已的位置和信号。市内夜间行动的困难在于在黑暗中很容易弄错，把自己人当做敌人。做到不慌张，需要冷静、沉着和勇敢，在紧要时刻不张皇失措，对自己人开枪。然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此在挑选进行围捕的士兵时，特里福诺夫在说明任务之后，几次三番问大家，他们中间是否有神经衰弱或胆小的人。当然，谁也不承认有这样的缺点，不过共青团员经过一番商议之后，还是宣布了三个人不能参加战斗。倒不是由于他们有什么不好或生性怯懦。不，只是因为他们是新兵，同志们还未来得及教会他们。

拐入广场，汽车驶上了公路，就在这里最后一辆车子停下了。稍后停下了中间一辆，在公墓一端停下了头一辆车米沙从车上爬下来，看见有一个穿

便服的身影不知打哪儿钻了出来。

“费佳吗？”特里福诺夫。

“是我，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

过了20来分钟，在另一端亮起了火光，很快又看见了另一边的信号。公墓给包围起来了。

“喂，米沙，开始吧，”特里福诺夫低声说道，他整了整别在年青响导背上的圆形“萤火虫”，这样的“萤火虫”大家都有。

“为什么叫我米沙？我现在还是科利亚。”

“没关系，不叫你科利亚。姓又改过来了，”特里福诺夫开玩笑地回答，在他的声调中充满了信心。

“这就是说，你不是偶然这样叫我的，”米沙想，“这不是失言。”

但没有时间细问，米沙坚定地往黑暗中走去。转过石头仓库后面，他立即进入了小道。

“别那么快，”后面的声音说。

米沙走得慢了一些。路并不难走，地面上原已踩出了一条小道，就是有点儿弯弯绕绕，脚下的草在沙沙作响。

米沙坐在车里时曾经想，墓地的夜晚也许会使他有点“胆寒”，可现在他心里却没有任何恐惧。他意识到大家需要他，他带领着一支以特里福诺夫为首很大的武装队伍。这使他感到异常振奋，甚至骄傲。

不清楚是什么东西照亮了磨光的大理石，但作为道路的第一个标记那个白色的十字架，米沙从远处就看到了。

“过十字架20步打弯。步子不大不小，”米沙回忆起斯乔帕按他的要求如何计算步子的情况。

接近转弯处，米沙停了下来。这里小道有个岔道，需要给后面的人发一个信号。他把电筒对准预定要拐弯的地方，按了按按钮。电筒光真的很强，尽管很短促也足以使人目眩，米沙似乎还觉得耳朵都有些嗡嗡作响。

转弯处原来在后面，相隔一步路。一时间黑暗中眼前仿佛游动着光亮的斑点，米沙滑步移动，吃力地探索着小路。渐渐眼睛适应了，光斑也随之消失，于是他走得比较自信了，手电筒他决计再也不照了。黑色的十字架附近又有一个转弯，不过那十字架与黑暗融成了一片。

“在这儿，”米沙想了想，“就坚立在这儿。手摸得到。”他往前伸出一只手，不料摸空了。“完了……”

后面传来村枝轻微的折裂声和身子倒下的声音。谁绊了一下，摔倒了。

小心伸出的手从这一边摸到另一边，米沙开始慢慢向前移动。还是空无一物。他失去了指望，准备打开手电筒了，正在这时他碰到了冰凉、光滑的十字架。

“你那儿怎么样？”背后传来了低语声。

“这儿有个十字架……现在再转弯，”米沙小声回答。“沿荒地笔直走。”

“很远吗？”

“不……很近。”

“电筒可以打开吗？”

“不……会让人眼花的。”

于是米沙又离开了走在后面的人，用他的“萤火虫”作为指示信号，现在他伸出双手往前走，力求记起这些地方白天的外貌。就在这儿同伴们张过

捕鸟网，在其右面有着一个铁铸的栅栏。“一点不错，”他在用右手摸到了湿润、冰冷的金属后，满意地思考了一下。左面有个长满了灌木丛的小教堂。并排有三个坟墓，盖有像凉台一样的玻璃建筑物。

背后又传来一阵跌倒和骚乱的声音。“这里同伴们躲藏过，”米沙一边回忆；一边不停地往前移动。

当临近曾散发出煎罐头焗肉气味的墓穴时，米沙开始激动起来。心跳越来越厉害，呼吸也不知怎地局促起来……他们是否还在那儿，现在在做些什么？睡觉了还是在听收音机？

“就是这里……到了，”米沙长叹一口气，低声说道，估计走在后面的特里福诺夫听到。

按他的计算，到墓穴有 20 步，由此进口看得清清楚楚。等一长串人集中以后，他便扫开了电筒。明亮的光线在灌木丛上、树上闪来闪去，在装着玻璃的花圈罩子上发光，掠过去，突然停在一块从上盖在墓穴上的黑色巨石上。随后光线又移到长着茂密灌木丛的左边，那便是入口。

光线一不移动，米沙只见右左两旁闪过许多身影。士兵们从各个方向包围了墓穴，这时不再考虑谨慎，不用再担心有谁会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和树枝的折裂声。

“好样的，米沙！”特里福诺夫走过他身边拍了拍青年的肩膀，赞扬道。

明亮的电筒光照耀着墓穴的周围。它们交错着，从一处跳到另一处，慢慢地往下移动，探索着地面。

米沙熄灭了他的电筒，后退几步爬上了一个高高的、用石头封闭的墓上。他靠在一棵长在墓横头的大杨树上。很快他听到了暗哑的敲击声和特里福诺夫的声音。

“喂，里面的人！开门！”

过了一阵敲击声又响了起来。

“听见没有！我说你们爬出来。反正没处躲藏了。你们给包围了。”

过了两分钟，特里福诺夫下了命令：

“砸开，小伙子们！”

米沙只见两个身材魁梧的士兵在进口的两旁站起来，挥舞着双手，于是响起了铁棍猛烈撞击铁门的声音，它们划破了墓地的沉寂。撞击很有节奏，就像连枷在拍打，但看来门没有砸开。

突然一切都静了下来。

米沙踮起脚尖，想看清为什么中止了砸门。就在这时传来了一阵震耳欲聋的自动步枪短促的点射声，米沙紧张得没有一下子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喊叫声……火的闪光……呻吟……有一个身影奔到了墓穴的一旁，在黑暗中消失了……

“向左！”其中一个士兵喊道，“尼基京！向左照……向那儿！”

电筒的光线在到处闪动，但光线碰上的只是树木、十字架、栅栏和坟墓。人不见了。

突然射来一梭子弹，声音十分刺耳，电筒都熄了。士兵们躲到了最靠近的掩护体后面。

“尼基京，放心！”传来了特里福诺夫的坚定的声音，米沙也松了口气，“哪儿也逃不了。别着急。我下去，你们在上面抓。费佳跟我下去。”

现在米沙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有一个间谍敞开了门，用自动步枪的一梭子弹给自己扫清了道路，从墓穴里跳出来窜进了黑暗里。对墓地他很熟悉，在这些树丛和墓地建筑物间很容易隐藏。电筒不能照。他看到火光就会射击。

“现在怎么办？”米沙不安地想，“他会不会跑到了我这边，躲在附近什么地方。”

这时候有个战士在墓穴附近打开了电筒。立刻就在离米沙不远的地方发出自动步枪点射的红色闪光。由于意外，米沙坐了下来，但及时看到了间谍躲在什么地方。

“不能等待。应该迅速、坚决地行动。要照住他。”米沙藏到了一棵大树后面，举起手电筒，对准间谍的方向照亮了。

几乎就在同时传来了射击声。几发子弹带着刺耳的噗哧声射在杨树上，其余的子弹打在石头的十字架上，带着尖利的哨声飞走了。

米沙蹲得更低，从树后瞧了瞧，移动一下电筒光。

突然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折裂声。子弹尖叫着，噼啪地响着。

米沙下意识地藏起了头，但拿着电筒的手并没放下。他及时看清了一个戴皮帽和戴眼镜的男人躲在纪念碑后面。米沙的电筒光照到了间谍，使他什么也看不清。

“现在决不会放过了……射击吧……他看不见我，”米沙自言自语说，同时使劲强制住不由自主发抖的手。

从树后再次往外一瞧，只见电筒照的是一块有个突出十字架的大石头。

“他究竟在哪儿？跑了吗？”米沙很害怕，想了想，电筒光微转了一下，立即又发现了他。

男人紧靠一个高高的栅栏站着。米沙看到他的眼镜闪着反光，又迅速调转自动步枪，就在这一瞬间，有颗子弹打到了手电筒的边缘，把它从手中打落了。

一片漆黑。不过很快同时从两边亮起了两道电筒光，照亮了间谍。他绝望地掩护射击，企图跑到另一个地方去，但电筒继续亮着，明亮的光斑紧紧追随着他。

“逃跑了！”米沙从树后跳出来，高兴地想，“在躲避子弹了。”

突然从黑暗里跳出来一个战士。

“别走，坏蛋！”

他们两个喊叫着、谩骂着跌倒在墓上，随后滚了下去。所有一切发生在转瞬之间。

在一道光线中又出现两个穿着制服的身影向绝望挣扎的敌人猛扑过去。到处亮着电筒，它们的光线闪烁着、跳动着，大家都急于奔去搏斗的地方。

“慢，戈列洛夫，慢！”尼基京跑着喊道，“不要扼死他。绑住手……谁有绳子？拿过来！”

搏斗的兴奋很快平息了下去。

“把他带到车子去，”过了几分钟，已经平静的尼基京下令道，“戈列洛夫，你带路。”

戈列洛夫明亮着路走在前面，而其他两个人两边夹着被绑住的间谍，把他带走了。

“是谁先照到他的？”尼基京问。

“我们的小伙子……那个带路的响导。”

“他在哪儿？活着吗？他叫什么名字？”

“好像叫米哈伊尔……”

“喂，米沙！回答！”

“我在这儿！”米沙回答。

“你没事吧？你在哪儿？他没有碰伤你？”

“没有，只是电筒给打坏了。”

“那灾祸不大！”

墓穴旁边也开始闪起火光，士兵们的注意力转往到了那儿。

过了大约 20 分钟，一辆车子在押送队的押送下，载走了三个被抓住的间谍和一个给打死的士兵。

第二辆车上载的是伤员。子弹打中了特里福诺夫的一只手，尽管如此，他仍垂着手指挥围捕进行到底。

三十四、毒蜘蛛

“毒蜘蛛”运气好。他曾多次落进苏联反间谍机关的网里，最后却都平安地溜脱了。

就是现在，一个幸运的机会把他带到堤岸街，在那里，他弄清了那张网又张开了……

41年秋天，“毒蜘蛛”疯狂地往列宁格勒派出一个又一个间谍小组，自己也准备跟随德军一起进城。

42年秋天，德军准备进行最后的猛攻，他曾亲自来到列宁格勒。猛攻没有实现，他却损失了许多人，自己也好不容易及时隐蔽起来。

43年秋天，他又来到了列宁格勒，但事情的发展对他仍然不利。

马尔采夫下了电车，天色已完全暗了，他头也不回地慢慢地迈着大步回家去。现在他知道，有人在监视，因此他更应表现得仍然蒙在鼓中的样子，而明天早上他将消失得无影无踪，让苏联反间谍机关再次扑空。

“若是他们今夜就动手怎么办？”这个思想使他停下步来。“毒蜘蛛”从不等待。他也这样教别人。极小的怀疑就应立即采取措施。不慌张，要有清醒的头脑，冷静的盘算，而且要立刻……但东西留在扎维亚洛夫住宅里，其中有一件又是他绝对不能丢弃的……到底该怎么办？

今天他在墓地上。那儿一切都相安无事。出卖他的卡扎科夫——现在他对此不再怀疑——对伦基斯啥也不知道，就是说第二个秘密接头点是安全的。不知道卡扎科夫关于沙尔科夫斯基交代了些什么，是不是由于他的揭发才把药剂师逮捕了起来。但即使是那样，沙尔科夫斯基也决不会招认。对此“毒蜘蛛”确信无疑……

房屋的大门口亮着盏蓝色的灯。马尔采夫看见从那里出来一个人，匆匆忙忙朝他的方向走来。

“男人还是女人？如果是女人，要冒下险，”他心里作好了选择。

那人很快走近来，差不多跟他并排了，马尔采夫看清那人穿着士兵大衣。

“迟到了吗？朋友，”他问。

“是，坐过头了，”那人边走边回答。

士兵走了，但问题尚未解决。冒险还是不冒险？

他衡量一下自己成功的可能性，回忆起了最近在列宁格勒度过的一些日子，力图猜出苏联反间谍机关的计划。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今晚就打算逮捕他。就是说，应当冒下险。

跨过一个个垃圾堆时，马尔采夫仍然惴惴不安，可上了楼梯，在住宅门口停下来他倒又镇静了。为什么他自以为就是今天晚上呢，开门的列娜异常亲切，高高兴兴地迎接了他：这方面他看不出有什么可疑的。

“今天您在外面耽搁了好久，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

“科利亚还未回来吗？”马尔采夫看了下挂衣架问。

“没有。他来电话说回来得很晚。他们那儿有些什么紧急的工作。安排船只过冬……要给您热茶吗？”

“请吧……”

马尔采夫脱了外衣，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打开了灯。东西不在了。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掀开了被子，看了看床底下。仍然空空如也。绝望和愤恨使他脸部抽搐了，他奔到前厅。那儿站着一个人身材高大结实、鬓发灰白、身

穿普通西装的男人。他的右手伸在上衣口袋里。

“对不起。阿列奇卡没有顶先告诉您。”

“是，是，”女孩子走到前厅说，“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我们有客人。他也来找爸爸。你们认识一下。”

马尔采夫迅速恢复了常态，他脸上又出现通常在遇见不熟悉的人时的好奇心。

“很高兴，”他说，“您也是化学家。”

“是，我是化学家。”

“就是说，我们同行。我姓马尔采夫，”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伸出了手说。

“不，不……您不姓马尔采夫，也不能与您问好，”客人和蔼他说，举起左手顶先警告，“留在原地，我们的谈话很重要也很有意思，我相信，您对一切都衡量过了……”

“衡量过了，”马尔采夫嘲弄他说，“您把人藏得很好。”

“那就好。很高兴与聪明人打交道。阿列奇卡，看一看叔叔的口袋里有什么……请您把手举一会儿。”

“请吧，决不反对。”

马尔采夫举起了双手，但列娜站在客厅的门口，拿不定主意是不是执行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的请求。

“别觉得不好意思，阿利娅。看一看他口袋里有没有武器。”

“不要怕，阿利娅，看吧，”马尔采夫鼓励说，“我与你是朋友么……”

客气的谈话声调把列娜弄糊涂了，她圆睁着双眼望着两个男人。她已猜到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口袋里的手枪正对准了马尔采夫，因此他才这样听话举起了手。

“喂，究竟怎么回事？阿利娅，”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严厉地问，这一问终于使她行动了。

她依次检查了所有口袋，并没有任何武器。

“手可以放下了吗？”列娜结束检查以后，马尔采夫问道。

“马上结束。阿利娅，在叔叔的侧袋里有支随身带的钢笔。你把它拿过来。”

列娜掏出了一支粗大的钢笔，把它交给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

“您可熟悉这一技术？”马尔采夫问。

“是。有幸见过。单发手枪，”中校把钢笔藏进口袋。说。“现在手可以放下了。到这儿来……”

他们到了客厅里，马尔采夫像到了家里一样在沙发椅上一屁股坐了下来。列娜留在门内。

“那么，不需要茶吗？”她问。

“说真的，我们有的是时间，让我们喝喝茶聊聊天。”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提议道。

“不反对。”

列娜走了，一时间客厅里笼罩着沉默。两人很感兴趣地互相仔细打量。外人会以为客厅里坐着两个学者准备交换有关科学问题的意见。

“请原谅我的好奇心，”马尔采夫说，“您叫伊万·瓦西里那维奇。”

“完全正确。”

“是呀……要知道我对您早就熟悉了，国家安全局少校。”

“现在已是中校。”

“原来如此！祝贺您。向上爬得真快。快得令人头晕。”

“凭才能，”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说，但马尔采夫对此充耳不闻。

“是呀……对您早就熟悉了，但看到还是头一回。”

“派您到列宁格勒来，您难道就没有打算与我见面吗？”

“应当承认，没有……卡扎科夫在你们那儿吗？”

“在我们这儿。”

“我多少次告诫自己，不要与这样的蠢物有牵联。懦夫和傻瓜——可能更坏。”

“这点很正确，”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赞同说，“我宁愿跟有思想的人打交道。”

“像这些……姑娘和小伙子。你叫什么？”马尔采夫对正在这时走进来的列娜问。

列娜把盛干饼的篮子放到桌上，疑惑地朝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看了一眼。

“他怀疑您叫阿利娅和您是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的女儿，”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解释道。

“我不是怀疑，”马尔采夫答道，“我很清楚扎维亚洛夫真正的孩子都住在工厂里。”

“您早就知道了吗？”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问。

“大约两个小时前。”

“那您为什么还来这里？”

“拿东西。决定冒个险。姑娘，你到底叫什么？”

“对他说真话，”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准许说。

“我叫叶列娜。”

两个男人谈话的和睦的声调对她起了这样的作用，使她完全停止了激动。

“你，列娜，你可知道你在干什么吗？”马尔采夫问，“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我知道您是我们的敌人。”

“为什么用多数？为什么是我们？”

“您是我祖国的敌人。”

“啊，原来如此……那你的哥哥呢？”

“他不是我的哥哥，他也是一个爱国者。”

“列诺奇卡，茶大概好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提醒说。等她一离开，他就转向马尔采夫说。“相信了吗？”

“是的……你们从童年起就灌输崇高的思想，而他们像鹦鹉学舌一样。”

“奇怪的结论，你们是以己度人，他们不仅重复这些思想，而且在为其斗争。你们犯了一个通常的错误。你们跟我们开战，是因为你们对我们的思想力量估计不足。”

“时间会证明这一点的。”

“同意。”

“您还等什么？”马尔采夫沉默片刻之后问。

“汽车。”

“为什么？您显然以为，出其不意地抓住了马尔采夫。逮捕了……”

“‘毒蜘蛛’，”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接下去说“就算如此。但您看错了，中校。对我不能逮捕。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力量。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像隐身人一样消失。化为乌有。是，是！正因为此，我才这样悠闲，花时间讲这些废话。”

“我可以说不悠闲。”

“您怎么想那是您的事……您谈什么估计不足。这是一个正确的思想……这个思想恰好对您的行为有直接关系。您对我估计不足……我知道，在隔壁房间里藏着您的人。他们在院子里有，楼梯上有，后门口那儿有。四周全包围了……但这一切全是小事一桩！当需要时，我将悠闲地离开你们。”

“这近乎有点神秘论，”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微笑着说。

“我不接受你们的思想，就因为这些思想很狭隘。唯物主义扼杀任何幻想、想象……枯燥的学说。”

“而你们就喜欢欺骗自己，甚至有意识地？”

列娜用托盘端来了两只茶壶，从餐具橱里拿出了玻璃杯，把它们放到桌上，开始倒茶。这一切都发生在马尔采夫眼皮底下。

“您要浓一点吗？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她问。

“与平常一样。”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留心观察着敌人的情绪。他理解在这些追求效果的、外表漂亮的词藻后面还隐藏着很深的意义，因此非常小心。他也观察着女孩子，怕她会把她什么泄漏出来。没有。一切进展得都非常好，列娜十分自然地挪动着茶杯。

“您可能先想吃一点？”她很厚道地提议，“我有午饭剩下的蔬菜和罐头焖肉。”

“谢谢。我很饱，”马尔采夫冷淡地回答。

“这是干饼……我很喜欢吃。酥得很！”

马尔采夫对女孩子瞧了瞧，紧锁了眉头。列娜的声调里似乎她对啥也不明白。不明白她怎么偶然逃脱了危险。

不明白现在这个房间里，当她的面正发生着什么事情。这是什么？天真、愚蠢或者是某种巨大的，几乎难以置信的自制力。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看了看表。

“怎么样？”马尔采夫警惕地问。

“没有什么……我们还有时间。我对您的许多事还没有弄明白，”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端起玻璃杯说，“就比如这么一个问题……您是德国人……冯·施塔尔克曼。但须知您是俄罗斯化了的德国人。您在俄国出生，吃着俄罗斯的面包，在俄国的自然环境中长大。俄国成了您的第二祖国……”

“您不理解为什么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吗？”马尔采夫嘲笑地说，“你们相信同化吗？看一看其它民族的人。多少世纪他们住在你们之中……”

马尔采夫说这些话时，两个手掌间转动着热杯子，并大口喝着茶。

“我讲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纳粹主义。这两个概念之间有本质的区别……”

列娜对谈话的题目不感兴趣。为了不露出自己的忐忑不安，她走到了餐具橱那儿，把碗碟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装出一副很忙碌的样子。现在应当发生什么了，但到底是什么——她想象不出来。

这件事果然发生了。

马尔采夫的说话变得断断续续，前后连贯不起来，他把没有喝完的茶杯放到了桌子上，用手在额上抚摩了一下。

“我觉得有点不大好……头……”他吃力地说，接着头向后仰，靠在椅子背上。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站了起来。马尔采夫又低声含糊他说了些令人不懂的话，就不做声了。

“好。好样的，列诺奇卡。我没有把您看错，”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夸奖了十分惊恐的女孩子，接着走到了“毒蜘蛛”跟前。“到这儿来，现在我把他的嘴掰开，而您小心寻找一个细颈玻璃管。一个小小的玻璃丸。别碰碎它……它放在脸颊里面一个什么地方。”

讲完这些活，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的一只手抓住了“毒蜘蛛”的下巴，而另一只手抵住了他的额头，想办法把他的嘴掰开。这件事没有立即办到。“毒蜘蛛”痉挛地咬紧了牙关，并失去了知觉。经过几次尝试，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换了一只手。他用大拇指和食指紧压颧骨的筋肉，开始把颌骨往下拉。嘴巴张开了。从里边呼哧一声冲出一口气来。

“喂，我们来吧，列诺奇卡，别怕。他不会咬人。我捏得很牢。”

列娜毫不迟疑地把手指伸进了马尔采夫的嘴里。

“小心，别碰碎，”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警告说。

“那儿可什么也没有……”

“找一找另外一边的面颊。进去一点。”

“有，有，”列娜手指摸到了细颈玻璃管，沿着牙床把它滚出来并小声道。“它就是……”

“他就是想凭这玩意儿从我们这儿消失，化为乌有。现在让我们发信号和打开门。”

列娜把纒络插入插座，并去开门。

过了几分钟，房间里进来了布拉科夫和其他三个助手。

其中一人带来一个衣包。

“怎么样？中校同志。”

“一切顺利。我得到警告，他有隐身帽……列诺奇卡，去自己的房间里，我们给他换衣服。”

“为什么？”列娜脱口说出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回答道：

“为什么？他的衣服内可能藏着、缝着或用隐形墨水写着什么东西。要全部检查。懂吗？”

“懂了。”

“我们随身带来了为他置备的东西。”

过了二十分钟左右，马尔采夫恢复了知觉。他用模糊的目光看了看站在她周围的几个男人，后来觉得衣服有点紧，抬起了一只手，看了看上衣的袖子。这时他遇到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嘲笑的目光，他在沙发椅里坐直了身子。深深呼吸了一口气。

“我出了什么事？”

“没有什么可怕的，”中校回答，“一次不大的昏厥。”

“这是您的工作？”

“是。跟化学家打交道，自己也必须研究化学。”

这时，“毒蜘蛛”才感觉到嘴里的细颈玻璃管没有了。看得出来他在用舌头寻找。

“您怎么会……”他说道，“您是怎么猜到的……打哪儿？”

“不要白费脑子，”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打断他说，“沙尔科夫斯基须先告诉了我。准备好，该定了。希望您现在不要化为乌有。”

作为回答，马尔采夫绝望地把头垂到了胸前。多年的斗争以完全的失败而告终，他甚至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死。

三十五、盒子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回到办公室头很痛。两昼夜内他四次传讯了冯·施塔尔克曼，让他与他的部下进行了对质，还不止一次地审问了伦基斯和在墓地和瓦西里耶夫岛上逮捕的那些人，但什么也没有追问出来。他们大家如同商量好似的，发誓说工作在军事侦察机关里，收集纯军事性质的情报。

“他们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任务：尽快侦察出列宁格勒驻防多少部队，是些什么部队，是否准备在这个地区进行反攻，”伦基斯在第一次审讯中就作了交代。

“嗯，了解到在作准备以后呢？”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问。

“定期报告指挥部。”

“随后呢？”

“没有了。”

“就是说，你们仅仅是消极的观察人员。”

“要是您愿意的话——是这样。”

其余的人大致都同样回答。审问时，冯·施塔尔克曼倒什么都乐意讲：文学、科学、政治、宗教，但只要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提到他来列宁格勒的目的，他就像其余人一样，再三重申，他们的意图是弄清苏联军队的进攻准备，如有可能，弄清日子、时刻和主要的突击方向。

当问到为什么沙尔科夫斯基知道了“毒蜘蛛”与马尔采夫是同一个人以后那样吃惊时，冯·施塔尔克曼回答说：

“这是我们的私事……这样讲吧，家务事。不要多管闲事，中校。”

重复这个问题时，他始终拒绝回答。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把装有记录的公文夹放到桌上。不慌不忙地倒了一杯水，从橱里拿出，并吞了片扑热息痛药片，用水把它送了下去，坐到桌前，伸展了双腿。

“是……我急了一点，”他自言自语说。

战斗结束了。整个匪帮都抓住了，他们不能再为非作歹了，但这对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并不够。他始终怀疑，冯·施塔尔克曼来到列宁格勒还带着某种具体任务。到底是什么任务？这无法猜到，一些假设，也都给否定了。

“请进！”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听见敲门声后，说。

布拉科夫快速走到了桌子跟前，雄赳赳行了个举手礼，带着勉强忍住的笑容，大声说：

“请允许报告，中校同志。”

“报告吧。”

“弄清楚了。萨韦利耶夫撒谎。他在市自来水厂工作。混进那里并不太久。”

“萨韦利耶夫？那个戴芬兰帽和背防毒面具的？墓地上进行回击的家伙？”

“正是他。中校同志……这是个极其可怕的家伙！十足是强盗！”

“是这样。那你作出何种结论呢？”

“很简单。他与药房有关系。为什么要隐瞒工作地点。为什么？我认为他们是想炸毁自来水厂，使城市断水。”

“我们有备用的水塔啊，”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意见，

但马上就补充：“这很好，你弄清了他的工作地点。事情搁浅了。喂，孩子们的事怎样？”

“明天早上回各自的地方去。讲好了，我顺用车子分别送他们。”

“钥匙要交给扎维亚洛夫。”

“是！交给扎维亚洛夫。”

布拉科夫走后，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沉思起来。助手的假设不大可信。市自来水厂是个很大的建筑物，保卫很好，要炸毁它……不，一个人不可能办到。一次性爆炸需要偷带进去的炸药太多了。

列娜·加芙里洛娃拿着抹布和刷子在住宅里走动。她重新安放了家具，检查了搁架和画框背后。看到灰尘、蛛丝和修理后留下的墙灰，便欣喜万分动手扫除。她要使住宅保持一尘不染。

时钟敲了10下。很快该躺下睡觉了，可科利亚还没有回来。

“唉！又说科利亚，”列娜笑着出声说，“习惯了，现在怎么也改不掉口。”

以前她失口叫他米沙，他很生气；而现在按老习惯叫他科利亚，大概他也会见怪。

她回忆起有一次米沙严厉地责备了她，便不由自主看了看吊灯架。那次她准备把它擦干净，卡拉特金的到来打搅了她……

确实如此，吊灯架至今沾着墙灰。列娜想了想，便移过了桌子，往上放了把椅子，拿起抹布灵巧地爬了上去。吊灯架的罩盖很大，为了把里面擦干净，需要把它取下来。这一点她能行吗？得再高一点怎么样？列娜把罩盖推到一边，踮起脚往里张望……怎么回事？在中间一盏灯稍高的地方，悬挂着一只小盒子，用细绳绑在灯座上。它是打哪儿来的呢？

的确，她上次没有看过吊灯架里面，可能盒子早就放在那儿了，住宅的主人拴着它派某种用场。

“是的，可为什么它很干净呢？”列娜沉思起来。要是灯罩盖上溅上了墙灰，那为什么盒子上没有墙灰的痕迹呢？盒子是马尔采夫挂的，”她对此作了肯定，于是立即跳到了地板上。

拨动熟悉的电话号码只是几秒钟的事。

“喂！这是谁在讲话？万尼亚叔叔吗？对不起，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现在您已不是万尼亚叔叔了……是，这是过去的阿利娅……同意。万尼亚叔叔，我刚才想擦干净吊灯架——您听我说，那一个挂在客厅里的有个很大罩盖的吊灯架……怎么为什么？它很脏，该有人把它擦擦干净。我朝里边一望……嗯，先登上桌子，后来爬上椅子……不，科利亚……也就是米沙，还没有回来。光我一个人。在这个吊灯架里，不是在吊灯架里面，而是在上面，发现一只盒子。是，是……四方形的盒子。好像是铁做的……没有，我没有去碰它。它用一根黑色的细绳子绑在灯上，紧靠着……灯座上绑着。可能是为了不让人发现藏起来的。盒子是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藏的……为什么我这样认为？因为盒子很干净。一点点墙灰也没有……”

过了半小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与布拉科夫抖掉着身上的雪，按响了扎维亚洛夫住宅的门铃。街上飘着密密的雪，当他们在院子里走时，他们的肩头积满了厚厚的一层又洁白又柔软的雪花。

列娜敞开了门，看了看来人，她的脸上露出了担心的表情。她会不会白白打搅了这些忙人？可能盒子没有一点意义，只是为了别的用场吊在上面。

“您好，列诺奇·卡。您觉得怎么样？”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伸出了手，问道。

“很好。”

“那就没有什么……我们也觉得不错。听见通报了吗？”

“听见了。”

“我看列宁格勒很快就要鸣放礼炮了……喂，您有什么发现？”

“盒子……我们走吧，请。”

客厅里的桌子仍跟原先一样，放在吊灯架下，桌上有把椅子。

“我自己来，”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看见布拉科夫想要爬上桌去，便说道。

“列诺奇卡，您，没有看到马尔采夫藏这只盒子吗？”中校移动椅子问。

“没有。”

“他在这里，而您在厨房或自己的房间里，客厅里也没有传出来过什么可疑的声音？”

“没有。”

“那么说，这仅仅是您的假设啰……”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爬上桌子，推开罩盖，看见了一只盒子。他未去碰它，仔细打量着。

“镀锌铁，”布拉科夫也看到了。

“是的，”中校证实说，接着他解下了盒子。“焊封封牢的。”

列娜不安地注视着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一切行动。

瞧，他用手掂掂盒子的份量，翻转了好几次，同时侧着头，细听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倒动。

“啊！您真的很善于观察，列诺奇卡。我同意，这只盒子是马尔采夫放的，藏着它以防万一。”

“可那里面……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列娜由于好奇，眼睛也在发亮。

“这个我眼前还不能对您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从桌上爬下来回答，“是的，不能说。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很有意思。我打电话告诉您……虽说会迟一些。这么办。布拉科夫同志明天顺便来告诉您，里边放着什么东西。但记住，列诺奇卡，这是秘密。国家的秘密。在侦查没有结束以前……正确点讲，战争还在进行时，对任何人都不能讲。”

“甚至连科利亚……就是米沙，也不能说吗？”

“甚至对米沙也不要说。不过话又说回来，对米沙可以讲讲，他能保守秘密。”

* * *

打开盒子极为小心。里面放着一些层层包装盛着浑浊液体的试管，体积都不很大。

“又不知是什么新东西，”中校在亮光中仔细看着试管，发着牢骚说，“某种化学。有必要交到实验室去。”

过了半小时，内线电话通知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试管里原来都是细菌。

由于突然，中校甚至站起身来。这时坐在首长办公室里的布拉科夫、特里福诺夫和马斯柳科夫也都站了起来。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皱着眉头听了实验室的通知，房间里笼罩一片紧张

的寂静。

“他们想干的原来是这么回事！可见他们已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他挂好电话说，“你们知道，我们及时防止了什么？同志们。一次流行病。试管里是某种疾病……杆菌的培养物。完全清楚了，他们想在市里引起流行病，以此来破坏我们的进攻。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萨韦利耶夫进了自来水厂；明白了，为什么已经预知落入了陷阱，冯·施塔尔克曼还是回住宅来，他需要盒子。是的，现在全都弄清楚了。”

“那对加夫里洛娃怎么讲？”布拉科夫突然问。

“什么？”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对问题没有明白。

“您答应由我告诉列娜·加夫里洛娃盒子里装的东西。”

“是，是……对她说盒子里是……能说是什么呢？”

“药物，”特里福诺夫接下去说，“青霉素。”

“不。这不够有趣……”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提出了不同意见，“对她说，那里是手榴弹的雷管。一种特殊的手榴弹的雷管。自动爆炸的，行不行……”

三十六、结局

过了一个月。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从莫斯科回来了，但他没有迁到修理好的住宅里，而继续住在工厂里。

列娜回到了工场里，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米沙搬到了船上，但有时留在综合技术学校的宿舍里过夜。

1944年11月15日早晨，波罗的海舰队技校的学员吵吵闹闹地来到食堂里。其中也有米沙·阿列克谢耶夫。

他们在紧张地吃早饭时，突然传来了一声可怕的轰隆声。玻璃叮叮当当从食堂的各扇窗上飞落下来。惊慌失措的同学们从位子上跳起来。有些人钻到了桌子和凳子底下，有些人冲了出去，也有些人呆住了一动不动……

新的爆炸声震动着空气。

“这是我们的！”米沙用全身力气喊着奔向出口处，“我们的炮打响了。”

其他人也跟着奔出去。

在涅瓦河中间停着《基洛夫》号巡洋舰。它的各个炮身都向着普尔科夫方向。它向法西斯分子射出一排排致命的炮弹。这是为了列宁格勒！

但射击的不光是《基洛夫》号。列宁格勒战线的全部炮队都在打击敌人。由于集中齐射的振荡空气嗡嗡作响。

这种轰隆声是多么不同于三年来法西斯分子炸弹和炮弹的轰隆声啊！这种轰隆声引起了每个列宁格勒人发自内心的高兴、自豪和欢呼。

揍他们，列宁格勒的儿女们！毫不留情地揍！把他们从祖国的土地上赶出去！

期待已久的进攻开始了。过了几天就公布了列宁格勒附近敌人全部被歼，三年包围解除的消息。

